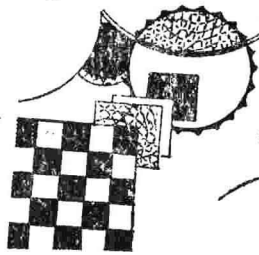


國色

天香

仿宋
印版

國色天香



上海大文書局印行

本局創業以來，向以發展文化爲本職，是以對於印刷，校對，裝訂，無不力求完善；近更改用仿古宋字，精印經史子集，學校讀本，叢書小說，以及醫卜星相等書，備供各界採用；且定價低廉，交貨迅速，如蒙惠顧，定能滿意；竭誠歡迎之至！

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

版權
所有

仿宋
版印 國色天香

洋裝 一一册

定價 洋二元

標點者 趙雲龍

校閱者 鍾際華

印刷者 大文印刷廠

發行者

北浙江路海寧路口
大文書局發行所
泰安里內三十八號

國色天香下冊目錄

雙卿筆記	一
白錦瓊奇會遇	二四
天緣奇遇(上)	七一
天緣奇遇(下)	九〇
鍾情麗集(上)	一一四
鍾情麗集(下)	一四四

國色天香 下冊目錄

國色天香下冊

雙卿筆記

平江吳邑有華姓者，諱國文子，應奎，厥父曰袞，係進仕出身，官授提學僉事，主試執法，不受私謁，宦族子弟類多考黜，遂被暗論致仕，謝絕賓客，杜門課子，國文年方十五，狀貌魁梧，天姿敏捷，萬言日誦，古今墳典無不歷覽，舉業之外，尤善詩賦，曾有司彙巧，生卽首拔，一邑之中，聲價特重，生父先年聘鄰邑同年知府張大業之女，與生爲妻，張無男嗣，止生二女，貌若仙姬，愛惜如玉，漏尋姆訓，曰夕聞中教之，故不特巧於刺繡，凡琴棋音律，詩畫詞賦，無不漁獵，長名曰端，字正卿，年十八，配生，次名曰從，字順卿，年十六，配同邑鄉官趙姓者之子，是歲生父母遺禮，命生親迎，旣娶以新婦方歸，着生暫處西廳書館肄業，不意端與生伉儷之後，溺於私愛，小覩功名，居北有名園一所，乃袞臣遊憩之地，創有涼亭雕欄畫棟，極其華麗，壁間懸大家名筆，凡上列稀世奇珍，佳聯撥琴，耳目繁華，大額標題，古今墳典，與誠人門之蓬島，凡世之廣寒也，生每與端遊玩其間，或咏題，或琴棋，相連光景取樂，不一二日蓮花盛開，二人在亭，並肩同賞，忽見鴛鴦一對，戲於蓮池，端引生袂謂曰，昔人有謂蓮花似

六郎，識者譏其阿譽太過，今觀此鳥雙雙，絕類妾與君也，不識稱謂之際，當曰鴛鴦之似妾與君乎，妾與君似鴛鴦乎，生曰：子與吾似鴛鴦也，端曰：何以辨之，及以人而不如鳥乎，生即誦古詩一絕，以答之云。

江島濛濛烟霧微，綠無深處剔毛衣，渡頭驚起一雙去，飛上文君舊錦機。

以是詩觀之，此鳥雖微，然生有定偶，不惟其無事，而雙雙同遊，雖不幸而舟人驚逐，雌雄或失，終不易配，是其德尤有可嘉者，若夫吾人，或先貧而後棄於妻，或後貴而遂忘乎婦，以此論之，殆不如也，端曰：或棄或忘，此買臣百里奚，夫婦之薄倖態耳，此奚足齒，但所謂鴛鴦之永不相違者，妾與君當以之自效也，因歸庭，索筆謂生曰：請各題數語，以爲鴛鴦之紋可乎，生曰：卿如有意，子奚靳焉，乃首撥一剪梅詞曰。

菡萏初開雨昨晴，香滿孤亭，綠滿孤亭，一雙鸚鵡泛波輕，時掠浮萍，共掠浮萍。

端旁視因曰：君詞白雪陽春，固難爲和，但各自爲題，猶不兄以表一體之情，君如不以自盡青蜓之玷爲嫌，妾精終之，共成一詞如何，生笑曰：得卿和之，豈不甯增抵價耶，吹終授鞭，端續題曰。

大傳夙世是韓憑，生也多情，死恆多情，共君挽柳偷同心，從此溪盟，莫負深盟。

書成二人交玩，如揖一手，喜不自勝，相與款押亭中，不意文宗欽定科舉，文書已到，生父聞知，即往

西廳尋生，及至其門，早已闔矣，然猶意其在內也，歸令母換之，夫婦供不在室，袞大駭，因呼端侍女月梅等，方知生與端頻往園中遊玩，父震怒不已，月梅匆匆至亭報知，生端惶懼潛回，父已迥氣就寢，生往臥內待立久之，竟不胸一語，蓋袞雖生一子，然治家甚嚴，生素性至孝，見父忿怒之深，恐傷致疾，乃跪而言曰：茲因北園蓮茂，竊往一視，罪當譴責，但大人春秋高大，暫息震怒，以養天年，不肯自明日當就學於外，以期無負義方之訓也，父亦不答，時生母亦往毒新婦，方出見生，戰戰不寤，乃爲之解曰：此子年殊未及，故蹈此失，今姑宥之，俟其赴考取捷，以贖前罪，父乃起而責之曰：夫人之道，立身揚名，幹蠱克家，乃足爲孝，吾嘗奉旨試士，花室家子弟藉父兄財勢，未考之時，淫蕩日月，一遇試期，無不落魄，此吾所深痛者，今汝不體父心，溺於荒怠，何以自振汝母之言，固秀才事也，然此不足爲重，欲解父憂，必俟來秋寸進則已，不然任汝所之，勿復見我，生唯唯而退，至夜歸室，惆悵不已，端至亦不與言，端恐其怨已也，乃肅容歛衽而言曰：今者妾不執婦道受譴，固宜貽咎於君，此心甚愧，但往者難諫，來猶可追，遂取筆立成一詞，以示自青之意曰：

雕欄畔，戲鴛鴦，綵筆題詩句短長，欲冀百年長聚首，誰知今日作君殃，裙釵須乏丈夫剛，改過從茲不敢忘，不敢忘，蘋繁中饋慰我東床。

題訖，置於几，生覽畢，見端俛首倚席，有無聊之狀，乃以手挽之曰：予非怨卿，卿何自慙之深也，然端

平昔思前言笑不苟，是時見侍妾月梅在旁，心甚羞澁，但欲解生之憂，故不敢拒，於是給月梅曰：官人醉矣，汝且就睡，或有喚汝，當卽起，梅去，端徐撫生背曰：然則旣非恨妾，殆恨親乎？生曰：親焉敢恨也，實自悔失言矣，端詢其故，生曰：向者欲慰大人之怒，乃以明日出外就學爲對，今思欲踐其言，則失愛於子，欲堅辭不去，則重觸親怒，是以適間不與子言者，正思此無以爲計，而榮悶於懷耳，他無所恨也，卿能與我謀之，而此心之憂釋矣，端曰：君竊誤矣，妾與君今日之事過，非大人之事過也，大人之責應也，君向者之對正也，君方欲改過不暇，容敢他若所謀乎？生見端詞嚴意正，乃曰：卿之言皆大義，所在固當嘉納矣，但未見子有相慰之情，設使明日遽別，豈真無一節之可言過而乃辟耳，對曰：一節之事，汝不敢自愛，他則無所謀也，生佯如不喻其義者，乃與之戲曰：卿所謂不敢自愛者，果何事也？端欣然不答，生故逼之，端笑曰：巾櫛之事矣，生曰：靜夜無事盥沐，何用巾櫛？端語窮，生持問益堅，端曰：此事君不言而喻，如何苦以其難言羞人耶？答問之際，不覺攢喜，生兩相浹洽，華乃滅燈與生就寢，次日生往西廳檢點書籍，令家僮搬往學中耳，乃入中堂告辭父母，父亦竟不出見，但令母語，生曰：今後必須有喚，方可回來，不然不如勿留也，生領諾，默默而往，至學諸友講論時課，忽經一月，文宗到郡，諸友皆慕生才識，接次相邀，生曰：父嚴不敢歸家，惟着僕回取行李，合用之物，與友登程，乃致詩一首，令僕付端，辭別詩曰。

自別芳卿一月餘，瀟瀟風雨動愁思，空懷玉珥魂應斷，隔別金釵體更羸，思寄雨雲嫌雁少，夢遊巫峽怕雞呼，今朝欲上功名去，總把離情共紙疏。

端得生詩，知其憶已之切，正思一詞以慰之，柰生父促僕匆匆不能卽就，乃尋劍一把，酒一罇，并古風一首，以欲適爲勉，詩曰。

久夫非無淚，不洒別離間，仗劍對樽酒，恥爲遊子顏，蝮蛇一壺子，壯士疾解腕，所志在功名，離別何足嘆。

僕至以端詩呈生，衆友覺之，意其必有私語也，相與奪之，及開緘，止古詩一首而已，衆友相謂曰，此語雖非出自胸臆，然引用實當，觀此則其所作可知矣，誠不愧爲華兄之敵偶也，或疑曰，中間必有緣故，復探生袖，因得其與端詩稿，諸友相與傳觀，鼓掌笑謔久之，然後啓行，及抵郡，則生之姨趙姓者，亦在候考，店舍相近，日夕相見，而子趙禮生仁厚，又數日，文宗出示會考，生與趙同入棘闈，試畢，本道當面捐曉發放，華生已考第一，其姨夫趙者，因溺于飲博，學業荒疏，已被黜劣，抱氣奔歸，時生與諸友在郡縣，送文宗，適有術士開張道前，談相，士庶羅列，稱驗者萬口如一，諸友謂生曰，在此列者，惟兄無不如意，曷往卜之，生曰，術士之言，多出欺誑，不足深信，縱果如其言，亦無益于事，內一友云，兄事弟已知之矣，只爲怕娘子，恐他于稠人之中，說出根脚，生曰，非也，又一友云，觀前日所寄之

詩，則華兄娘子，必不如此，彼特吝財耳。生笑曰：二者若非所忌，諸兄特過疑耳。友曰：兄欲釋二者之疑，必屈一相。生曰：何傷乎？諸友即擁生入帳中，曰：此相公怕羞，我等強他來相，汝可試爲評之。術士見生容貌異常，執視久之，乃曰：解元，尊相文齊福齊，不知欲隨有處講起。生曰：目前足矣。相者，乃以富貴榮威之事，接相細陳。諸友曰：此事我等俱會相，子只看得招妻得子如何。相者曰：妻皆賢，子亦有，生請之曰：賢則賢，有則有，乃若皆賢，亦有之，言相書載士何篇。相者笑而答曰：此乃尊相之小疵，故未敢先告。解元問及，不得不言，所謂皆賢者，應招兩旁也。曰：亦有者，應次房得之也。生終不以然。正欲辯之，比文宗起馬，生令從者以錢僱之，奔走出城。宗台既去，本日生與諸友言旋，及至邑，復往學中，乃令家僮先報于母，示以歸省之意。母言於父，父曰：今日若可事業畢耶。任汝主之，母不父亦有不歸之意，在乃謂其不與歸。端聞之，製詩一首，着僕付生，以堅其志。詩曰：

聞君已奪錦標回，萬疊愁眉漸暫開。字挾風霜知富學，篇連月露見雄才。廣寒有路終須到，丹桂期扳豈不媒。寄語多情新宋玉，明秋捷報擬重來。

僕以端詩與生，並述母言。生將端詩數四吟咏，以丹砂飛書，朝夕觀之，自策勵歸省之志，亦不復萌。忽有客自生岳父之邑至者，生往拜詢，以外家動履，客因以趙子矢志捐館告之。生傷悼不已，辭客歸齋，思小姨雖未入趙門，然考時接見趙子，相祀甚恭，若不舉平，似爲情薄，因此意稟于父母，父

曰，此厚道也，况外家久欠問安，一往即回可也，生得命，乃回與端偕禮而行，端修書一紙，臨行付生，曰：數字煩君帶與阿妹順卿，以慰其拂鬱之心，生曰：男女授受不親，况彼我尤當避嫌，何以得達，端曰：妾在家時，更有使女香蘭者，君今去，妾父母必遣備君使令，令彼達之矣，華生乃以書收袖，別端而行，將近生，令僕先行報知，張夫婦大喜，遂出門，廷生而入至庭，生敘禮畢，張夫婦慰之再三，生亦申敘間闊，頃間酒至，生起揖就席，席間所談，皆二氏家事，惟吊喪一節，生以嫌疑，欲俟張道及，然後舉也，殊不知此子在日不肖，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張正悔與爲婚，一旦而死，舉家欣快，以此之故，所以席間不道，張夫婦皆俱莊席，惟從與侍妾在中，從爲人淑慎端重，不窺不觀，無故不出中堂，前者生新至時，諸侍妾咸曰：大娘子新官人在外，今其坐正對窗櫺，娘子曷往觀之，從叱之曰：彼丈夫也，我女子也，何以觀爲，續後因重僕住，來屢稱生才學，爲一時珍重，又與端相敬如賓，而彼趙氏者，全皆鄙之心，恆鬱鬱，今趙已死，華生初至，乃謂香蘭曰：人言大娘子姊夫恁般溫雅，果信然否，因與蘭立于窗後潛視，見生才貌舉動，俱如人言，又見父母特加敬禮，喟然嘆曰：阿姊何修得此子，今後所擇若更如前，誓不歸矣，言罷，不覺有所感觸，唏噓之聲，竟聞于席，然張夫婦年大耳，不及聞，生思此必小姨，因見已而憶趙子也，不覺勃然之色，見于其面，遂托醉求退，而張亦以壻途中勞倦，即促飯徹席，已而果命香蘭曰：此汝娘子官人，早晚盥沐，汝當奉巾櫛，因就令執燭，導生寢，生至寢所，乃取

端書付蘭曰，汝既大娘子待妾，可將此書奉與二娘子，千萬不可夫落，蘭接生書，即歸未看封皮，不知寄自端生，正將敦推聽窗，外有履聲，生出視，見蘭手執蘭花，問曰，何以得此，蘭曰，妾止爲往外庭，天井摘此，所以奉水來遲，生以爲然，及按至手，見其串花者，乃銀線，因謂曰，此物非汝所有，何欺我也，蘭以從欲避嫌，真告生曰，以花與我者，摻我之情也，令汝勿言者，守己之正也，一舉而兩得矣，遂作點絳脣一首，以頌之。

楚詠謝亭風露陪，香入人所羨，姁娥特獻，尤今心留戀。厚情罕有銀線連行串，還看眷避嫌，一節珍重恆無倦。

蘭見生寫畢，正將近前，觀其題者何詩，生即藏于匣內，蘭不得見，乃出謂從曰，方纔蘭花，因穿以銀線，華官人即知是娘子矣，故感嘆不已，立製一詞，妾欲近視，即以收之，此必爲娘子作也，從悔曰，彼處士子頻來，倘有不美之句，被知句之，豈不自貽穢名乎，心甚快快，蘭曰，吾聞來往與他作文者，已具書，後日相請，但不知果否，若果與我娘子往閣，開他書廚一看，便見明白，從深然之，二人商確，方已，從母忽至房中，見從悶坐，曰，吾兒何不理些針指，從曰，數日不快，故慵懶矣，母復顧窗壁，見新畫一美人，對鏡內題詩云。

畫工何事動人愁，偏把嫦娥獨自描，無奈相思頻照面，祇今顏色減嬌羞。

母覽畢，思畫工何事，動人愁之句，謂從怨已之不與議婚也，遂謂從曰：前者人來與汝議親，以趙子新亡，故未言及，今事已定，近又四五門相求，皆名門貴族，此事久遠未可輕許，今數家姓名俱言于汝，任汝自擇何如，從不答，又曰：此正事，直言無妨，從因隱几不應，蘭因附耳謂母曰：老夫人且退，待妾問之，彼必不諱，母退，至夜蘭詢從曰：今日老夫人謂娘子自擇之事，何不主之，從曰：此事亦不能自決，蘭舉其最富路者以示之，從曰：安知異時不貧賤乎，蘭曰：若如此，則日月易推，更待何時，今夜月明如晝，不如與娘子拜吉卜之，如祝者納焉，從然其言，至更時，從蘭與備香安，臨月拜禱曰：如所願者，乞先告以一陰一陽，而以聖終之，祝罷，乃以五姓逐一拜問，無一如願，從沈吟半晌，近案再拜，心祝卜之，連擲三筮，皆如所祝，從乃長吁數聲，擲筮于地曰：若是則吾當皓首闔門矣，卜之何益，蘭曰：妾觀娘子這回所卜之筮，皆如所祝，但不知屬那一家耳，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，從曰：汝不會察此第六卜矣，豈在五者之內，且卜以決疑，今事而無疑，尚何卜乎，蘭曰：但得如此，雖彼未在内，娘子有意委曲，亦可成之，果何患乎，從曰：彼已娶矣，蘭知其所指者在華，亦不復問，忽聞房中侍妾有逐尖之聲，恐母醒知覺，遂與蘭歸房內，過二日，生果以友請赴席，蘭與從潛往閣中，開生書齋房，并書廚，見其有思端之詞一首，內有堅不似渠貞貞之句，從曰：世言無好人三字者，非有德者之言也，貞烈之女，伐不乏人，華姨夫何小視天下，而遂謂皆不似阿姊乎，乃以筆塗去不字，註一字于傍，再尋之，

又得其題，壽席之詩，并送蘭花之詞，遂懷之于袖，因思蘭曰：夕與生相近，生不知私之，反過望于已，乃以筆題壁間，前所畫黃鶯弔屏云。

本是迎春鳥，誰描入畫屏，羽翎雖可愛，不會向人鳴。

從題畢，與蘭遁回，比生回房，正欲就枕，見吊屏上親題墨跡未乾，起視之，乃有不曾向人鳴之句，心甚疑，及看書櫥，所作詩詞未見，而欲致端之矣，已改詞，華細思曰：此必香蘭，日前因不與看，故今盜去，而所收所題之意，皆欲有私于己，而爲毛遂之自荐也，時香蘭年方十六，性極乖巧，能逢迎人意，且有殊色，生屢欲私之，恐其不諳人事，而有所失，見其詩，慾心大熾，以筆書于粉牌曰：莫言不是鳴春鳥，陽臺雲雨今番按，時岳母見生帶醉以回，令蘭奉香茶，生見蘭至，曰：吾正念汝，汝今至矣，蘭視其顏色，知其發言之意，正欲越出，生以手閣門而阻之，欲與之狎，蘭不允，生以一手抱之于床，一手自解下衣，蘭輾轉不得開，卽拽斷之，蘭自度難免，因曰：以官人貴體，而欲私一賤妾，妾不敢以僞相拒，但妾實不堪，雖欲免從心，甚戰懼，幸爲護持可也，生初雖然之，然夫婦久別，今又被酒，將蘭手壓于背，但見峯頭兩密，洞口雲濃，金鎗試動，穿雲破壘，蘭嚙其唇，神魂飄蕩，久之，方言曰：官人惟知取己之樂，而不肯憐人，幾乎不復主矣，生撫之曰：吾觀汝詩，并所改之字，則今日之事，正樂人之樂耳，何以憐爲，蘭曰：妾有何詩，生指弔屏視之，蘭曰：所題皆吾二新娘，午前至此爲之，并廚內詩詞，亦被

袖去，與妾何干，生更欲問，從有何言語，不意從見蘭久于閣，意其必私于生，乃詐以母命，令侍妾往叫蘭，忙趨出，從曰：汝出何遲，蘭倉卒無對，又見其兩鬢蓬鬆，從詰之曰：汝與華官人做得好事，蘭不認，從曰：我已親見，尚爲我諱，蘭恐其白於夫人，事難終隱，只得直告，自後從一見蘭，卽以此笑之，蘭恩無以抵對，亦欲誘之于生，以塞其口，一日因送水盥生，生見蘭至，更欲狎之，蘭曰：妾今傷弓之鳥，不敢奉命，但更有一好事，官人圖之，則必可得，生曰：無乃二娘子乎，曰：然，生曰：吾觀汝娘子，端重嚴厲，有難以非禮犯者，且深閨固閉，日夕侍女相伴，是所謂探海求珠，不亦難乎，汝特效陳平美人之計，以解高帝白登之圍矣，蘭曰：不然，妾觀娘子，有意于官人者五，生曰：何以證之，蘭曰：官人初至，而稱嘆痛哭一也，誤遞其書，始雖怒而終開之二也，酒席間妾等，似夫婦之言卽笑三也，官人問蘭花，而卽饋之四也，夜月下婚，惟六卜許之，乃怒而擲筭于地，及問其故，曰：人已娶矣，他雖未明言，是官人然大意，不言可知矣，此五有意於官人也，以是觀之，又何難哉，生初雖亦有慕從之心，然思是小姨，二萌隨卽過，及今聞六卜惟許于己耳，向以爲出于生也，心中疑惑，慌至從房，從正燃燈悶坐，見蘭至，問曰：何事行急，蘭低語曰：一事甚好笑，從曰：何事，曰：華官人初到與娘子又才相見，適間妾照他寢所，乃以一書，着妾付與娘子，不知所言何事，從厲聲曰：何有此舉，快將出去，蘭忙將書藏袖內，趨出房門，不覺其書失落在地，蘭去被從檢之，乃私開就燈讀之，則端書也，正看間，蘭尋書復至，

從以手指蘭曰，這賤人險些被你誤驚一場，此汝娘子之書，何妄言如此，蘭曰，妾實不知，然恰喜大娘子所寄，若寄自官人，退子開右豈復還乎，從聽其言，難以對，且佯答曰，將姊書看如何。

女兄端書奉

賢妹順卿粧次，一敍別于歸，數更其莢思規之念，未嘗忘而日省無，自有家之願雖已遂，然婦道未終，但幸主蘋人于中饋，大人無責備之心，侍巾櫛于帷房，君子有刮目之顧，區區之心，竊自慰也，夫何魚跳淵中，吾心克遂得天之私顧，詎意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意世之計音，令人聞之食不下咽，然而欲慰悲傷，當水所幸于不幸，要舒尊結，宜合難求于可求，吾聞趙子立志卑污，每稱羞于奴僕，素行薄劣，恆致惡于鄉間，彼身雖浙，喜溫嶠未下鏡臺，無累大德，爾年正青，辛伯升能彈，流水豈乏知音，切官善自遣排，以圖後膺天眷，莫爲無益之悲，致損生香之玉子也，心遠地偏，無絲而會，今因檀郎赴弔，敬付寸楮，以慰汝懷不宣。

從讀至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計音，不覺長吁數聲，墮淚溼紙，又見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，乃曰阿姊，何不寫此在前，免人煩惱，香蘭曰，且更君後面如何，二人看畢，乃知生專爲舉弔而來，從謂蘭曰，及明早奉水，何不與華姑夫說，知叫他不必提起弔喪之事，那人雖是相公，嫌他不如，只說進來問安，豈不更美，香蘭退，口雖不言，心下自忖，向者之書須誤說，而彼竟開之，今又教他勿舉弔

喪之事，其喜生之心已動，于窗後之一觀矣。次早生起，着衣時，香蘭在窗行，潛知生已起，奉水盥生。生因問曰：書已答否？蘭想起昨夜錯誤之事，乃帶笑答曰：已達矣。生意蘭笑，已固問之。蘭曰：昨者妾錯認是官人的，俺娘子驚而怒焉。及開封，方知是大娘的，所以可笑。生折之曰：汝說有之。汝娘子識字，封外明寫大娘所寄，何待開封方知？香蘭曰：彼時因妾失落在地，娘子拾得，欲背妾開看，未及詳觀護封，所以錯認。生聽其言，默默良久，因復問曰：汝娘子那時更有言否？蘭乃述其令勿往弔之事。生深感之曰：若非汝娘子示知，今日正欲親往弔，未免竟犯此嫌。汝回見娘子，多多替我申謝。時生既不赴弔，張又固留，乃先命僕歸。張夫婦聞知生，因與端觀蓮被責，出外讀書，不與其歸家。考試後，學中諸友，又各移回，惟生一在彼，甚是寂寥。張即遣人，與生僕同至生家，稟以留生讀書之意。袁喜曰：遠于妻子，欣然應允。時生不知，越數日，又辭歸。張夫婦曰：賢壻欲歸之急者，只爲讀書。老夫舍後有一小閣，略堪容膝，賢壻不棄，此也。寂靜，亦好用功。生曰：相交忝在半子，荷倦一恩愛，喜出望外。但恐家君不容耳。張因告以父母亦允之意。生思歸家，亦不得與端相會。不如在此，強似學中寂寥。及遂拜諾。本日即館生于後閣。其閣門有二，一開于張之屋左，以通賓客游玩；一自中堂而入，要經從刺繡窗下而達。當日張即令生由從出入，以避外人交接。生至閣，文房畢具。張有門生數人，皆有才望，時令與生作課。居一月餘，生功程無缺，但以久別於端，心恆悶悶，乃作常相思一首，以自遣詞。

曰。坐相思，立相思，望斷雲山倍慘呼，此情孰與舒，才可如，貌可如，更使溫柔都已具，堅執不似渠。

生製成，欲留以寄端，乃以片紙書之，粘于書廚之內，忽蘭至曰：老夫人，今日壽辰，開宴堂中，請官人一同慶賀，生得命卽出，經過窗前，聞蘭花馥馥，生曰：何處花氣襲人，蘭以手指窗，生趨視之，見一女子在內，手燃花枝，生知是小姨，聞慌退，不敢詳視，及至堂，設饌潔備，正將登席，張夫婦入屏後，閉語，又喚蘭數聲方出，生疑擬已知未遣亂也，其色甚慚，乃曰：今者岳母華誕，小婿缺禮，負愧殊深，張慌慰之曰：滴問愚夫婦，他無所言，因次小女與賢壻前未見禮，今日汝岳母賤生，遣蘭喚小女出拜，以成一家之樂耳，生色稍定，少頃蘭與從至，母令與生敘禮，禮畢就坐，生側目之，艷質與端無異，而粧點尤勝，女亦窺生，名相點次，酒至半酣，生起爲壽，次當及從，張曰：姊夫名也，汝當奉酒，二人酬酢之際，推讓不飲，母曰：毋讓，各飲二盃，生一飲舉回時，從方舉盃未醉，蘭與侍妾在傍代酌，私相語曰：外人來見，只說是一對夫妻，從聞之，禁笑不住，將酒少噴于杯，托顏甚愧，生覺之，令蘭再酌，已酌飲之，以掩其事，從竟只飲一杯，心甚德之，張夫婦不知其意，以生有酒力，乃與生更相酌奉，席罷生醉，往閣就寢，次早蘭以生昨醉，奉水去，遲過從窗下，從在內呼曰：何以蘭因顧焉，見從几上新寄蘭花二串，蘭指曰：何用許多，從曰：汝試猜之，蘭曰：欲以一串與老夫人，從曰：非也，曰：欲與老相公乎，從曰：相

公素不好此，蘭思昨日生過，曾問此花然，意其必與生也，乃曰：吾知之矣，從曰：果誰，蘭曰：莫非華姨夫乎，從曰：是固是矣，但汝將去，不必說是我的，蘭首肯，即行至閣，生已起，允候水不止，因思若非岳母壽辰，小姨無緣得見，乃作詩一律，以紀其美，詩曰：

飛琼昨日下午瑤樓，爲是蟠桃點壽籌，玉臉暈融嬌欲脆，柳腰嬈娜祇成羞，捧盃謾露纖纖笋，啓語微開細細榴，不是憑生曾預席，安信江東有二喬。

時有相士必招兩房之言，遂決志圖之，因撫蘭背曰：是固是矣，何以教我，蘭曰：老相公與夫人，擇日要往城中觀中還願，若去必至晚方回，官人假寫一書與妾，待老相公去後，妾自外持入，云是會晤，相請官人于黃鶯弔屏詩末，著娘子之名于下，潛居別處，妾以言賺之，必與妾來者，那時妾出，官人亦效前番而行，不亦可乎，生手舞足蹈，喜之如狂，即寫書付蘭，乃作西江月一首。

淑女情壽，意絆才郎，醉神馳，聞言六卜更稀奇，料應蒼天有意。欲效帝妻二女，須煩紅葉維持，他時若得遂雙飛，管取殷勤謝你。

蘭去，生行住坐臥皆意于從，至期從父母果出，蘭謂從曰：前者娘子所題弔屏，何故將自己名字亦書在上，從曰：未也，蘭曰：妾觀得明白，若非娘子，必是華官人添起的，從不信，蘭曰：如不信，今日華官人去飲酒，我與娘子親往一觀，即見真假，從恐蘭言已，先令侍女，先往園中觀看，不知蘭亦料從疑。

預先與生商確，將外園門反闕，示以生繇外門面出，待妾回曰：閣內寂無一人，華官人已開大門去矣。從因釋疑，與蘭同往，蘭開書房門，詐驚訝曰：娘子少坐，妾外房門失關，一去卽來，從以爲實，正欲以筆塗去弔屏名字，生見蘭去，潛出牢拴其門矣。入書房將門緊閉，從乃失足跌臥于地，生忙扶之，謂曰：前荷玉步光臨，有失迎迓，今敬謹候得遇，此天意也，無用惶恐，從羞澁無地，以扇掩面，惟欲啓戶趨出，生再四阻之，從呼之不應，罵曰：賤妾，誤我，何以生爲？生復近前慰之，從卽向壁而立，其嬌容態媚，種種動人，生亦效前番香蘭故事，強之番覆之際，如鷓蚌之相持，久之，後力不能支，破生鬆開鈕扣衣幾脫，從厲聲曰：妾千金之軀，非若香蘭之婢比也，君忘親誼如強寇，欲一概以污之，妾力不能拒矣，妾出卽當以死繼之，言罷，僵臥于地，不復以手捍敵，生慘然感觸，少抑其興，謂從曰：娘子顧愛之心，見之吟咏，生已知之久矣，今又何故見拒之深也？從涕泣而告曰：君乃有室之人耳，豈不能爲人長慮耶？生曰：長慮之事，子無感悅靡吠之拒，小生自宗壁之計，從曰：君未讀几仲子之詩乎？其曰：畏我父母，畏我諸兄者，果何謂也？生曰：予觀令妃，非妬愛之婦，生當懇之，彼必從命，從曰：縱家姊能從，姊妹豈可同事一人乎？且二氏父母，將何辭以達之，也事不能諧，妾息之矣，熟君能以義自處，憐妾之命，而不污之此德，銘刻不忘也，生曰：堯曾以二女妻舜，以此論之，亦姊妹同事一人矣，何嫌之有？從曰：彼有父母之命可也，生曰：倘得其命，如何？從不得已，曰：若此庶乎其可矣，生見從語漸狎，

復欲之要，從曰：君尚不體妾心耶？君果有父母之命，吾寧爲君他日之妾，今日死亦不允矣。生曰：恐汝非季布之諾也。從因解所佩香囊，投之。几曰：願以此爲質。妾若負心，君以示人。妾能自立乎？但恐鐵負心，針成之難耳。生知其心跡實，卽送出閣。從至闈門之外，思前日者蘭出遲，已旣次發而笑曰：今日留連許久，雖無所私，其跡實似，就見蘭無以爲言，迢起難進，生不知以爲更欲有所語已。正欲近之，從見之，恐益露其情，促步歸房。生快快回齋，時蘭偶以戶外，喧囂出視，未見從回，從心心慰，但以生向者楚至，已卽不顧而回，恐深疑已無于彼，而敗其跡踪，乃書一紙，令蘭隨之。

失節婦張氏從歛祔百拜奉

新解元應奎華先生文几

妾媿生長闈門，叨蒙母訓，嘗欲以婦道自修，期不負千古之烈女，故庭幃之外，無故不敢輕出，近者足下降臨蓬蓽，義忝眷屬，或有所奉而不令者，益推手足之愛已及之，非欲有私於足下也。及聞足下與之吟咏，妾甚悔之，欲達之父母，則恐索大德，不得已犯行露之戒，欲其所題之跡，今不幸偶有所遇，而致君之戲，此固之香蘭引誘之罪，而妾與足下，豈得爲無過哉？但君之過，如淡雲之翳月，雲去可以復明，若妾今雖未受君辱，然冠李下，納履瓜田，婢妾之疑，雖蘇張更生不能復白其過，如玉壺已缺，雖善補者，亦不能無瑕矣。彼時倉卒，欲得父母之命，當得箕箒於左右，妾歸終夜思之，必不

可得，今後不必以此爲懷，所異者，乞賜哀憐，勿以妾之失節者，輕薄于人。妾當閨終身以爲君報也。興言至此，不勝悲傷。仁人君子，幸垂鑒諒。

覽畢，深自怨悔，廢寢忘殮，自思不能成，其悞女終身，乃作書欲告之于端，令端復議書，令蘭寄之，從知與蘭私開，內有二啓，一一敘其久別之情曰。

書奉

正卿娘子粧次，久違芳容，心切仰慕，寤寐之見，無夜無之，特以大人未有召命，不得卽整歸鞭，心恆慊慊而已，所喜者，令椿萱施恩，同猶子，馴使妾勤侍黃少僮，數度日月，亦不覺也，乃君賢卿獨守房，有懸衾空枕之勞，無調琴鼓瑟之樂，生實累之，生實知之，惟在原情，勿知深怨可也，秋閱在邇，會昭有期，無窮中慙，候面悉。

其二直述已與從，此事欲令端謀之，從見之大驚曰，何此子之不密也，乃手碎其書，蘭慌止之曰，彼令妾寄，今碎之將何以復，從語之曰，彼感于子向者之言，不得已欲委曲求之阿姊，然不知阿姊雖允，亦無益于事，倘不允而觸其志，則是披簣救火，反甚其患也，今子立於何地耶，不知子自修一書，書內各涉與華，睚眦之辭，與彼信同封去，彼必致疑，以此誥之，或可得其怒，與不怒之心，而亦不至於自顯其跡矣，蘭曰善，請急爲之，從乃修書曰。

曩正想間，忽蒙雲翰飛集，文緘三復，字字慰我，滂渥但此子不肖，自貽伊戚，不足惜，妾所憂者，椿萱日暮，與續其裘，家務紛紜，無與爲理，不識阿姊亦會念及此否也，姊夫駐足後院，動履亨嘉，學業大進，早晚所需，妹妾侍奉之，不必挂意，秋闈歸試，奪鰲之後，更當頻遣往來，以慰父母之心，彼爲人極其篤實，吾姊不必嫌疑也，今因鴻便，聯此奉達，以表下懷，不宣。

從寫至早晚所需，妹令侍妾奉之之處，在僞寫妹親自奉之，然後用淡墨塗去，親自二字，乃註令侍妾三字，施者以啓其致疑之端，再將二信同函封去，端自生別後，日勤女工，或謂之曰：娘子富貴美全，無求不得，無欲不遂，何自勞如此？端曰：古人云：勞則思，思則善，心生逸則心蕩蕩，則未有不流於淫者，吾之所爲分耳，何勞之足云？端之爲人，其貞重如此，及得生與從書，見其同緘，又見從書所改親自二字，心果大疑，乃書復與生曰。

君歸程在卽，他言不贅，但所封貴札，緣何與舍妹同封，且今夕書中，所改字跡，甚是可疑，曰：非有所忌，而然，蓋彼係處子，一有所失，終身之玷，累君之德大矣哉，卿若見疑，急宜善處，事若方集，卽當遏絕，慎之慎之。

生得端書開看之，乃有同封改字之說，不知所謂，因告以從改書以寄之，故生大喜，以爲得端之心，事可成矣，令蘭以端書，所謂妾非有忌而云然，并事若見疑，急以善處之語，報之於從，從曰：此奚足

取特觸彼之怒耳，汝與華官人說知此事，必計出萬全，然後可舉而圖之，苟使免強曲成，使名惡招著，子朝聞夕死矣，彼不曰亦當赴試，最忌者醉中之語，感嘆之筆，他無所言也，若夫不得正娶，而終不他適者，予正將以不贖前過，于彼何由，于我何惜，華聞其言，愈增感慕，數日後，袞果走價，促生赴科，張夫婦厚且儻禮，送行，生歸，端細詢前事，生偏述始末之由，端大慟，生百喻之，端曰：實妾令君帶一書節誤之，生舉從卜，并前相者，必招兩房之說告之，以爲事出不偶，端曰：縱如此，汝不能如吾妹之言，使娶之有名，而無形跡，然後可也，生曰：予有一謀，能使吾父母聽之，但不知汝父母之心耳，端曰：汝試言之，生曰：予父母所憂者，惟在吾之子息，吾若多賂命相之士，令彼傳言，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那時可問，端曰：君年尚幼，彼縱與娶，亦在從容，生曰：當令術士，以大促告之，端乃徐曰：君之所言，似有可行者，君試急謀之，君計若行，妾父母之事，妾當任之矣，於是生一面治裝往試，一見術士，卽厚賂之，及至科比，又高中捷書飛報，父母與端，知生詞林戰捷舉，家權忻，大治筵宴，厚酬來使，及生面，賀客旣散，術士盈門，言生之面相者，皆不足其壽數，且云急取偏房，方能招子，生又令彼納之，袞曰：恐兒婦不允，生母曰：吾試與言之，端初聞姑言，詐爲不預之色，及姑再三諭之，乃曰：若然，必媳與擇，然後可也，許姑之，端乃與生謀，往父母之家，端至父母大悅，謂曰：汝郎發科，吾欲親賀，爲路途不便，所以只遣禮來，心恆慊慊，今日何不與彼同來，女長嘆數聲，父母曰：吾聞汝與郎有琴瑟之和，故

令同來，今看汝長嘆，無乃近有何言，端以從在傍，且初到，但曰待明日言之，端前者因從所寄之書，終疑其與生先有所私，每懷不足從之心，及問香蘭，始知從確有所守，乃端曰：幸有此計可施，不然彼有終身之恨矣，因令蘭馱相贊成，時從猶不知，端來之意，至夜二人同寢，舉以讒之，從難之，慘然淚下，蘭在傍曰：今謀已屬，全無瑣隙之可議，妾以爲娘子，聞此實有充美之喜耳，何乃悲慘之深乎，至從自言曰：策固言矣，當以予一人之失，姑暴于衆，且縱得諸父母之聽，亦非其本意，予所以苟養性命，而不卽死者，恐此心不白，愈起可疑，惡名萬世，故不得已而圖此，萬萬不幸也，不幸之事，誰則喜之，端亦爲之感泣，更蘭方寢，次日父母復問，端長嘆之故，端告以生納妾之事，張曰：彼年尚幼，何有此舉，汝不憂之，吾當阻之，端曰：不可，此非郎之意，乃舅姑卜郎之命，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故有是舉，今勢已成，則不能阻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又不當阻，張曰：然則何以處之，端欲言攝孀，父母曰：何難于言也，端曰：恐不見聽，故不敢言，父曰：母，汝但言之，無不納，汝端曰：他無所言，但恐彼納妾之後，時馳歲去，端色旣哀，彼婦生子，郎心少變，所求不得，動相掣肘，不免白首之嘆，端納視此，郎前程萬里，福澤攸長，阿妹尙未納親，欲令父母，妹以妻之，使端無後日之憂，二氏有綿綿之好，不亦長便乎，張曰：吾家豈有作妾之女，端曰：姊妹之間，有何彼此，張不答，端見父不聽，掩哭入內，張見端如此，雖不彼聽，心亦甚憂，蘭因曰：娘子初至，尙不權曰許之，與他間樂幾時，待他回日，又作區處，張曰：

此事豈可兒戲，蘭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妾觀二娘子前時諸宦家相求，彼皆欲卜之，不肯輕許，豈肯與人作妾乎？何不令他自與他說，那時他見二娘子不允，自不能啓口，而亦不得怨尤相與夫人矣。」張夫婦曰：「此說較可。」因令蘭與端謂曰：「吾兒不須憂悶，我二人俱依汝說，汝更要自與汝妹商量，他若不允，我二人亦難強之。」端僞曰：「此事也知，妹不肯從，只在父母決之。」張曰：「此彼事也，任彼主之。」因喚從出謂曰：「汝姊欲說汝作妾可否？」汝自裁之。」從與端曰：「事係終身，不敢輕議。」曰：「彼人喪後，人來議親，殊管不問妻妾，惟如卜者卽納之。」阿妹之言，亦惟卜之而已。」父母以前，卜許多皆未准，造次豈卽如卜，亦替言今卜之，是夜端從蘭三人同居房中，詐言所卜已吉，從已許之，報知與張，張笑曰：「吾特寬汝之憂，卜豈能定乎？此事斷然不可。」端思無計，得父之聽，乃與從臥幽房之中，令香蘭詐言其數日不食，肌膚消瘦，母心惶懼，苦勸于張，張又重生才德，思欲許之，又嫌爲妾，將欲不許，恐女生變，二者交戰，胸中狐疑莫決，生作會諸友，亦聞其事，乃相率詣張陰與替成，且曰：「堯已二女妻舜，後世稱傳皆云感事，孰得以此而少之？」張曰：「諸賢之言，固有然者，但此舉實出小女，非吾壻意也。」一旦舉此知者，謂小女執性委曲爲之，不知者將以老夫爲趨炎之輩矣，今必俟彼自有懇求之誠，然後再作定議也。」諸友退，乃密修書寄生，備述張有允意，但得遣人造求，可諧其事，生以友書呈于父母，詎然以爲不可，袞曰：「蒙汝岳父感意，予若卻之，是不恭矣，可卽遣使媒往求，不宜遲滯，生乃復書轉挽諸友，婉

爲作伐，諸友復造于張，述生遠挽之意，張疑其詐，覺有難色，諸友乃出生書示之，張細辨字跡，果婿所寄，又見書中言辭懇曲，不得已乃曰：小婿若有此舉，又承諸賢過論，禮當從命，但我單生二女，不宜俱令遠離，況且春試在即，要待小婿上京應試，連捷回來，那時送小女子歸來，女即以張言告之，生知岳父親事已成，欣然稟于父母，連夜抵京，三場試罷，復發甲第，賜入詞林，生思若在翰林，無由完娶，乃以親老爲名，上表辭官，天子覽奏，嘉其克孝，准與終養，及回，父母備禮俟生親迎，張已粧齋畢具，府懸聞知，各具禮儀，金鼓衛送，觀知族吏不當羨賞，惟從眉逢鎖納，默默無聊而已，端知其意，子夜乃置酒靜室，共鼓疇昔，以解其悶，席間端曰：此夜雖已完，敝俱揆厥所由，實我寄書一節，啓其釁，因作西江月一首，以自責曰。

是無瑕之璧，男爲有室之人，今朝不幸締姻盟，此過深當於病。記云內外不謹，輒書授受不親，無端特令寄家音，以致針將綿引。

從曰：實妹不合私饋蘭花，以致如此，與阿姊何與，亦作詩一首，以自責曰。

杜宇啼春微悶懷，南窗倚處見蘭開，青芬擬共松筠老，紫莖甘同桃李偕，聽羨欲投君所好，追思反作妾懸媒，幾回惆悵愁無奈，懶向人前把手抬。

生曰：二卿之言，固有然矣，然以閉門拒娶婦者處之，豈有此失，此實予之不德，而貽累于卿也，遂作

長相思詞一首，以謝之，詞曰。

感芳卿，謝芳卿，重見姮娥與女英，二德實難禁。

相也靈，卜也靈，姻緣已締舊時盟，還疑宿世情。

又詩一首，以爲慰云。

配合都來宿世緣，前非滌却鯁休言，稱名未正心雖愧，屬意惟堅人自憐，莫把微瑕尋破綻，且臨皓月賞團圓，靈屏一點原無恙，任與詩人作話傳。

是夜完娶之後，條然間又經數歲，天子改元，舊職俱起敍用，生與端從同歷任所，二十餘年，官至顯官，大小褒封，致政歸田，端後果無所出，惟從生一子，事端曲盡其孝，夫婦各享遐齡，時無以知其事者，惟蘭備得其詳，及後事夫以語其夫，始楊子外，予得與聞，筆以記之，不端愚陋，少加敷演，以傳其美，遂名之曰雙卿筆記云。

白錦瓊奇會遇

至正辛酉三月，暮春花發名園，一段異香來綉戶，烏啼綠樹，數聲嬌的入畫堂，正是修潔良辰，風光雅麗，浴沂佳候，人物繁華，時兵寇蕩我郊原，鄉人薦居城邑，紛紛霧雜皆貴顯之王孫，濟濟雲從悉英豪之國士，江南俊傑，白姓諱景雲，字天啓，別號黃源者，崇文學士裔孫，荊州別駕公子，雅抱與春風

並暢丰姿及秋水同情，正弱冠之年，列豐宮之選，抱騎龍之偉，志負倚馬之雄才，乘此明媚朔朝，獨步烏山絕頂，吟詩一首曰。

玉樹迎風舞，枝枝射漢宮，餘襟猶染翠，飛袖想綏紅，海闊龍吟水，山高鳳下空，瑤天羅綺閣，獨上騁清風。

於是登書雲之台，入凌虛之閣，適有三姬在廟賽禱明神，絕色佳人，世間罕有，溫朱顏以頂禮，露皓齒以陳詞，一姬衣素練者，年約十九餘齡，色賽三千宮貌，身被素服，首戴碧花帽，西子之淡粧，正文君之新寡，憂眉嬌蹙，淡映春雲，雅抱幽閒，光凝秋水，乃凝躬以下拜，願超化夫亡人，一姬衣綠者，容深足傾城，年登十七，夢髻師玲瓏，珠玉綠絢雜，雅麗鶯花露綻綿之絳裙，恍新粧之飛燕，輕移蓮步，深拜微，啓朱唇款款言，益爲親宦游願，長途多慶，一姬衣紫者，年可登乎十五姿，尤綿乎二妹，一點朱唇，卽櫻桃之久熟，雨描眉秀，疑御之新鉤，金蓮步步流金，玉指纖纖露玉，再拜笑目，無祝無言，白生門外視久，而不定情，突參神，祈告所願，三姬見其進之遽也，各以扇掩面而笑焉，生遽致恭，姬亦答禮，姬各退生尾隨，乃知衣素練者，趙富賈第四女，名錦娘，世居烏山，嚴父先逝，錦適於鄭，半載夫亡，附母寡居，茲二紀也，衣綠綃者，李少府長女，名瓊如，父任辰州，念母年老，留瓊于家，侍奉祖母也，衣紫羅者，中督府參軍次女，名奇姐，父卒于宦，母已坐封，家貲甚殷，下惟幼弟，時瓊寄居遠城外，因

避冠借居趙家，與錦娘爲姨表之親，故朝夕相與盤桓者也。三姬見生之丰采，有顧盼情，曰：生見姬方顏有留戀意，既知所在，遂策於心，因就趙之左屋附居，乃得與二姬爲隣。趙女微知生委曲之情，而春心已動，白生既得附趙女之室，而逸興盡飛，因吟長短句一首云。

十分春色蝶浮沉，錦花含笑值千金。瑤枝嗽玉揚奇音，雅調大提恣狂吟，艷麗芙蓉動君心，動君心何時賞，願作比翼，附連枝，有朝飛繞巫山峯。

於是投利比隣，結拜趙母，遂歸錦娘爲妹，而錦亦以兄禮待坐。然趙母莊嚴，生亦莫投其際，一日母作寒疾，生以子道問安，逕步至堂中，錦正造獨坐，卽欲趨避，生卽進前曰：妹氏知我心乎，多方爲爾故也，予獨無居，而求隣貴府乎，予獨無母，而結拜尊堂乎，此情倘或見諒，糜骨亦所不辭。錦娘曰：寸草亦自知春，妄豈不解人意，但幽婺寡妹，何堪薦侍英豪，慈母嚴明，安散少違禮法，生曰：崔夫人亦嚴謹之母也，卓文君亦幽婺之婦也，生言猶未終，忽聞戶外有履聲，錦娘趨入閨中，生亦入母寢室問病，母托以求醫，生奉命而出，復至聚話之處，久立不見芳容，生懊恨而出，詰朝生迎醫至，二姬咸在，見生轉入眾窗後，不見玉人來矣，生大悵快，歸作五言古詩一首云。

巫山多神女，歌舞台瑤邊，雲南不可作，空餘楊柳烟，芙蓉迷北岸，相望更慘然，何當一振折，醉倒百花前。

翌日，生奉藥至，遇錦娘于東堦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口不能言，錦駭曰：「兄有恙乎？」生搖頭，又曰：「兄勞頓乎？」復搖首，錦曰：「何往日春風滿面，今日慘急盈顏耶？」生良久曰：「吾爲妹之病深矣，神思任飛越矣，無拯援之心，將索我於地下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兄有相如之情，妄豈無丈君之意，但春英秋英日侍寢所，莫得其便，瓊姐奇姐，繡房聯璧，舉動悉知，我爲兄圖之。」兄但勤事吾母，若往來頻速，或有間可投，生曳其袖，錦斂步而退，擲帕於地，生拾而藏之。進藥，母呼錦至，謂曰：「如此重勞，汝當深深拜謝。」女微哂而拜，生含笑而答，復索炭烹藥，女亦奉火以從，白生以目送情，錦娘亦以秋波頻盼，兩情飄蕩，似醉柳之醉薰風，一意潛孚，恍曉花之凝露，益形雖未接而神已交矣。藥既熟，女崇進，母生在背後，戲褰其裳，女轉身怒目嗔視，生卽解衣告歸，女因送出，責曰：「兄舉動不欽，幾敗乃事，倘慈闈見之，何顏復入乎？」昨日之怕，兄當見還，倘若轉洩於人，俾妄名節掃地，生曰：「吾甚悔之，更不復然。」遂卽辭歸，兩地悒悒，自此女坐綉閣，嚙指沈吟，神煩意亂，寢食不安，日間勉強與二妹笑言，夜來神魂，惟白生眷戀，生亦無經史，坐臥注意，錦娘口念有百千遍，腸斷已八九迴，每欲索筆題詩，不得句矣，屢候母興居，往來頗見親密，雖數次與錦相遇，終莫能再敘寒溫，一日生至中堂，四顧皆無人迹，遂錦娘直抵寢室，適彼方悶坐停繡，生遇錦娘一喜一懼，錦見白生且駭且愕，生興發不復交言，遂前進樓抱求合，正半推半就之際，聞春英堂上喚聲，女急趨母堂，生脫身逃歸，此時錦不自覺，瓊妹已陰知之矣。

題詩示奇妹。

蛺蝶採黃英，花心未許開，大風吹蝶去，花落下瑤台。

奇姊帶笑，亦和以詩曰。

蝶爲羣芳至，花猶未向開，春英破玉蝶，催倒百花台。

因曰，此生胆大如斗，瓊曰，此必先與四姊有約，吾姊妹當作磨兜堅，（卽謹言也）可也。

白生錦娘佳會

翌日，生入候母，錦見尙有赧容，生坐片時，母因睡熟，生卽告退，錦送至堂，天色將昏，杳無人跡，錦與生同走入寢所，倉卒同之間，不暇解衣，樓抱登床，相與權會，斯時也無相禁忌，恣生所爲，秋波不能凝，朱唇不能啓，昔猶含羞色，今則逞嬌容矣，正是春風入神髓，娜孌嬌嬈，但露滴芳顏，蠅和唇泥，罷戰整容而起，錦娘不覺長吁，謂生曰，妄之多節，盡爲兄喪，不爲柏舟之烈，甘赴桑間之期，良可醜也，若其憐之，但此身已屬之君，願生死不忘此誓，言一概漏洩，二戒棄捐何如，生曰，得此良晤，如獲球淋，持之終身，永爲至寶，生意欲求終夜之會，錦以待女頻來爲辭，且曰，再來兄圖之，必諧通宵約也，因送生出，則明月在天矣，闔扉而入，靜想時間，方憶瓊姐，奇姐聞知，惶愧措躬無地，自是納納二妹，必欲同心，瓊姊長於詩章，錦娘精於刺繡，昔時針法稍秘，如是女工盡傳奇姐，茂年天成聰敏，學錦刺

綉學瓊詩章，無不得其精妙，遂爲勿逆之交。錦之侍女春英，瓊之侍女新珠，奇之侍女蘭香，向皆往來香閨，今皆以計脫去。此錦娘奇之策，實爲生之深謀。自此母病旣痊，生亦感儀稱慶，仍厚賂僮仆，及諸比隣，事不外揚，母不疑，忌因得鎖曰：來往終夜與錦懽，然瓊姐二姬，屬坦竊耳，然其未湛春色，豈無盎然春情中夜，瓊長或吁，錦知其情已動，暇間論及，錦挑之曰：外間頗議，白許驕，自予觀之亦然。瓊姐豪門公子，年值青春，且風流人豪，文章魁首，將來非登金馬院，則步鳳凰池，無感其驕人也。錦知其有愛重之意，復曰：白哥夜來有兆，與妹相會烏山，瓊哂曰：我本女流，渠是男子，內言不出，况可同遊，是何言也，不亦異乎？錦撫掌而笑也。前言戲之耳，是夕錦與生密作古詞一首曰：

綺閣見仙子，心心不忍忘，東牆聽鶯語，一句一斷腸，有意蟠草芳，多情倚綠楊，何當垂青盼，解我重悲傷。

錦以詩置瓊綉綉，瓊見哂謂奇姐曰：錦姐弄瓊妹乎？書生放筆花也，我若不卽裁箋，笑我裙釵無能，乃次韻曰：

遊春在昔日，春去情已忘，解花花無語，看花望斷腸，自飛風外燕，自舞隔江楊，芳節憑勁草，誰憐遊子傷。

瓊本與錦聯房，中間只隔障板，亦有門相達，但雖設而常關，誠詩而生適宋，因自板間傳遞，生見其

詞嘆曰：此琅玕妙句也。世間有此女媧乎？乃援筆立答曰：

花貌已含笑，愛花情不忘。黃金嗽顏色，一見斷人腸。願結同心帶，相將舞綠楊。相如奏神曲，千載共悲傷。

生亦於板間傳遞，瓊見之，哂曰：白哥好逼人，吾今不復答矣。自是生入試屆期，不暇復入錦堂，即日試畢，潛訪故人，錦亦盡懽。生亦盡樂，中夜謂錦曰：細觀瓊，甚有美意，吾旣得隴，又復望蜀何如？錦曰：君獲魚，頓忘筌歸矣。生誓曰：異日果有此心，七孔皆流鮮血。錦曰：聞君誓詞，痛焉如割，爲君設策，事端可諧。是夜乘三更睡酣，潛開門入瓊臥房，掀開帳衾，二姬睡熟。生按瓊玉肌潤澤，香露襲人，目映光，照床如畫。瓊側體向內而臥，生輕身斜倚相偎，惟恐睡醒，不敢輕犯。片餉錦持被去，瓊陰知覺矣。錦笑謂生曰：欲圖大事，胆無半分。然吾妹必醒，吾當往試。錦至諒而已，起乃復巧說以情。瓊正色曰：旣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，吾若待隱忍不言，豈是守貞之女？若欲明之於父母，失姊妹之情，况吾等逃難所難全，豈以亂易亂，遂明蠟炬？乃呼奇姐，則奇已京汗夾背，蒙被而言矣。聞呼猶自戰驚，見火瞿然狂起。瓊笑曰：汝不被盜，尙然何况我見親賊乎？二人共坐，附耳細談，載笑載言。千嬌百媚，生坐門隙竊視，真傾城傾國之容也。自此神思飄蕩，無非屬意瓊姐。於是錦娘頗有逸慶，因與白生就枕。生卽慕瓊之雅趣，盡皆發洩於錦娘。搖曳謹諱半時，二女潛來窺視，少者猶或

自禁，長者不能定情，自是生慕瓊之意無窮，瓊念生之心不置，然瓊生自強制，不肯吐露真情，但每日常減食，終朝多飲水，奇如其情，蜜以告錦，數日間果不快，錦娘撫床謂曰：汝知病根，吾所素愁，姊妹深愛，何必引謙，况吾翁即若翁，曰：女非汝女也，瓊曰：姊誤矣，豈謂是與居一二日，生來錦至，告以瓊病，生遂問安，奇姐避入帳後，錦拽生裾登床，笑謂生曰：好好醫吾妹，錦呼瓊曰：好好聽良醫，錦因辭去，生留少坐，坐問瓊病，笑而不答，奇帳後呼曰：好與大哥細言，莫使夜來發熱，瓊笑曰：有時亦熱，到汝，生以玉簪授瓊，瓊以金簪瓊白，生執手固請其期，瓊以指書，四月十日至期，生至，又瓊不納，錦苦功之，瓊厲聲白：汝第裝成圈套，絡我於中，吾不能從，有死而已，生聞言與蘭，錦亦含羞而門遂閉，豈知其色厲而內荏，言堅而情動，中夜窺嘆，爲倒鳳之狀，遂爾發舞蝶遊蜂之思，三次起欲扣門，害羞，又瓊就枕，此生種熱閉扉，不得瓊開矣，頓增快悒，神思昏沈，奇笑曰：姊食楊梅，又怕齒酸，不食楊梅，又須口歇，今番錦姐不管，白哥不來，牢挹衾枕，長害相思也。

飲讌賞月留連

翌日，生偶以事見趙母，回至中堂無人，因入錦娘寢所，瓊自門隙度詩與生曰：
玉華露夜濃，浸我絞綃鞵，神思已飄搖，中宵看明月。

生見請

幾回洩花枝，露濕沾羅襪，今夜上天階，端擬拜新月。

錦娘曰：瓊姐已無輓軌，兄不監瓊車徒，使月老添愁，此詩莫持去也。奇姐窺視笑曰：今宵斷諧月老約矣，請四姊過此一議。錦以詩度與瓊曰：今夜若不諧，向後更不來。瓊見詩，含笑曰：奇奇，與錦附耳久之，是夕生未晚膳，錦分發秋英，買備給趙母曰：夏景初至，明月在天，姊妹三人意圖玩賞，母喜而不疑，因益具盛饌，且戒婢媵曰：汝輩毋得混亂，與他姊妹盡歡，因此固徹重門，與生恣其歡謔，誠人之間極趣，百歲之奇逢也。是夕瓊姐盛裝枕衾，更以錦秀燦爛，似牡丹之向日，芬芳如芍約之臨風，飲畢，奇姊密啓重門，直趨趙母寢室，給以不勝酒勢，姊妹苦勸而逃，趙母甚懼，因與共寢，瓊忽失奇所在，錦亦不勝京惶，既知其祥，瓊就寢，固執不改衣帶，生以苦無奈何，錦隔房呼曰：兄何不奮龍虎之雄，斷鴛鴦之帶，生猶豫不忍，瓊苦告曰：薰兄上識，非爲風情，談話片時，足諧所願，若必採春花，頓忘秋實，兄亦何愛於妹，妹亦何取于兄乎？願兄以席上之珍自重，妹亦甘仁中之璞自珍，則兄爲士中之英，妹亦爲女流之傑，不爾當自縊以相謝耳。生不得已，合挹同眠，玉體相偎，金枝不推，中夜，生請瓊曰：子爲予斷肝腸矣，瓊曰：吾豈無人意，甘斷兄肝腸，但兩玉相偎，如魚得水，持此終身，子亦甚甘，何必弄玩形駭，惹人談笑，兄但以詩教妹，妹亦以詩答兄，斯文之交，勝如骨玉，生白，自見芳卿，不勝動念，得伸幽會，才慰夙心，若更以枕席爲辭，必以鬼幽相拒，頌曰：妹亦知兄心，兄但體妹意，只求

索幽會，須待瓊在生，生知其意不可回，乃口占五言古詩曰。

我抱月前興，誰憐月下悲，空中雲飛過，遙望豈相宜，千里神駒速，誰聲挂絡羈，忍懷依玉樹，無力動金枝，高唱大隄曲，神紀不肯吹，密雲迷歸路，際遇待何時，相失齊飛雁，茫茫立爾思。

瓊亦口占答曰。

君識吾愛汝，那堪爲汝悲，春花莫摧折，掩映亦相宜，神馳駿黃道，何須下絡羈，飄飄月中樹，誰能剪一枝，藍橋歌舞路，旦待曉風吹，雲度橫碧海，春求也有時，願至桃花便，油然爲汝思。

生笑曰，桃花何時也，瓊曰，合卺之際耳，生既竟張不寐，女亦終夜不眠，詩韵敲成，東方既白矣，錦娘至曰，新人好眠，不知時候矣，生曰，枉爾爲月老，使我願君大，錦笑曰，月老解爲媒，能教汝作事耶，瓊姊和衣而起，生亦長嘆下床，瓊對錦曰，與白哥說一場清話，正快我敬仰之私，錦曰，何以謝媒，瓊曰，多謝多謝，又問生曰，何以謝我，生曰，相見不如相親，不如不相見，相親不知心，不如不相親，及梳洗畢，固辭歸，瓊曰，不必出去，妹有一樽敘情，綉房無人往來，哥哥不必深慮，早教我歸去也，勿磨我成枯魚，錦娘曰，吾妹真好力量，一宵人畏如此，生曰，不磨之磨，乃真磨也，無畏之畏，誠至畏也，錦笑曰，我備細聞之，兄真無大勇，但好事多磨，而又何畏乎，生曰，掌上之珠，庭除之玉，玩令人自憐，何忍遽加摧折，時瓊方對錦鏡，爲之書眉，且謂曰，我聞哥言尙思軟心，汝之所爲，太無人意，瓊曰，知過知過，

少傾奇姊入來，威粧整服，云欲回家拜錦娘，曰：暫別暫別，拜瓊曰：恭喜恭喜，問曰：哥哥去矣，瓊曰：尙留在此，時生出見，奇亦擲辭，生曰：適有一事，欲來相拔，終夜無眠，肝腸盡斷，奇笑不合，密謂瓊曰：姊夫何出此言，瓊思實告，奇笑曰：姊姊如此固執，莫怪姊夫斷腸，生在錦房，聞言突至，曰：願妹垂憐，救我殘喘，奇姊遜避無路，被生摟挹片時，求其訂盟，終不應，錦娘至，曰：吾妹年幼，未解雲雨，正欲告歸，兄勿京動，生方釋手，瓊撫其背曰：阿姊且勿回家，我有兩杯清釀，奇嬌羞滿面，不能應聲，瓊戲之曰：不食楊梅，今番齒軟矣，因共出細談，曰：吾與賢妹生死之交，同時同遇，郎君今豈獨享其樂耶，細看此人，溫潤如玉，真國家之美器，天下之奇珍也，從待不欲，吾神已爲所奪，若欲苟就，又恐羞臉難藏，殊若先歸，而吾亦去，妹歸雖堅白無瑕，吾去卽枯槁憔悴，妹若有心同此作伴，若必堅爲貞女，豈忍吾染風流，奇笑曰：與姊同生同死，吾之盟也，與兄同懽同樂，非吾願也，但白哥風流才子，我愛之，何帝一金，但非垂髮齊年，安敢廉葭倚玉，姊當憐我，我且未歸，奉陣數時，少整衷曲，時瓊奇方掩扉而入，春英卒然如門，曰：我留此錢行，生嚙談（音忝炎吐舌貌）曰：幾誤事矣，於是錦入見趙母，給以爲奇送行，母曰：幼女如嫩花，不可多勸酒，于是入百花園內，相對盡飲，錦出令，以勸瓊奇，勒瓊以盡飲，錦自稱主婚，大姊奇姐自號年少冰人，醉酒交歡，摘花相贈，瓊姊不勝酒力，頓覺神思沉酌，正是竹葉爲三行，桃花浮兩臉，愈如嬌曉，酷似楊妃矣。

白生瓊姊佳會

時日方轉申，扶瓊就寢，生錦爲解羅帳，奇姐爲伴枕衾，半醉半醒，嬌香無那，謂生曰：「妾旣醉酒，又後迷花，弱草輕盈，何堪倚玉。」生曰：「窈窕佳人，入吾肺腑，若更固拒，便喪微軀。」生堅意求歡，女兩手推送，曰：「妾似嫩花，未經風雨，若兄憐惜，萬望獲持。」生笑曰：「非爲相憐，不到今日。」生獲以白帕，瓊側面無言，採撥之餘，腥紅點點，檢視之際，無限嬌羞，正是一朵花英，未遇遊蜂，取十分春色，却來舞蝶，侵尋，生於雲雨之時，未敢恣其逸興，只見容如秋月，臉斜似半面姮娥，精神帶桃花，眉蹙似病，心西子，錦衾漾秋水，嬌態襲人，玉露點白蓮，和風入骨，採欲生而女求罷採，女欲休而生未肯休，精思飛揚，如風之搏柳，形骸留戀，如漆之附膠，誠天下奇逢，世間佳遇，斯時錦奇竊視，莫不毛骨悚然，生旣戰休，瓊謂之曰：「妾生人世，落落此身，將圖結王謝之姻，不意見崔張之事，但微軀已托之兄，願終始如環不絕，因以少時所佩玉環，援生永以爲好。」生曰：「此奇遇也，吾當作賦以紀之。」瓊曰：「與兄聯句何如？」生曰：「甚妙。」時天將暮矣，於是明內膏之燭，索文房之寶，揭得林字韻，生爲之首倡曰：

愛未明之佳候兮，花嬌笑於上林，仰景雲風和而乍暖兮，黃鸝巧轉於枝前，（姐）茲良辰之可愛兮，張子布於花陰，（白）怨中閨之寂寥兮，憎飛蝶之侵尋，（李）子登瑤台以盼望兮，撫求鳳之素琴，（白）脩予容於鸞鏡兮，飾環珮於綠襟，（李）上憑虛之綺閣兮，見絕色之奇琛，（白）興英豪而乍遇兮，擬天上

之球琳，(李)緣秋波之轉盼兮，飄蕩子之芳心，(白)彼飄飄之元白兮，托孤鳳以悲鳴，(李)憑欄百種情思，令橫憂懷之恹恹，(白)守深閨以困念兮，亦凌風而顧影，(李)比天上之嫦娥兮，慮空思夫畫餅，(白)亮中外之靡同兮，徒鬱憂而而省，(李)謝月老之勤渠兮，登子身於巫山之嶺，(白)朱履之遇金釵兮，慚花容之再整，(李)感芳卿之憐予兮，傍日邊之紅杏，(白)君似採蝶戀花兮，舞正陽之美景，(李)弄珠環於掌中兮，深芳沼之清流，(李)賽連枝之琪樹兮，偃玉骨於青且，(白)斜據胡床吟咏兮，宛銀之女牛，(李)並頭蓮花似汝與我兮，開菡萏於芳洲，(白)罷帶同心共結兮，不解乎中秋萬秋，(李)指九天以爲誓兮，情萬鍾而思悠悠，(白)願以皦日爲正兮，吐誓詞而含羞，(李)千金難買此良晤兮，誠人世之所好逑，(白)緣自天之五百兮，今夕偕此鸞儔，(李)軟玉温香在手兮，身外更有何求兮，(白)作賦惓惓致祝兮，幸無使妾嘆白頭，(李)

詞賦既成，各書其一，女作二錦藏之，時樵鼓三更，瓊倦而就枕矣，生共枕片時，乃曰：吾去謝冰人，免教他懊恨，遂開錦娘才戶，上縷金之床，時錦酣睡，被生驚覺，曰：適自何來，遽集於此，今番月老功效何如，生具陳，初終不敢隱瞞，錦曰：吾悉聞矣，試君心耳，生因求歡，錦固辭謝曰：妾聞人亦有言，一座豈有兩主，生笑曰：非魏無知，臣安得進，錦曰：冠五之英，亦不背，本因與之久謔，錦附耳曰：奇妹功亦不少，彼在東床獨宿，兄可着意懇求，機會不可錯過，時奇已醒，只得詐睡，奈生與如狂，刻意求歡，奇

醒着裏，衣力以死，抱然形神雖未搆合，而骸骨亦盡偎依矣，牢抱甚久，堅守不從，生因詔其期，奇答曰：後會有日，生若懇無奈何，奇哀告不已，錦恐擊跡外揚，乃起勸生釋笑，生既終夜不寐，不勝困倦，乃復就枕片時，趙家已進早膳，起而梳洗，以計脫歸，不及告辭，瓊甚悒悒，相送恹恹，淚傾春雨，瓊既爲生切念，又復爲奇縈懷，寢食不安，衷腸悶損，雖錦娘調諧，左右莫得其歡心矣。

三妙奇精唱和

是日奇姐，遣使女蘭香，至瓊姐，題七言古詩一首，密封付之，詩名飛雁曲。

日斜身傍彩雲避，雲去蕭然誰與伴，不見月中振月大，淚珠點滴江流滿，並頭鴻雁復無情，不任聯飛共分散，莫往莫來係我思，片片柔腸都想斷。

奇讀其詩，不覺長嘆，母問其故，推辭答曰：大姊病躁渴，欲求我藥方，母曰：明早即令蘭香送去，不可失信於人，奇乃步韻，製詩，翌日送去，詩曰：

采雲昨夜繞瓊枝，千秋萬秋長作伴，舉首青天即可邀，何須泪洒江流滿，江頭打鴨驚鴛鴦，飛北飛南兩方散，歸來不見月中人，任是無情腸不斷。

瓊見之不覺掩泪讀之，亦發長嘆，曰：二妹皆奇才天生，雙女士也，然錦亦通文史，但不會作詩，生稱爲女中曾子固，至是瓊強之和，錦笑曰：吾亦試爲之，但作五言而已，詩曰：

巫山雲氣濃，玉女長爲伴，而今遠飛揚，相望淚流滿，襄王時來遊，風伯忽吹散，歸雁亦多情，音書猶未斷。

瓊見錦詩曰，四姊好手段，向來只過謙，若遇白郎來，同心共和矣，錦娘曰，貽笑大方耳，適生令小僮奉揚梅，與趙母，錦問曰，大叔安在，答曰，往鄉暫回，瓊將錦詩密封與生，生意其卽瓊所爲也，是夕二姬度生必至，生乘黑而至，瓊且喜且怒罵曰，卽非雲中人也，乃是花前蝶耳，花央未採，去去來來，花央旣採，一去不來，錦囊聯句還我燒之，生曰，我有負心，難逃雷殛，實因家事，無可奈何，向來新詞，卿所製乎，瓊曰，四姊新製，生曰，會子固能製詩乎，瓊曰，向來只謙遜耳，生對錦曰，承教承教，錦曰，輯笑獻手，生曰，末二句何也，瓊曰，爲二姊耳，因通其由，及出瓊奇二作，生曰，三姬及三妙矣，瓊笑曰，四人眞四美也，生曰，本當奉和新詩，但適遠歸勞頓，求一渴睡，少息片時，錦曰，請臥大妹之房，之便謝罪，瓊曰，請聞四姊之榻，亦可和詩，二人相推，久而不決，錦良久曰，妾已久沐深波，妹猶未賞眞味，姊當先讓，再無疑焉，生乃攜瓊登床，是夕稍加歡謔，然亦未騁芳情也，罷戰之後，瓊謂之曰，奇妹與吾共患難，結以同生死，今爲愛兄失此良友，兄姊之情難得，朋友之義乖矣，生曰，吾見三姬，均所注意，由此達彼，良有是心，但若情爲卿，方纔入手，又思及彼，非越分忘求乎，况此女來動芳心，又堅寧耐，是以不敢強，卿何以爲謀乎，瓊曰，此女心情，比吾更脫，若馴具德性，猶易爲謀，但恐見抗不得來，此若

更再至，易以圖耳，且學刺而麗，線無雙，學詩而研詞可取，真女中英也，因誦其拜月詩曰：盈盈秋月中天，今夜人人拜秋月，高照天地今古明，看破千山萬山骨，清輝不減度年華，光陰轉眼如超忽，我心我心月自知，勿使青春負華髮。

生嘆曰：奇才奇恨，不肯相唱和耳，須臾生起與錦交歡，錦久待情濃，乃恣生歡晤，生如狂蜂採花，錦如新花向蝶，花心恣採，花枝搖動，興猶未足，拽錦上床，效展鸞之形，習舞鸞之勢，錦於得趣之時，未免嚙出嬌聲，雖懼爲瓊所聞，然亦不能自禁矣，次日兵報戒嚴，狂寇肆集，瓊奇家眷垣湖，趙門欲入內無路，乃紉於趙母曰：母有重壁，與兒爲隣，欲寄小箱，未得其便，乞鑿一小門相通，庶箠笥便於密頓，母愛生如子，遂言無不從，生即得計，即製小門，自此可達瓊房，晝夜往來甚便，錦娘亦謂趙母曰：兒居幣褻，不宜見客，今逃寇人衆，開往雜來，願西邊諸門，兒自關鎖，不用僮仆，自主爨爨，與二妹共甘苦，俟寇定，再區處，母曰：正是如此，此二計，更比良平，任蘇張莫測其私矣，奇如此歸後，想生甚切，吟一絕曰。

巫山舊枕處，那堪迎別時，雲鄉頻入夢，何日敝佳期。

此日復至，瓊喜不勝，問奇曰：別後思姊否，瓊曰：深思，深思，又曰：思白兄否，曰：不思，不思，瓊曰：何忍心若是，奇曰：他與我無干，瓊曰：吾妹已染半藍，奇曰：任他湮而不緇，大笑而罷，午後因檢綉册，得見前

詩指之曰，不思白兄，乃想佳期耶，奇笑曰，久與姊別，思敝佳期耳，瓊笑曰，吾妹錯矣，男女相會，是爲佳期，本思雲鄉，如何摧阻，奇曰，但思何耳，瓊曰，吾爲妹成之，奇曰，大姊不須多事，瓊曰，恐謀又害相思，奇曰，我從來不飲冷水，瓊曰，汝今番要食楊梅，復大笑而罷，是夕趙母，請奇敝別，瓊摧病不行，生自重壁而至，惟見瓊姊在房，生向求歡，再三固拒，生曰，初開重壁，適邇啓行，若致空歸，恐非吉利，因和衣一會，瓊赧赧羞容也，因迷奇芳情，且誦其佳句，乃獻策曰，今夜二更時候，兄當過此重門，牢抱鴛鴦，勿使飛去，因附耳細語，生曰，吾已諭矣，生暫歸家，奇亦飯罷，入房謂瓊曰，今夜我別處睡，祇恐白兄復來，瓊曰，此時人亂如麻，白兄永不能至，若欲有心相見，除非夜半夢中，奇不矣，重壁可通，只將錦房門固鎖，乃曰，今夜任白郎至，不過此門矣，悉解衣與瓊共臥，懷抱如交頸之鴛鴦，半奇姐睡熟，生自重壁而入，奇半醒半睡，以爲瓊也，及蝶至花前，乃矣，瓊覺，生曲盡蟠龍之勢，奇嗔作舞鳳之形，生亦無奈，瓊曰，哥且放手，我非固壁，但瓊如相會勸渠，我豈獨日若率，生曰，何以爲誓，奇曰，今宵若肯，就必早赴幽冢，明日若負心，終爲泉下鬼，錦瓊呼曰，兄真無力量，今番又復空行，奇曰，姊姊逼人，因以手撞床柱，生及袍待穩睡，至天明，含羞不起，瓊再三開諭，乃斂容下床，時生已去，瓊問今宵之約何如，奇笑而點首，是日三姬皆感粧，生爲開佳宴，日前生僦趙室，俱無一人居住，母親從父宦游，生亦議婚未娶，因此得恣逸遊，邀姬重壁過去，設案，當天詛盟，是時詩詞皆錦代製，姊先製姊妹

三人告詞以命拜參，當天焚奏其詞曰。

維辛酉，四月十九日，同心人趙錦娘，李瓊姐，陳奇妹，虔設名香，上告月府之神，曰：竊以女生人世，魂托月華，是太陰之精靈，實微軀之司命也。錦等三人，締爲姊妹，如負月前之誓，決受月府之誅。明月在天，府垂昭鑒。

又製與生同盟告詞，羅列展拜，上告宵蒼，其詞曰。

維重生作噩之歲，正陽穀旦之時，同心人白錦雲，趙錦娘，李瓊姐，陳奇妹，皆結髮交也。荷天意之玉成，諒月老之主定，男若負女，當天而骨露形鋪，女若負男，見月而魂亡魄化。煌煌月府，皎皎照臨。

白生奇姊佳會

是夕四人共歡，三鼓罷筵，瓊奇先歸綉房，生錦共徹骰，奇含羞縮，欲背前言，瓊曰：盟誓在前，豈敢相責，奇執瓊手曰：眞個羞人，將奈之何，瓊爲徹去金花，奇又不解羅帶，瓊笑曰：吾妹有何福德，起動十七歲小姐，作媒婆耶，妹夫來矣，衣帶快解，生亦突至，奇笑而從，因蒙被而眠，瓊視生曰：慎勿輕狂，嫩花初吐也，生笑而登床，只見雲雨之際，一段甘香，人間未有，佞略點花，卽見腥紅，生取而驗之，奇轉身遽起，謂生曰：十五歲養成，爲兄所破，何顏見吾母乎，皆姊姊誤我也，生細細溫存，輕輕痛惜，待意稍動，乃敢求歡，奇曰：只此足矣，何必復然，生曰：此是採花，未行雲雨，二姬雅態，妹所悉聞，若不盡

情，卽喪吾命，奇不得已，乃復允從，但見芳心雖動，花蕊未開，驟雨初施，何堪忍耐，乍京乍就，心欲進而不能，萬阻千推，口欲言而羞縮，愁眉重蹙，半臉斜偎，篤桃推推頂寬，還鬆雲髻，玉肌浪神，好生不快，風情雖且嬌態之固然，養其花英之未滿，生亦輕試，未敢縱行，但得半開，已爲至願，須與雲散，香汗如珠，益其相愛之情，固恨於肺腑，而含羞之態，自露于容顏，固問真情，再三不應，貼胸交股而臥，不覺樵樓五更，瓊姊舉燈來曰：「吾妹得無倦乎？」生興大發，拽瓊登床，盡展其未展之趣，瓊亦樂此快樂之情，直益然滿面春，不復爲嬌羞態矣。旣罷，奇亦曰：「姊姊得無倦乎？」瓊曰：「但不知妹之苦耳。」三人笑謔，忽爾歡睡，日晏不起，奇姊之母陳氏夫人也在外扣門甚急，錦忙速喚，二人方醒，生自重壁逃去，尤幸夫人不覺，瓊因給之曰：「五更起工，因困倦就枕耳。」夫人諭奇姊曰：「汝與大姐雖表姊妹，而事難相倚，當如同胞，須宜勤習女工，不可忘生是非，輕露頭面，昨趙姨欲汝三人同爨，不令女僕往來，此習勤一大端，吾亦聞之，自喜，少傾瓊祖母亦至，見此姬猶未梳粧，責瓊曰：「雞鳴梳洗，女流之例，此時尙爾，何可見人？」瓊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復就枕耳。」二母信之而回，瓊奇胆幾破矣，奇甚懷恨，瓊亦報然，相對無言，臨鏡不樂，奇曰：「自今痛改前過。」瓊曰：「我亦深覺昨非，錦隔牆呼曰：「只恐白郎來，芳心又照舊矣。」奇曰：「四姐固功之首，亦罪之魁。」錦笑曰：「吾罪誠深，須宜出首。」奇曰：「姊首何人？」錦曰：「專首二姬。」奇曰：「有何可据？」錦曰：「詩句尙存。」瓊曰：「我與汝姊妹連和，從今作清白世界。」錦笑曰：「江漢以濯之，不

可清也，秋陽以暴之，不可白也，奇曰：我入奉侍慈母，不理許多閑非，錦曰：不過三五更，復想敝佳期矣，不覺發笑，錦娘啓扉而入曰：我欲爲白奇製雙履，願二妹共助樂成，瓊曰：謹依來命，奇曰：吾勿能也，錦曰：吾妹吾未知趣，他日偏爾向前，共笑而能於是，錦娘製履，二妹協功，日暮倦勤，共成聯句，惟瓊首倡，爲五言排律云。

四月朱明候，李陽和乍雨，天榴花紅似火，（趙）荷葉綠鋪天，公子遊瓊草，（陳）奇英奉碧泉，（李）花香透坐筵，雲鐘敲清韻，（趙）錦瑟奏初絃，意馬牢牢繫，（陳）心猿蕩蕩牽，多情慵針線，（李）得趨賦詩編，蝴蝶台前舞，鸞央水上連，願爲連意樹，合作並頭蓮，信誓深銀海，風流滿玉川，女君如何作，司馬亦稱賢，爲製綠雙履，高高步紫烟。

錦笑曰：二姊口硬似鉄，心軟如棉，奇曰：何以知之，錦曰：看詩便知，奇笑曰：君子戲言，不可戲筆，瓊笑曰：可是可是，是夜生以朋友，邀飲不至，三姬無限恟惶，坐至四更，方登床，及至雞鳴，方梳洗矣，生醉醒，勝不痛恨，清晨卽詣瓊房，冀圖一會，告以衷情，不意三姬各去候母，生疑事機洩發，又懼心意變遷，題詩示瓊曰。

酩酊不知夜，醒來恨殺人，洞房空久坐，不見白花春。

生坐久，不見三姬，又欲候文宗揭曉，悵悵而去，瓊歸見詩笑曰：白郎夜間被酒，今朝無限恟惶，奇笑

曰，他醉猶他醉，我醒還自醒，錦笑曰，昨宵既醉酒，今要夜間迷花，少傾家僮來報，文宗發案，趙母令人去探消息，三姬相對，沉思側側耳，欲聞真信，久之奇曰，白哥卽有探花手段，必有折桂才能，此行決應高選，不須姊姊猜疑，瓊笑曰，汝是座上觀音說話，自然靈聖，錦笑曰，他只一夜夫妻，識破十年學問，奇帶羞含笑，時午膳猶未畢，家僮入報趙母曰，白家大叔考取憂等矣，趙母甚喜，來報三姬，錦瓊奇俱白奇，亦帶冷笑，趙母既退，錦瓊戲掖上坐曰，奇阿妹真觀音也，每事遂拜問焉，歡笑而罷，是日黃昏時候，白生歸入，見趙母，因請見李老夫人，及陳夫人曰，好個清年秀才，他日必成偉器，生以所賞銀花獻之趙母，趙母分賜三姬，各粧爲七寶花勝，奇姐一枝，尤加巧麗，瓊姐戲以詞曰，名憶王孫。

姮娥神已屬王孫，對花神久斷魂，燕語鶯花不忍聞，想越昏花，勝鮮妍獨倚門。

四美連床夜雨

是夕入三姬之室，談笑盡懽，不覺樵樓起鼓，錦對瓊曰，二姐尙未知趣，今夜當使盡情，乃相與白郎解帶，一與奇姐解裙，勒之共臥，奇姐固辭，錦曰，自此以始，先小後大，以此爲趣，勿相推辭，生然之，但見登床之時，輕情痛惜，雲雨之際，細語護持，女須有深情，但未堪任重，花心半動，桃口含芳，生略動移，那難忍耐，生曰，但喚我作擅郎，吾自當釋手，奇固推遜，全進益深，奇不得已曰，才卽且放手，生被奇

痛惜數言，不覺情盡洩出矣，相抱睡熟，漏下三鼓，錦來呼曰：瓊姐，相候多時如何，甘心熟睡，生與錦去，卽登瓊榻，徑行雲雨，兩情俱動，百戰不休，瓊曰：願君安息片時，相與談話爲樂，因詢奇住興，生細道真情，瓊聞言心動，生雅興彌堅，于是復爲蜂蝶交，前後風雲四百戰矣，及罷，瓊謂生曰：君爲妾困倦如斯，妾不忍君去，但錦娘虛席已久，其將奈之何，時錦娘立在床前，摟抱同去，相對極歡，錦風月之態甚姣，生雲雨之情亦動，在生已知錦之興濃，在錦亦會生之情洩，鏖戰已久，錦亦求和，謂生曰：君風生甚佳，恣意已足，但欲姊妹同床之會，不知君尊意若何，生曰：此是人間之極歡，但恐二妹不允從耳，錦曰：吾給之使來，然以情語之耳，于是錦約瓊曰：白郎適來，發熱如何，是了，瓊方睡覺，聞言戰懼，卽起問安，被生摟抱，乃告以瓊意，瓊只得曲從，錦復給奇曰：白奇滿生發熱，瓊姐在彼問曰：汝何昏睡不動念乎，奇曰：今奈之何，錦曰：去問安便是，奇遽起，索衣不得其處，錦曰：快去快去，夜暮無妨，適至床前，被生摟抱，只得曲從，生刻求歡，三姬推讓不決，生銳意向錦，錦辭曰：欲不可縱，樂不可極，何愛二妹妙句，兄當與之聯詩，使妾得以與聞，亦平生之至願也，生曰：妙甚，卽在床上同吟，生爲首倡曰：

君不見瑤台，高映碧天來，(白)珠璣璀璨玉玲瓏，(趙)又不見襄王朝來飛白馬，(李)日暮又復跨青驄，(陳)乍雲乍雨迷花目，(白)羅襟飄揚揚輕風，(趙)沉香亭北花盈砌，(李)牡丹藥芍海棠紅，(陳)

觀花不飲心如醉，(白)醉倒花前月朦朧，(趙)一片芳作蝴蝶飛，(李)飛來飛去入花叢，(陳)美人茵
素紫羅綺，(白)語笑花間喜氣意，(趙)貽我珮環傳心悸，(李)復將心事托絲桐，(陳)柔情已爲奇花
動，(白)忙忙飛舞採花蜂，(趙)與君竊約先奔月，(李)森然大地廣寒宮，(白)廣寒月色皎，(白)報我
生寄爲，(趙)玉華露液濃，(李)相思夢來繞，(陳)錦花瓊氣節細羅，(白)趙主慷慨揚清歌，(趙)投桃
報李心深念，(李)雷陳契合樂何如，(陳)今夕何夕此良晤，(白)嬌來錦袖舞婆婆，(趙)球琳瓊玖敵
詩句，(李)奇詞清韵長吟哦，(陳)長吟哦時得句多，(白)九天牛與女此日共銀河，(趙)魚比目戲新
荷，(李)山盟長翠振巍峨，(陳)吁嗟五色雲靄霞，(白)艷妍好結同結帶，(趙)同心長繫碧天雲，(李)
勿使碧雲遊天外，(陳)雲油油不自由，(白)神魂飛蕩與雲流，(趙)中天明月長爲伴，(李)願伴千秋
與萬秋，(陳)我本翛然一鳳凰，(白)今朝相伴三鸞儔，(趙)願作在天憫比翼，(李)鳳雛對舞含姣羞，
(陳)奇英勿爲年華少，五百天緣猶未了，(白)夭桃今已吐春情，片片輕紅人芳沼，(趙)柳腰嬌弱不
奈風，風怒狂搖猶悄悄，(李)桃李不是瓊錦英，抱露春融情窈窕，(陳)愛花都作連枝香，和雨和雲到
天曉，從今不作舊夢思，同心齊唱姣人嬌。

次夕，遂爲同床之會，推錦爲先，錦縮含羞嬌，生曰，姊妹旣同歡同睡，必須盡情盡意，瓊曰，四妹何無
花月興，奇曰，四妹何不逞風流，於是生與錦共枕，錦亦無所顧忌，次及瓊妹，含羞無言，錦曰，吾眞花

月，何乃獨無言，奇曰：彼得意，自忘言也。瓊曰：如妹痛切，不得不言，可以次及。姬再三推阻，錦瓊共按玉肌，逼主人展住興。生曰：吾何忍如是，但見意即休耳。生勸二姬釋手，自與奇姐綢繆，輕快溫存，獲持痛惜。瓊曰：夫哥用精細工夫，生曰：吾亦因才而篤，自是而情已溢矣。至五更而睡覺，斜月照窗，生疑是天曙，喚三姬俱起，則明月在天，錦笑曰：月出皎令，姣人嬈矣。瓊笑曰：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奇笑曰：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，何瓊因請曰：君之歌賦，已得聞矣，妙曲芳詞，吾未之聞也。瓊笑曰：生曰：請命題。瓊曰：試調蝶戀花。何如？生曰：請刻韻。瓊因調東坡花褪殘紅，青杏小之章，因曰：君即此爲韻，試看可與東坡心韻頑否？生吟曰：

誰家寶鏡一輪小，拋向雲間，光遍羅幃，繞夜殘夜深今多少，玉露玲瓏濺花草。院宇深沉誰知道，瓊夢殘更却被佳人笑，恨斷楚天情悄悄，花暗蝶朦添煩惱。

瓊曰：甚妙。吾姊妹聯句，以和之何如？錦辭謝曰：非所長也。奇曰：縱使不工，亦紀佳會，何妨何妨。於是瓊爲首倡。

綠窗人醉月明小，（瓊）銀漢波澄乍向藍橋遶，奇。禁蝶朦濛春非少，（錦）淡淡巫雲掩瑤草，（瓊）不謂姮娥來知道，（奇）驚起東君自京還自笑，（錦）閒睡鴨啼怨聲情，幾番惹得多慷慨惱。

生嘆曰：真三妙也。此生何幸有此奇逢乎？因復就枕，談話衷情，不能盡述也。自是屢爲同床之會，極

樂無虞，不意笑語聲喧，囁耳，近有鄰姬者，隸卒之婦也，疑生爲內屬，安有女音，遂鑽穴窺之，俱得其情狀矣，是夕惟瓊奇在列，錦以小恙不與，次早生過其門，鄰婦呼生，大叔昨宵，可謂極樂矣，生詰其由，句句皆真，生不得已，奉金簪一根，來以絨口，婦笑曰，何容惠也，但着片心耳，生因歸告錦娘，且曰，姑勿與二妹知之，恐其羞赧難容也，錦曰，此婦不時來此，况有滔滔風情，兼有只着片心之言，不爲無意于君，君若愛身，不與一遇，機必露矣，君其圖之，生不得已，至晚徑詣隣婦之家，與作通宵之會，果兩得其真情，與生重誓絨口矣，是夕瓊奇噴生不至，候至三更，錦不以告，但言占四句，示之曰，誰知復誰知，花妖窗外窺花陰，月影動，猶自想花枝。

瓊奇驟京異哉，此言幸詳告我，錦曰，昨宵事露矣，白郎去矣，尙望同床會乎，于是爲道其詳，錦奇淚漣，自是同床會歡，生姬深知劍迹矣。

慶節上飲會飲

越五月五日，生爲趙母賀節，母亦置酒邀生，生辭李老夫人，陳夫人，各遣侍婢催之，生入謝曰，承諸大母厚意，但恐冒突尊顏，老夫人曰，彼此旅遇何妨，命三姬相見，瓊奇不出，生飲數盃，遽巡告退，老夫入曰，守禮之士也，趙母曰，此兒無苟言，苟動，眞讀書家法也，其親宦遊，無人照管，况當佳節，令其岑寂，吾心甚不安耳，于是復備一席，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飲，生製一詞，名曰浣溪沙。

晴天明水漲藍橋，畫鷁簫鼓鳴江皋，翩翩彩袖擁東郊，倚闌干悶繫懷抱，武陵溪畔燕歸巢，誰憐月影上花梢。

小哥默記其詞，歸爲夫人誦之，老夫人精于詞章，瓊之文史，皆老夫人手教者也，極口稱善，以示三姬，三姬聞之，悄然，老夫人曰：汝等不足白郎詩乎？未免謂其傷春太露耳，三姬微笑，少頃亦各散去，是夕生扣重壁小門，瓊奇固蔽不開，生扣既久，錦娘啓扉，二姬見生，淚下如雨，固問不應，相付恓惶，生知錦洩前言，再三開諭，生至三更，二姬乃曰：兄當原自愛身，吾等罪當萬死，既不能持之，于始復不能謹之，于終致使形迹易揚，醜聲外著，良可痛也，因相與泣，生曰：月前之誓，共以生死，况患難乎？卿不訕漸嬌之事乎？萬一不遂所懷，則嬌爲申死，由爲姣亡，夫復何恨？生卽剪髮爲誓曰：若不與諸妹相從，願死不娶，三姬亦斷髮爲誓曰：若不得與白郎相從，願死不嫁，生曰：吾之不聚，狎狂入山事卽休矣，卿之不嫁，奈何？瓊奇曰：吾二人幸未有所屬，當以此事明之，吾母哥或見憐幸也，不爾則自縊以謝君耳，寧以身見閻王，不以身事二姓，生謂錦曰：于卿則何如？錦誓曰：生死不相離，離則爲鬼，幽于君何如？生誓曰：始終不相異，異則受雷轟，于是四人相對盡歡，不復顧忌，十有三日，趙母誕辰也，生以厚儀上壽，且爲三母開筵，復請三姬同預燕席，李老夫人許之，時二姬亦上壽，壽鞋，壽帕，且稱觴焉，生筵適至，二姬趨避，李老夫人曰：相見無妨，趙姨之子，卽汝表兄也，蓋瓊奇之母，皆產於林

與趙母爲叔伯姊妹，故老夫人，有是言耳。二姬俱出相見，固遜不肯登筵。趙母曰：「幼女畏生客，我與之區處，於是置生席於堂之小廂，命小可侍焉，飲之半甜，生與小可出席勸酒。」老夫人曰：「酒不須勸，久聞高才，欲請一詞爲壽，何如？」生辭謝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已見浣溪沙矣。」生曰：「惶愧，遂請命題。」老夫人曰：「莫如千秋歲。」生復請刻韻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幼時尚記幸幼，安有塞垣秋神。」又報平安好之句，卽廣此韻。尤見奇才，生不暇思，卽揮毫曰：

綠陰芳草，黃鸝聲聲好。瑤台上華筵，表的的青鸞舞。王母霏顏笑，蟠桃也千歲。穠華渾不老。雅有玉山，推倒南極先來到。玄鶴壽良非小優游，乾坤裏添籌還了，未備五福彭錢讓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：「真好詞也。」喚瓊姐曰：「汝向時言能爲之，今尙能製乎？」瓊姊遜謝。夫人曰：「聊試一詞，以求教耳。」瓊因製詞曰：

玉堂瑤草，報到年年好。綺閣上瓊台表，蟠桃生滿樹，採擷眞堪笑。再結子，又是三千任不老。金樽頻傾倒，王母來鸞到。壽星高乾坤，小人在華筵表，勸酌猶未了。齊嵩祝萬年稱壽考。

呈上老夫人，夫人曰：「雷門市鼓，音响頓殊。」生曰：「奇才奇才，雲所遠護。」陳夫人向奇姐曰：「汝鎮日與大姊談詩，我不知云何。」今聊試汝，汝其勿辭。」奇出席，拜老夫人，與趙母曰：「獻笑獻笑，復拜生曰：『求教。』」老夫人曰：「不必論詩禮度，自過人矣。」奇製詞曰：

瑤池綠草近來長更好，朱明日暄人表，况此薰風候，登筵入喧笑，華筵開，共祝那人長不老。好懷盡傾倒，壽星都來到，乘龍客才非小，倚馬雄才萬言猶未了，漱芳諸長祝慈禕多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，妙哉詞也，可謂女學士矣，詩畢，各就位，錦娘請謝教，正於是，既奉三母之觴，復過生席，勸飲，時蘭香持茉莉花來，既獻三母，錦娘矣，一與瓊，瓊曰，送與小哥，一與奇，奇曰，送與白官人，蘭香遞與生，笑謂生曰，此花心動也，錦厭其言，嗔目視之，生亦不快，奇殊不知也，少頃罷筵，是夕生入三姬綉房，爲綢繆之會，與奇會畢，因謂曰，爾殊不檢點，詞中稱揚太過，奇曰，乃筆氣所至耳，又備述蘭香之言，奇遂大恚，次晨言之于母，母怒答蘭香，香曰，此言誠有，但戲與白郎言之，姊姊要得聞，必是白郎密以告姐，願夫人察之，夫人生疑，喚奇姐曰，云止謗莫如自修，奇姐復大恚，夫人共詰其得聞之由，奇姐語塞，錦適至曰，此言錦定得聞，故以告妹，蘭香自是言亦塞，陳夫人自此亦生疑矣。

涼亭水閣風流

數日後，陳夫人與趙母曰，天氣炎蒸，人咸染病，百花園涼亭水閣，可居三女於中，錮其出入何如，趙母然之，遂自瓊奇房後開門，恣其園亭逸樂，以爲外之房門謹嚴，而不知內之重壁爲便，雖諸待女頗有猜疑，亦竟不知，生出入之路，一日陳夫人語春英曰，無之內外，並不相見，又無待婢交通，即君何由得入，此一也，春初白郎常至，妾猶有疑，今無事輒數十日一來，此二也，且自三月冠警後，西帶諸

門俱嚴關鎖，雖侍婢不得往來，白郎能飛度耶？夫人之疑消，生姬每日于納涼亭中，歡謔間，亦多衰狎，獨瓊娘堅執不從，是月望日，生與錦奇在臨水閣中作樂，瓊姐不至，錦作書，令奇姐招之，瓊復書曰：拙劣表妹，李環姐斂衽啓覆。

四表姊粧次，卽晨夏景朱明，鶯花流艷，蓮白似六郎之一笑，榴紅擬飛之初粧，魚作態而戲金鈎，鳥沾嬌而穿細霧，納涼亭上，習習清風，臨水閣中，騰騰爽氣，誠佳景也，况有文君之色，真太之顏，愚闌笑語，潘安之貌，相如之才，撫景寫懷，豈不樂哉！然古人有言，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，樂不可極，樂極致哀，且媠媠豈端莊之度，淫蕩真醜陋之形，讀相鼠之賦，能不大爲寒心哉！姊女中英也，郎士中傑也，願相與念之。

奇姊持書來曰：鶯鶯不肯至，紅娘做不成，此書中有一片雲情雨意，要汝等跪聽宣讀，生長揖曰：好姐姐借我一觀，奇姊曰：要大姊深深展拜，錦拜曰：好妹妹借我一觀，奇姐出諸神中，生錦展讀笑曰：這雲情雨意，豈不害了相思，不會作紅娘，反會來賣乖，錦曰：好好拜一拜還我，生曰：我要替鶯鶯樓謔多時，大笑而罷，越十有七日，生聞其叔自荊州回，候接子都門之外，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，同在納涼亭上女工，飯後趙母具茶菓，遣侍女春英等，俱往省之，且密祝以瞰二姬所爲，奇姐蘭香呼門甚急，笑曰：此婢又來探消息矣，今日若無裝決，加之重刑，二姬笑曰：汝今日不懼他矣，及啓扉，諸婢

皆在，云趙母送茶，三姬談笑啜茗，蘭香步花陰，過柳徑穿曲堤，無處不至，奇姐索皮鞭以待，曰：以鞭馬之鞭，鞭此婢也。蘭香行至芳沿之旁，拍手笑曰：好笑好笑，有一蒂而開兩朵蓮花，奇姐令桂香喚之，至則令跪于地，奇曰：姐汝自小事我，我有何虧汝，汝乃以無形之事，生不情之謗，汝欲離間我母子耶？汝到亭中，衆皆侍立，汝乃馳逐東西，欲尋我顯跡耶？汝今尋着否？汝好好受責，蘭香叩首曰：姐是天上姮娥，蘭香是姮娥身邊一兔，兔恐姮娥薄蝕，無所依謗，乃愛護姐姐，獨至，故有前日之言，至如今日，因久不至亭中，偷閑遍閱佳景，豈有心伺察，如有此心，則罪當萬死，且姊妹女流豪傑，白郎文士英豪，豈是相配不過，但恐輕易失身，白郎視姐姐如牆花，姐姐望白郎在雲外，那時忙不及耳，蘭香同姐姐安樂，亦與姐姐共患難，安得不過計而曲防，奇曰：無端造謗，爾罪何如？蘭香曰：固知罪矣，然亦姐姐不自檢制耳，詩詞屬意，可疑一也，流目送情，可疑二也，分花相贈，可疑三也，衆人皆有此疑，蘭香安敢不告，若李瓊姐之端莊，趙四姐之嚴謹，安有此謗，奇姐大悲，鞭之流血，時瓊錦遊芳沼之濱，回告奇姐曰：沼中蓮花果開並蒂，此佳祥也，姑恕蘭香，同去一看，奇姐釋之，諸婢婦俱以並蒂蓮告于趙母，母喜邀李老夫人，陳夫人，同賞酒，既具，老夫人持杯視曰：老身一子，久官地方，致令女孩及笄未配，此老身之深慮也，今天賜佳祥，願寬快婿，只爲陳夫人祝曰：願奇姐早定良緣，又爲趙母祝曰：願小奇自得佳婦，時方登席，趙母請曰：有此佳祥，可召白生來看，老夫人與陳夫人有

不欲意，以趙母深愛，勉強從之，令秋英小珠往召，歸報曰：白大叔有客在，不知何事發怒。趙母曰：春英頗曉事，可往探之。復歸報曰：白大叔原配，會邊總小姐，今會老爺遠宦邊境，白老爺不欲大叔速去成親，會老爺不欲小姐遠歸，還想各有悔意。今年三月內，白老爺運糧入京，與會老爺相過，二人言競有書退悔，今白老爺遣大叔回家，爲大叔再議婚姻，因此發怒。趙母曰：大叔知我請他否？春英曰：他陪叔爺吃飯，卽來，少頃生至，且細白之三母。李老夫人曰：有如此才郎，何慮無妻？趙母笑曰：兒忽慮，我與汝爲媒，芳沿中有蓮並蒂，此是祥瑞，第往而觀之。生因與小哥同往，果見並蒂，生喜持甚，因慷慨飲酒，賦詩曰：

中夏正炎蒸，百花何明媚，可笑老天公，凌波浮天瑞，並蒂蓮花開，香風暗度來，瑤池遊王母，綺閣泛金壘，向人嬌欲語，酷以西施女，相對吳王宮，乘風相嬌倨，日分雙影流，風動樹枝浮，羞向孤鸞鏡，應知學並頭，莫作等閒賞，交枝芳沿上，瑞靄爲誰開，霞標著天榜，香韻遠並清，雙鷺柳外鳴，應與歧麥，同薦上玉京。

呈上李老夫人，夫人嘆曰：流麗清新，海內才華也。趙母笑曰：可當聘禮否？老夫人笑曰：錦娘曰：汝三姊妹聯和之，何如？二姬推讓，錦笑曰：但作不妨，曰：兄事同一家，萬勿爲異，二姬然之，錦首曰：

逢此仲夏景，花香柳自媚，（瓊）白沿已含流，雙蓮何並瑞，（奇）風吹昨夜開，渾疑天上文，（錦）爲汝登

他閣同茲泛樽疊，(瓊)潘妃渾不語，攜手湘江女，(奇)吳壁喜逢迎，二喬斜並偃，(錦)明沙水面流，盈盈含帶浮，翡翠雙飛翼，鴛鴦棲並頭，(奇)王母瑤池賞，雲車停水上，(錦)瑞宇已流春，天門初放榜，(瓊)應識笑葉清，那占丹鳳鳴，(奇)太常如可紀，圖此鬼神京，(錦)

老夫人見之笑曰，皆女英也，轉呈與生，生京嘆曰，諸妹才華近世莫此，生飲三酌，辭歸，母亦自是罷筵，是夕趙母語李老夫人曰，鄙意欲以白郎配京何如耳，在夫人亦極口贊成之，李老夫人曰，吾意恐其事未真，議未定，且未識此，生意向何如，趙母曰，然姑勿言，待其媒意之時，方可與言及此，李老夫人曰，此事成也亦天，不成亦天也，春英聞此語，以告錦娘，錦密以告生，且曰，兄可多遣媒博採，令若夫人聞之，彼乃無疑，自當見許，生深然之，陳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之意，但以相鉅六歲，心內遲疑，蘭香乘間曰，婢送茶來，被姊鞭撻，雖至流血，亦無怨心，但蘭香細看姊姊，卻是有心白郎，莫若早以配之，則一雙兩好，天然無比，夫人曰，豈有是事，汝勿多言。

玉腕卜締姻媿

生數日以叔在，不敢輕入瓊室，叔亦遣媒人求親，是夕生入錦房，與二姬面議，因曰瓊妹，奇妹，皆吾所欲，但勢難兼得，爲之奈何，錦曰，吾觀二妹所議，異章皆歸于君，但不知誰先進耳，以鄙見論之，此事畢竟皆天也，非人所能爲也，瓊讓之奇，奇之讓瓊，各出誓言，懇懇切切，錦曰，勿推讓吾爲汝分之，今

宵焚香，疏告于天，各書其名，感以玉腕，先得者，今日議婚，後得者，異日設策，非一舉而得雙鳳之名乎？生每日爲之縈懷，聞錦言而深是之，遂具告天之疏，一掣得但瓊姐之名，竒笑曰：「使吾妹爲良臣，吾爲忠臣，不亦美乎？」于是四人定計，翌日，生言于叔，遣鄰婦爲媒，言于趙母，趙母以告李老夫人，夫人許之，擇日過聘，趙母爲具白金四十兩，金花表裏二對，皆趙母所出也，鄰婦執伐持書于李老夫人，其詞曰：

辰下雙沼，花開九天，瑞應生，竊計之，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？仙闕流芳矣，令子老先生，其千葉之綠荷乎？海內流陰矣，令孫女其霞標之菡萏乎？綉閣新香矣，茲者雙花並蒂，瑞出一池，豈猶子景雲，果有三生之夢，乃應此合璧之竒耶？家兄遠宦命，主盟，趙母執柯，兼隆金幣，綠羅永結，貺實敗於百朋，瓜葛初浮，瑞長流于萬葉。

李夫人捧讀，不勝欣慰，遂援筆說曰：

卽辰玉池獻瑞，開並蒂之蓮花，老身舉酒祝天，願孫女得快婿，豈是瑞不遠于三時，慶遂成於一日，實惟執事名門豪傑，令兄天表鳳凰，而令姪又非池中物也，何幸如之，然蓮有三善焉，出於泥而不濁，其君子之清修乎？擢雲錦與雲標，其君子之德容乎？香雖遠而益清，其君子之徽譽乎？願令如則而象之，老身有餘榮矣，觀蠟炬之生花，知百年之占鳳，聞鶉媒之報吉，兆萬葉之長春。

生得書喜甚，鄰婦乘間戲生曰：小姊見書，喜動顏色，官人睡穩，不怕潛窺矣。生累日延客置酒，瓊密經晝，整在有條，老夫人甚覺其私，但付之不聞。奇姐雖自劍職，與生情好益篤，陰自刺其雙臂，左有生爲白郎妻之句，右有死爲白家鬼之句，生是夕見之，痛惜不已。雙淚交流，苦無聊賴，自投於床，瓊因勸奇與之同床，生終夜淚傾如雨，自是與奇爲益密矣。暇閒談論，奇謂瓊曰：吾未知逮事，白兄與否，然感此繾綣之情，雖糜骨何恨。瓊曰：除非我死，姊妹便休。若得事白郎，必不致妹失所。錦隔壁呼曰：可令我失所乎。瓊笑曰：二人同功一體，安有彼此之殊。錦笑曰：云吾妹念我否。瓊曰：成我之恩，與生我者，並豈不念功。三人復大笑。自此生奇加意綢繆，又約玩月。錦瓊亦體生意，恣慰勲時，諸婢無不聞知，但皆不敢啓口。惟蘭香自持養媳，每在生前沾嬌，生累訶之，因此情事陰洩其机，至是爲奇姐所惡，亦不敢言。錦瓊善自珍藏，內外不甚露覺，自是南風轉西，九秋勝會，桂有華而擎月宮，姮娥窺下廣寒，槐奏黃而舞天風，英俊忙馳來道，生整治行裝，入秋聞應試，與姬相別，無限傷情，三姬共裝秋衣一套，履襪一雙，綠玉之珮，黃金之簪，諸所應用，無不俱備。瓊姐製詩曰：

良人將離別，淚洒眼中血，杜宇慘悲鳴，秋蟬淒更咽，此情只自知，更對誰人說，願步入蟬宮，桂花手中撥。

奇姐製詩曰。

欲別猶未別，淚珠先流血，訴短及道長，既哽又復咽，不向夫君言，更對誰人說，惟願折桂枝，高高雙手撥。

錦亦製詩曰

人別心未別，謾將苦流血，我困夫君懷，聊爲妾身咽，行矣且勿行，說了又還說，折桂須早撥，牆花莫去撥。

老夫人，趙母，李夫人，各厚贈，諸親友皆贈之，白住至省，溫習經書，屆期入試，然慕念二姬，末嘗少置，而姬亦於晨夕之下，對景無不傷情，乃至寐多之思，亦多敍憂離之想，生以三試既畢，遣仆低家問安，既奉三母珍奇，亦魄三姬花勝，致書懇切，不能盡述也，錦瓊見喜慰，奇姐轉加慘悽，報書曰。

妾陳奇姐，斂衽復書於夫君，白潢源解元文几，夏光已云邁矣，秋宇何淒涼也，每中夜涼風四起，孤雁悲鳴，則伏枕泪零，幾至斷絕，聽砧杵之音，怒焉如擣，聆蟾鐸之響，如有隱憂，此時此情，何可殫述，緬想洒落之人，寤識憂愁之狀否耶，自昔烏山邂逅，繼以月下深盟，妾謂事無始終，將送微命，君謂此頭可斷，鄙意不渝，懇懇殷殷，將意君即妾也，妾即君也，水宿與俱，雲飛與俱，偶隔一日，即想切三秋，今言別三十日矣，其殆九十秋，與情胡不切，泪胡不零，天乎吾何，何不爲涼風，時時與君相傍，天乎，吾何不爲飛鳥，日日向君悲鳴乎，妾與君誓矣，與君言矣，諒君不見信矣，第恐時時乖違，机事傍午，

將欲明之於母，又恐母不見憐，將欲訴之於人，又恐旁人嗤笑，訊天天不問也。問花花無語也，其所
以自圖，惟自樹立者，惟有身死，可以塞責，然死如有知，乘風委露，與君皆周旋，目乃瞑矣，死如無知，
與草木同朽腐焉，則又不知久在人世，萬一可以見君之爲愈也，然此身實君之身，身不在君，則有
死無二，如或惜死貪生，輕身喪節，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，君得爲我圖之，存沒之誠，此
言盡矣，臨書流淚，不能復陳，承惠玉粉胭脂翠羽花勝，雖爲覩物，思人之助，實增誰識爲容之悲，附
以海物，願君加餐，兼以涼鞋，願利攸往，但惟棘爲魁選，海宇揚名，是妾有三人之至願也。

生僕至授生書，生方與諸友燕集，展視未完，不能自禁，涕泣嗚咽，友見其書，無不嗟嘆，因曰：有此懇切，
無愧潢源之重傷情也，爲叩所由，生不以告，自是功名之必頓釋，故人之念益殷矣，月終揭曉，生雖
名落孫山之外，全不介懷，遂策馬爲抵家之行，與姬復會，然生之別時，祝奇姐曰：吾若得意而歸，明
與尊堂關說，懇求姻眷，必遂所懷，以此牽情心恆快快，然三姬見生之歸，如膠附漆，諸母因生之至
亦喜動顏容，是夕過重壁小門，仍爲同床之會，生中夜長嘆，錦撫之曰：功名有分，何心介懷，瓊曰：郎
非爲此繫懷，只爲吾妹切念，生曰：子真知我心者，爲之奈何，瓊曰：吾與大姊有妙計矣，生曰：願聞，瓊
曰：兄將來必有並頭之行日，先具婚書一紙，表裏一端，白金四錠，付與吾妹，俟君行後，陳姨必將議
婚，吾二人決以實告，並以吾妹觀臂上刺文示之，然後上金幣婚書，則陳姨不得曰：事端可諧，奇笑

曰計則奇矣，但顏之厚矣，錦笑曰：如此可成，面皮可剝也。生曰：向實爲奇姐縈懷，今聞計心釋然矣，自是留戀月餘，歡好尤篤。生父命僕來探秋閣之信，且命早至荊州，生不得已起行，陳夫人謂生曰：此行未知得再見否，因相對嗚咽，兩不能勝。生揮泪曰：姨娘幸勿開此不利之言，生願娘姨天長地久，既有骨肉之恩，必頂共山之戴。陳夫人復流涕曰：我生寡子單，仗提攜，生曰：敢不從命。夫人流涕而入，三姬相送，凄慘詩詞悲怨，諸母臨別，殷勤致贈甚厚，及其策馬在途，舉自有三河之異，飛舟迅速，臨切風月之懷，發諸咏歌之詞，皆戀故人之語，則生之思姬何如，姬之思生亦如是矣。

錦娘割股救親

時維臘月，寒氣逼人，趙母體羸，忽膺重病，三姬無措，請禱乎天，各願減壽，以益母年，未見效也。錦夜半開門，當天割股，瓊奇見其久而不返，密往窺之，乃知其由，嗣是和藥以進，母病遂愈。室人聞之，云其事於郡縣，旌曰孝門之女，有詞曰：

烏山遙對華山西，花外風清鳥自啼，已見文華推多士，那知節義屬深閨，剖心從古忠名舊，割股於今姓氏徽，旌別聖母行處有，誰踵芳躅映文奎。

趙母置酒，諸眷賀畢，有楊把總者，聞錦娘之美，亦備禮稱慶，以白金二十兩，爲趙母壽，欲求見錦娘，錦娘既卻其金，又不之見，楊欲以物扶之見，令鄰人揚言且陷，以兼金厚利，錦娘曰：又爲我語，刀軍

我頭可斷，身不可見也，揚權而止。是時三姬皆以志節，更相衿奮，自生別後，不施脂粉，不出閨門，雖端月千門佳麗，三姬處之淡如，元宵樂地繁華，三姬不出遊玩，其操守如此。生自抵荊州後，既見父母，益念三姬，乃請于父曰：「李老夫人，外大母也，殷勤主婚，蓋遣人致諫焉，並候動履，且訂婚期。」父許之，生備金幣遣仆歸，訪三母，且致書三姬，其書曰：

同心人白景雲，奉書于三美人粧次，雲情今何幸哉！昔時尊貴，王公得一女嫵焉，猶可以流聲千古，况雲兼有其三哉！皆天曹神女仙籍，美姬色殊絕方，丈詢春花，詞映秋水，才超衆矣，堅貞如金玉，洒落類風霞，氣概英達矣，而雲方幸，綢繆之際，又聞變做之言，其所以相親相期，相憐相念，又曰：「細緼焉，則神遊於美人之天雲，此生何幸哉！追異曩時，倚玉於芳欄，偷香於水閣，馨入閨，未有之歡，極人生不窮之趣，美矣至矣，然此猶爲竊樂之會，今皆締爲月中之人，則月下深盟，其真無負五百天緣，悠悠未了也，欣切欣切，萬里片心，但欲三妹勤事諸母，奇妹音言未聞，且夕懸注，想念確情，篤則天下事，因可兩言而決也，急聞急聞，身在荊州，神在桑梓之此，情必見諒矣，無多俗談，儀在別啓，中炤入瓊母得書甚喜，款仆於外，時有朱姓者，貴宦方伯之家，與奇同鄉，有子年方弱冠，聞奇之美，命媒求姻，陳夫人初未之許，後偶見朱氏子，貌美而慧，遂許焉，擇日欲報聘，奇姐忽稱絕，粒者三日，夫人惶懼，泣問其由，瓊以實情告之，夫人曰：「焉有此事，門禁森嚴，白郎能飛席耶？」瓊曰：「不信此言，請看奇妹兩

臂，陳夫人見之駭曰：白郎在時，何不與我言之，今縱不嫁朱氏，後置此女何地？瓊曰：妹與白郎慇懃盟誓，生死相隨，決不相背。夫人曰：痴心男子，誓何足信？瓊遂啓其箱，出白金四十兩，表裏各二對，婚書一紙，曰：此皆白郎奉以爲信者也。夫人曰：是固然矣。天長地久，汝姊妹何以和與？瓊察而指天曰：瓊如有二心，隨卽天誅地滅，願我姨娘早賜曲從。夫人曰：我將不從，何如？瓊曰：瓊已與若決矣。娘姨不從，則妹命盡在今夕。夫人墮泪徐曰：癡兒汝罪當死，虧我守此多年，一亦無可奈何，只抱羞忍恥耳。此事錦娘知否？瓊曰：不知也。夫子因撫奇身曰：汝私與白郎，非慕曰郎才貌乎？朱氏之子，俊雅聰慧，將爲一世偉人，以我觀之，殆過於白郎矣。奇不對。瓊曰：妹失於白郎，既有罪矣，更委身於二姓，是蕩子也，何足羨哉。夫人點首曰：是固是矣，從今吾不強矣。但禮幣未受，瓊猶有疑，固告於二母。二母親奉禮幣，勸陳夫受之。夫人尙有赦容。夫人曰：天下之事，有經有權，善用權者，可以濟給，不爾便多事矣。陳夫人因呼蘭香置酒，以謝二母。且曰：早信此婢，無今日之禍矣。三母卽席，錦娘奉杯，而奇不出，乃獨坐小榻。奇姻事旣定，陳夫人復書於生，錦奇亦以書達生，遂遣仆歸荊州矣。

奇姐臨難死節

是時陳夫人，以兵變消息，歸於本鄉，不幸遭洽旬奇，往省之未數日，寇邊復作，遂遣奇入城嗣。是盜益熾，母病益篤，欲昇入城，則亟不可動。奇聞變，號哭步行往省，瓊執奇手曰：盜賊充斥，妹未可行。奇曰：

我寧死於賊，豈忍不見母暝，因絕裙而行，及抵家，寇稍寧息，奇知母不諱，去爲置辦棺衾，比至二更，聞官兵大至，衆喜以爲無虞，至五更，方知卽是賊兵，雞鳴遂圍渾江，剽劫男婦數百，三賊突入，隨夫
人之房，見夫人病臥，欲逼之行，夫人不能起，抽刀欲兵之，奇已逃在密處，遂呼曰：勿動手，我代之，遂
出見賊，賊見其天恣國色，歡喜特甚，遂掠以行，並擄蘭香及家僮數人而去，時陳夫人在床，猶未瞑
目也，賊聞官兵欲至，飯後退市新升橋，至河泊宦置，將所擄男女，盡其禁中，奇姐謂蘭香及家僮曰：
我爲母病來，豈知爲母死，我若不死，必被賊污，異日何以見白郎乎？乃咬破血書於壁上曰：

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猶未歸，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，甘爲綱常死，誰言名節虧，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
飛。

題畢，謂蘭香家僮曰：吾母子相從於地下矣，汝輩得歸，可與小姐善事白郎，復謂蘭香曰：吾當急死，
稍遲欲死不能矣，正語間，卽向裙中所藏剃刀，以刎其頭，以刎頸，遂倒臥血流滿地，蘭香哭之，而寇
賊來，怒殺蘭香，因詢其由，鄉鄰述賊曰：我誤矣，此節孝女也，勿污其名，于是昇置而之，署後月臺之
上，以紅綾被覆之，相與環泣，其節孝之感人如此，是夕有人來報，錦以舉家號痛不已，瓊姐願以百
金與賊，管贖其屍，衆懼不敢往，次日早報官兵殺退賊矣，又報陳夫人卽世，瓊姐帶秋英，新妹小妹
往收其屍，錦娘帶春英，殯殮陳夫人，時瓊號泣登台，未至五步，尙聞奇姐長嘆一聲，駭曰：吾妹尚無

羔，急往撫之，則見其氣已絕，顏色如生，尙帶笑顏。瓊曰：吾妹甘心死乎？因令人舁歸，與陳夫人同殮。上尋蘭香之屍，則爲賊弄至水中，無復存矣。瓊姐讀其血題之詩，號泣仆地，絕而復甦。瓊姐如陳夫人之家，與錦娘備辦棺殮，住見備弔客盈門，二女親已執喪，越三日，各爲文弔之，爲詞曰：

嗚呼哀哉，吾妹死矣，吾不忍言也。吾與妹歲距三週，居違五里，七歲先同遊，十襁會同學，吾母與若母，兄弟也，吾父與若父，連襟也。汝年十四，吾年十六，卽聞兵變，惟時汝父先逝，吾父宦遊，吾祖母與若母，虞吾二人居鄉莫便也，乃卽趙母之居居焉，坐則共榻，臥則同床，食則同甘苦，殆今己三年矣，幸得錦姊朝夕綢繆，兼以諸母慇懃教道，吾二人亦欣欣然，至忘形駭，嗣是共遇白卽，以骨肉之親，而重之以山河之誓，旋復同締姻雅，以絲羅之舊，而聯之以五百年之緣，將謂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矣，金石莫移也，詎意笑語方懸於匙筋之間，淒慘卽見於須臾之際，妹愛母心切，不暇顧身，吾慶妹情眞臨曳裾，豈知裾絕，而吾妹去，妹去而禍變臨，賊刃若母妹，安得不出，吾妹旣出，身安得不死，然道賊之時，營實也，妹不死於寅者，將爲全母之計，過此則卯也，夫妹不死於卯者，必具隄防之深，及入營則辰也，方入營，而吾妹死矣，釋此不死，妹則甯有死時乎？然聞妹將死之時，慷慨賦詩，詩細譯之，其首曰：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狄未歸，孝節見於詞矣。次曰：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，慷慨以身殷矣，甘爲綱常死，誰去名節虧，舍身而取義，及其未曰：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飛，戀戀不忘矣，苦矣是詩也。

賦人獨自哀憐，况人乎，人見之猶自慘切，况瓊乎，瓊見之亦無可如何也，使吾郎君見之，其悲哀痛之，又若何耶，吾恐白郎爲汝傷生，則吾爲汝殞命矣，嗚呼痛哉，且吾今日所以不死者，誠懼傷君之生，益重妹不瞑之目，古人有死於十五年時已前者，固已存孤，有死於十五年之後者，亦以存趙，瓊之心獨是也，妹氏諒我心乎，嗚呼已矣，財目枯矣，吾言不再矣，然尚有言焉，白郎尙歸，倘不能爲兒女，姑息之愛，而爲丈夫萬世之謀，吾卽汝平時玩妙珍寶，市田若干，永爲祭墓之需，高大窆窆，永爲同穴之計，則相離於今時者，當相合於永世，郭謂九泉之下，非吾聚樂之處耶，嗟夫展哉，妹之容顏，比秋月矣，文采若春花矣，性情類清風矣，節氣傲秋霜矣，孝誠動天地矣，余何忍言哉，余何能言矣，嗚呼長江淒淒，寒風烈烈，山嶽幽陰，天地昏黑，欲見衆除非夢中不可着，汝若至楚，見白郎道我肝腸片片裂。

錦娘亦有哀詞，其愁怨悽慘之狀，不下於瓊，但不悉盡載也，二母亦來會怪之弟，同吊，其弟甫七歲，趙母爲之鞠育，喪事畢，二母二姬俱入城，淒涼之態，何可盡述，生在州荆，遙望老仆不至，想見三姬甚殷，父母遣生歸畢姻，瓊父母亦遣仆來會姻期，生遂聽其叔，束裝爲歸計矣，白生原配會邊總之女，字徽音者，賦性貞烈，才貌超羣，精通經史，尤善歌詞，酷愛烈女傳之書，日玩不釋，聞其父與白氏悔親，將再醮吳總兵之子，遂獨坐小樓，身衣白練，五日不食，父母見其亟也，誨之其故，因給之曰，吾從

汝志豈不復然，徽音乃漸起飲食，吳之才名大烈，亦將中豪傑，善用馬中飛劍，擲箭凌節，遶身承接，妙捷如神，邊庭敬之畏之，邊總欲使徽音見其才能，謀媒人於正月中庭，開角觥會，令佳人悉升樓聚觀，見其大烈坐於金鞍之上，衣文錦之袍，容如傅粉，唇若塗硃，擲劍倒迎，飛鎗轉接，衆皆美其才能，又復悅其美貌，女徐問於侍婢曰：此何小將軍也？柳青答曰：吳總兵公子也，女即背坐不觀，次日又遣兄弟道意，復賦閨怨以見志，其詞曰：

怨中閨之沉寥兮，羌獨處而蕭蕭，心佗僚而若難兮，乃懷恨而無聊，悼余生之不辰兮，與草木而同彫，天窈窕而四黑兮，雲幽幽而邊霄，雷轟轟而折裂，風蕩蕩而飄搖，豈子志之獨愚兮，乃撫景而迢迢，爰伊人之不擇兮，卽芳莖爲菰苧，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，乃薰柱而申椒，鳥南飛而若有所栖兮，聲嚶嚶而鳴喬，余明茲之不若兮，有朔風之灑灑，聞嬌音以哀吟兮，悵烏山之相近，問桑梓之何在兮，更蹇修而迢遙，中庭望之有藹兮，湛溘死而自焦，余非舍此取彼兮，慮綱常而日周，誰能身事二姓兮，仰前哲之昭昭，余旣稱名于夫婦兮，敢糜軼而改輶，芳芳烈烈非吾願兮，望白雲于詰朝，縱雲龍而莫予顧兮，甘對月而魂消，天乎予之故也，何怨中閨之沉寥。

閨賦旣成，遂貼於樓上，坐臥而誦之，五日不食，父母京訝，乃遣其弟二郎，奉勅差往江南勾軍，并送徽音歸家完娶，臨行戒之曰：我前日退書旣至，白郎再配無疑，若願拚娶，元之無妨，若不相成，訟之官

府安之事難遙度千里之外，汝自裁之，從行侍女二人，柳青香蓮也。童卒二人，熊次丁鸞也。二郎馳驛還鄉，白馬雕鞍，強弓利箭，衆皆以爲邊師，無敢近者。生回家至中途，偶與相遇，見彼人強馬壯，車騎森闐，遂踵其迹而行。比至郵亭，見一女下車，綽約似仙女，問力士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會邊總老爺小姐。」回家完親，生疑問叔曰：「徽音回家完親，不知更適何姓，請往視之。」因戒仆曰：「勿露我姓名，生遂投刺，更以姓用。」二郎延入相見，生問曰：「鄉大人自何來？」二郎曰：「遼邊。」生又曰：「今何往？」二郎曰：「奉刺回家。」生又曰：「貴幹？」二郎曰：「勾香軍伍。」生曰：「亦帶寶眷耶？」二郎曰：「送舍妹還鄉成親。」生曰：「令妹夫何姓？」二郎曰：「庠生白景雲。」生曰：「此兄娶李辰州之女，二月已成親矣。」二郎曰：「兄何以知之？」生曰：「家君與之同宦荊州，故備知其詳耳。」二郎曰：「既知其詳，愚不敢隱，因述其終始。」生笑曰：「以尊翁之貴，令妹之賢，何懼配無公侯，乃關情於白氏之子乎？」二郎又誦其妹閨賦之章，及夫不適二姓之意，生嘖嘖嘆賞，復請二郎再誦。生一一記之。二郎曰：「兄之聰穎無出其右，因留飲焉，相對盡歡。」及二郎回拜，與叔相見，盡列珍羞暢飲，自此同行道上，綢繆不啻兄弟。二郎俱以實言，生終不以實告。叔見徽音節操，勸生並娶。生曰：「姪非不欲，但既與奇姐深盟，此時必須兩娶，倘一娶其三，獲罪於士婦，見非干公議。雖父母謂我，何且此女來，必真心，二郎未必實語，雲將探其真情，抵家再作區處。」次日令其叔結以二郎曰：「舍姪實未議親，令妹若肯就，就甚所願也。」二郎曰：「但恐妹不從耳。」二郎從容爲妹言之，徽音喚

柳青曰，取水來洗耳，吾不聽污言也，因以一求姻詩進，徽音見之，呼蓮香曰，取水來洗目，吾不觀污詞也，吾兄再談此話，送吾命江中，自是二郎不敢言，生亦不敢諛，然生雖有敬慕徽音之意，而不敢爲三人訛娶之謀，日夜展轉，無可奈何，一日將抵家，與二郎別曰，吾實與兄言，白郎吾表親，事必與我謀，今白郎已娶瓊姐爲妻，更有情人奇姐爲次，若今妹去，置之何地，若令妹居長，彼不甘心，若令妹居下，堂堂小姐，豈後他人，以我計之，惟有三人共結姊妹，可以長助和氣，不知尊意若何，言既畢，因誓不欺，二郎乃與徽音共議，復於生曰，家姐身常綱常，非貪逸欲，若見白郎，可免失身之患，若論長幼，汝亦無意分爭，生曰，如此善矣，翌日相別，自荊州至家，與老仆途中相遇，已言奇姐事，譜至日，入見老夫人，趙母矣，錦姐出見，面慘流淚，生甚快之，因問奇姐，及陳夫人，老夫人給以在鄉，生見錦娘慘容，力問其故，趙母不得已言之，生大號痛，昏絕仆地，扶入臥房，昏睡不省，老夫人祝錦娘曰，此生遠歸，傷情特甚，汝爲兄妹，便可往省，萬一失措，將奈之何，是夕錦率諸婢，奉侍左右，生殊不與交言，終夜號泣飲水，次早往鄉祭墓，錦瓊懼其傷生也，遣春英新珠侍之，生見柩卽仆地，移時方甦，如是者四，生之見叔其甚也，代爲祭墓，擁生肩與以歸，生二日不食矣，老夫人榜徨，親手進食，生不視，老夫人悲曰，汝欲斃身老乎，旣知有陳姨，亦知有我，旣知有奇姐，亦知有瓊，且彼爲子死，孝爲女死節矣，復何恨乎，豈不知天命，而爲無益之念耶，趙母亦苦勸，生稍進食，因令人爲奇招魂，王主以祀

之，奇弟雙可托錦爲撈養，奇姐樞在鄉，遣人爲之守護，以白金爲奇姐祭田，其簿書爲奇綜家貲，其招魂詞曰。

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在九天令，然魂爲我死，豈忍舍我上之天令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魄何在乎，在地下令，然魂欲爲我追隨，烏能甘心於地下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在名山令，然山盟之情，猶未了，魂得無望之而墮淚令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在滄海令，然海誓之約，未伸魂得無覩之，而流涕令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魂在何乎，在東南令，然金蓮徑寸，安能遨返於東南令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在花前令，然言別而花究遂滅，魂何意于觀花令，哀哉魂也，子之招令，魂何在乎，在月下令，然月圖而人未圓，魂何心於玩月戎，嗚呼哀哉，滂沱涕下，無處旁求令，茫茫若夜，予心悽悽令，莫知所遷，豈忍灰心令，乘風超化，反而以思令，旣悲且訝，疇昔楚江令，夢魂親炙，靜坐澄神令，精爽相射，乃知魂之所居令，在吾神明之舍，嗚呼哀哉，魂之來令，與汝徘徊，子之思令，腸斷九迴，生不得見令，葬則同塚，有如不信令，皎日鳴雷，興及此令，千古餘哀，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，死生定數令，魂莫傷懷，死爲節孝令，名微鈞台，愧于瓊德令，獨任因頹，魂將佑我令，酌此金壘。

碧梧雙鳳和鳴

自是生爲錦娘苦勸，漸理家政，稍洽姻事矣。然自歸後，未嘗與瓊相見，托錦達情。瓊曰：「言別期，久欲見心切，然郎爲妹傷情，我亦爲妹切念悲哀，情篤歡樂，非宜且伊邇婚期，願郎自主，錦復于生，生曰：『吾此憂切非爲風情，但偶有一事，竟欲見相議耳。』」錦問其由，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，且出所其作閨賦，錦以事告瓊，瓊曰：「萬重遠來，若不并娶，彼將何之？吾固非妬歸也。」生托錦以事向之趙母，及李老夫人，夫人曰：「瓊意何如？」錦曰：「願之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待吾細思之。」錦曰：「彼邊庭遠至，若不得婚，必訟于官，似爲不雅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娶之不妨。」錦因對生言，生大歡喜。翌日，二郎遣舊媒來姻事，生正猶豫之際，忽見來僕，自荊州回，以生自起行後，父聞總兵遣女回家就親，懼生爲彼所訟，故遣仆致書，命并娶以息爭訟。生與叔遂意決，復書請二郎面議。次日，二郎白馬雕鞍，皂益方旂，從得銀袍金鎧銀鏃，義衛之感，遂造白生之門。生與叔衣冠迎接，坐堂。二郎曰：「請家姊夫相見。」生笑曰：「不才路次輕狂，公子護罪殊深，願公見諒。」二郎曰：「早知是吾姊夫，途中不加意痛飲，卽因兩失形體，款洽言笑，生大設席，二郎痛飲，婚期之講已成。」二郎遣人歸報徽音，生曰：「吾附去書，看還醒目否。」

洗耳尙未乾，忽聞佳信至，舟中探花郎，夫盡始終情。

生後擢巍科，登高第，身居翰苑，爲名士。夫徽音生二子，瓊姐生一子，皆擢進士。後瓊姐奇姐徽音與白生合葬于南洲之南，迄今佳木繁茂，多產芳蘭，子孫履里許聞香，世八皆以爲和氣致祥云。

天緣奇遇(上)

祁羽狄，存子輜，吳中傑士也，美姿容，性聰敏，八歲能屬文，十歲識詩律，弱冠時，母以李白自期，落落不與俗輩，伍獨有志於翰林，每嘆曰：烏台壽瑣，豈若金馬玉堂耶？下筆有千言，不待思索，詩聲詞賦，奇絕妙倒，且善鍾王書法，又粗知丹青，時人目爲才子，多欲以女妻之，皆不應，其姑適廉尚府參軍也，姑早亡，繼氏今生三女，皆殊色，長曰玉勝，次曰貞麗，三曰毓秀，隨父任所，皆未適人，尙以衰老，乞骸骨歸，時生以父愛家居寂寥，鬱鬱不快，或散步尋詩，寄身林壑，或操舟訪隱，傍水徘徊，一日與蒼頭溜兒入市，見一婦人，年二十餘，修容雅潔，清芬逼人，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覷，生動心密訪之，乃吳氏石妙娘，頗有外遇，生命溜兒，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隣嫗餽之，妙娘有難色，嫗利生謝之，固強之，妙娘曰：妾覷此郎果妙人也，但吾夫甚嚴，今幸小出，但一宿則可，久寓不宜也，生聞之，卽潛入，相得甚懽，極盡款曲，卽枕上吟曰：

深深簾下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，春洪滿衾香力倦，瘦容應却五更風。
妙娘曰：妾亦粗知文墨，敢以吳歌和之。

別郎何日在相逢，有時常寄便時風，一夜恩情深似海，只恐巫山路不通。

歌罷，天色將曙，職外扣門聲急，妙娘曰：「吾夫回矣，與生急擁衣而起，開後門求庇於鄰人陸用，用素與妙娘厚，遂匿之，用之妻周氏也，小字山茶，見生丰采私欲之，生應命焉，茶曰：「吾主母徐氏，新寡，體態雅媚，殊似玉人，坐臥一小樓，焚香禮佛，守法甚嚴，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，知其心未灰也，妾以計使君亂之，可以盡得其私蓄，生謝曰：「亂人之守不仁，冀人之財不義，本以脫難，而又欲蹈險，不智，卿之雅情，心領而已，言未畢，一少年女馳至，年十三四，粉黛輕盈，連聲呼茶，見生在，即避入，生問此女何人，茶曰：「主母之文娥也，生曰：「納聘否，曰：「未也，文娥入，以生達其母，母即自來呼之，且自窗外窺生，見生與茶狎戲，風致飄然，畜呼答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，茶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吾妙娘心上人也，今礙有夫在，少候于此，徐氏停眸不言，久之，茶復曰：「此人旂旛洒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，徐氏佯怒曰：「汝與此人，素無一面，便與麤狎，外人知之，豈不遺累于我，山茶亦佯作愠色，對曰：「妾但不敢言耳，言之恐主母見罪，徐氏請其故，山茶曰：「此人近喪偶，云主母約彼前來偕老，徐氏京曰：「此言何來，茶曰：「彼言之，妾信之不然，則主公所遺玉扇墜，何由至彼手乎，徐氏則探衣筒中，果失不見，徘徊無聊，又久之，山茶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覆，謹持玉扇一專，約君一敝，如不棄，當酬以百金，生謂事由於彼耳，我之罪也，乃許之，益徐氏三日前，理衣匣，偶遺扇墜于外，爲山茶所獲，至是即於此兩下激成，欲候其處，久而執之，以爲挾詐之計耳，近晚生登樓，與徐氏合焉，繾綣後，徐氏問曰：「扇

墜從何來，生曰：卿之所賜，何待問哉？徐氏曰：妾未嘗贈君，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，妾以爲然，故與君一釵，今乃知山茶計。徐氏悔不及矣。明早果以百金贈生，生留一詞以別之，名惜春飛。

蝶醉蜂迷驚不語，祇是妙娘爲主，玉墜憑誰取，又成紅葉偕鴛侶。兩地風流知幾許，自喜連遭奇偶，愁對傷處，何時共枕重相敘。

徐氏恨山茶，賣已每以事讓之，茶不能堪，遂發其私。徐氏無子，富而旅中爭嗣，因山茶實其姦鳴之於官，官受嗣者賄竟枉法，成案。徐氏以淫逐出，文娥以姦生，女官賣徐氏，恥而自縊，生聞之不勝傷痛，作輓歌以吊之曰：

胡天不德令，殲我良人情，輕一死令，義重千金，花殘月缺令，玉碎珠沈，俾生長夜令，夢斷芳春，遭此仇令，愁何所布，欲排雲而代訴令，奈力寡而不能心耿耿令，思索思神恍惚令，懷舊迹淚潛潛令，滴翠巾鬱鬱令，欲斷魂千迴萬轉令，痛我心靈，靈其有知令，鑑我微忱。

生且泣且歌，不勝哽咽，乃散步林外，少放悶懷，不意新月印溪，晴烟散野，泉聲應谷，樹影墜地，生乃還步，蹣跚獨行，悽悽愈切，忽聞後有環珮聲，生回視，見一女子，冉冉而來，後隨有女童，一掌扇，一執巾，生以爲良家子也，意欲趨避，乃遙呼曰：祁生，何爲避耶？生疑爲如戚，進步迎揖，然若容奇，冶光彩襲人，生京訝，未遑啓門，女郎曰：妾香玉仙子也，朝游蓬島，暮歸廣寒，拂扇則風行千里，揮巾則雲幔

九霄，非俗女也，因與君有白緣，到此一相會耳。生聞其言，疑爲鬼魅，不敢近，但唯唯求退而已。女笑曰：妾乃不知徐氏耶？君日後奇遇甚多，徐氏不足惜也。卽攜生手，同還生家。生聞其氣香清淑，愛其纖指溫潤，亦不甚怪。然而夜氣人靜，重門自開，燈熄簾垂，明輝滿室。生雖疑不能却矣。與之共枕，頗覺繆綢，至五更，二女童報曰：紫微登垣，壬申候駕。女卽整衣而起，與生別曰：後六十歲君之姻緣共聚，富貴雙全。妾復來與君同歸仙府矣。贈玉簪一枝，扣之則有危卽解。贈詩一首，讀之則終身可知。言畢，凌空而去。生望之，但見雲霓五彩，鸞鶴翱翔。生始信其仙也。卽視其詩，乃五言一律。

君是百花魁，相逢玉鏡台。芳春隨處食，九夜幾番災。龍府生佳配，天朝賜妙才。功名連壽考，九九妾重來。

生與玉香方合，精彩備常，穎悟頓速，衣服枕席，異香鬱然，人皆疑其變格，而不知生所自也。時廉參軍致政歸泊船河下，聞文蛾官賣，卽以金償官買。次女與麗貞爲婢，是日生至講堂，適聞廉歸，驚曰：此吾親別十年矣。卽趨謁，廉聞生至，急請入，各以久疎慰問。廉尙曰：尊翁捐館，幸有子在，况子英發士也。至但願早遂青雲，以慰尊翁之志。生謙謝久之，廉呼岑氏出其曰：祁二哥在此，非外人也。岑氏謂三女曰：三哥有兄弟情，可隨我見之。惟麗貞辭，以曉其采。茉莉花冒風不快，岑氏與玉勝毓秀出見，生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，岑見生閑雅，念若吾女得嫁此人，何恨而勝與秀，亦熟視生，生目玉勝妝

艷毓秀豐美，亦覺戚戚焉。廉問麗貞何在，岑曰：不快，廉曰：一別十年，今各長成，可不一識面耶？令侍女素蘭催之，不至，再命東兒讓之，麗貞不得已，斂鬟而出，但見雲鬢半蓬，嬌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，生立俟之，自遠而近，凝眸一覷，魂魄蕩然，相揖後，以序坐，岑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惟麗貞，辭而已，頃聞茶至，捧茶者文娥也，生見文娥，文娥目生兩相疑，喜茶後繼之以飯，岑與三女皆在坐，岑曰：三哥不棄，肯時來一顧乎？廉曰：吾欲以家事托子輜，子輜宵即去耶？二女皆贊之，而麗貞又曰：三哥倘以家遠不便，凡有所需，一切取之于妹，生以麗貞之言深爲有情，即以久住許之，是夕，寄宿東樓，生開窗對月，惆悵無聊，乃浩歌一絕，以自遣云。

天上無心月色明，人間有意美人聲，所需一切皆相取，欲取些兒枕上情。

生所歌，蓋思麗貞一切取妹之言也，歌罷，見壁間有琴，取而撫之，作司馬相如鳳求凰之曲，不意風順簾開，樓高夜迥，而琴聲已淒然入麗貞耳矣，麗貞心動，密呼小卿，私饋生苦茶，生無聊，忽見小卿至，知麗貞之情，狂喜不能自製，見挽小卿之裙戲曰：客中人，汝浼解懷，即當厚謝，小卿拒不能脫，欲出聲，又恐累麗貞，久之，小卿知不可解，佯問曰：小姐輩侍妾多矣，倘舍妾，惟君所欲何如？生亦知其執意，乃難之曰：必得桂紅，方可贖汝，桂紅乃玉勝婢，小卿曰：桂紅爲勝姐貢遣，獨睡於迎翠軒，咫尺可得，生與小卿挽頸而行，果一女睡軒下，生以爲桂紅矣，舍小卿而就之，乃京醒，非桂紅，乃素蘭也。

蘭在諸婢中之年最長，玉勝命掌繡，一婢拙於工繡，遷於蘭，責而逐之，不容內寢，怒恨之態，形於夢寐，適見生至，怪問曰：君何以至此也？生不答，但狎之，蘭始一推阻，既而嘆曰：勝姐已棄妾，妾尚何守？遂納焉。生亦風流有情，而蘭亦年長，有味鶯衾顛倒，不啻繆漆，生密問曰：麗貞如何耳？蘭曰：天上人也，曰可動乎？曰讀書守禮，不可動也。且君兄妹，何起此心？生愧而抱曰：對知心人言，不覺吐露心腸，既而問桂紅，與誰同寢？蘭曰：桂紅勝姐之愛婢也，此人聰慧，與文娥同學筆硯，今君以情釣之，亦可狎者，生甚喜，至天明，就外作一詞，以記其勝。

素蘭花，桂紅樹，迎翠軒中錯被春留住，華巧小卿机不露，借風邀雨脫殼金蟬去，一杯茶，咫尺路，却是羊腸，又拖車輪誤，且向桂花紅處攀，折取高枝，再轉登雲步。

右調名蘇幕遮

生早與素蘭別時，天尙未明，偶遺汗巾一條，兩包玉扇墜，并調徐氏詞，小卿來笑，素娥見而拾之，私示文娥曰：此祁生物也，文娥觀詞，不覺泪下，麗貞理妝，呼文娥代點鬢翠，文娥至，則秋波紅暈，悽苦憂容，貞怪而問之，娥不能隱，以實告曰：吾母死，皆爲祁生，今見其吊母詞，是以不覺流淚，麗貞索詞觀之，嘆曰：真才子也，取筆批稿尾曰：

措詞不繁，著意更切，愁牽雲夢，宛然一般相思，筆弄風情，說盡百年長恨，誠錦心繡口，可愛可欽，必金

馬玉堂，斯人斯職，然而月宮甚近，何無志于姮娥，乃與地府通忱，是有功于才子。

其所批者，傲而銳志，功名弗勞他慮，即令文娥持送還生，時廉有族中畢姻，夫婦皆往，生見文娥獨來，撫而嘆曰：兒何以至此耶？娥惟嗟嘆道：其所以乃出扇墜弔詞，還生，生曰：汝從何得之？娥曰：小卿自迎翠軒得之。今麗貞姐使妾奉還，生且愧且忻，既而見所批，又京又喜，嘆曰：世間有此女子，羞殺孫夫人，李易安，朱淑貞輩矣。讀至末句，嘆曰：吾妹真姮娥也，仆豈無志耶？遂以末聯爲有意於己，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，托文娥復之。

敬奉合香囊，殷勤謝贊揚，弔詞知恨短，此語辱情長，愧我多春興，憐卿惜晚妝，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。

麗貞見詩大怒，撻文娥，待父母歸，欲以此囊白之，疏秀知之，恐玷閨教，使二卿受氣，急令潘英報生時年矣，七十亦老成矣，慮生急出他變，緩詞報曰：香姐知君有詩囊送入，甚是不足，乞人親謝之，生笑曰：秀姐年幼，亦知此味耶？牽衣而入，秀已待於中門，以故告生，生京曰：何異所批？秀曰：彼傲君耳，非有私也，生茫茫自失，秀曰：玉勝姐每愛兄與妾道及，必致嗟嘆，今在西鶴樓，可同往問計，生含愧而進，玉勝見生，遠迎曰：三哥爲何至此？秀顧生笑曰：欲坐登雲客，先爲入幕賓矣，勝問其故，秀曰：兄有月宮雲路隱，願早伴霓裳之句，遺於麗貞姐，貞即怒欲白於二親，今奈之何？玉勝笑曰：妾謂兄君

子人，乃落魄子耶，請暫憩，此妾當爲兄解悶，卽與秀同往貞所，貞方抱怒伏枕，勝徐問曰：何清睡耶？貞乃泣曰：妹子年十七，未嘗一出閨門，今受人淫詞，不死何爲？勝與皆曰：凡詞今何在？貞不知勝爲生作說客，卽袖中以詞囊捲出，勝見之，卽亂扯，貞怒起奪之，已碎矣，貞益怒，勝曰：三哥才子也，妹欲敗其德，寧不自顛耶？因舉手爲髀，貞枕前低語曰：三哥害羞，適欲自經，送人性命，非細事也，貞始氣平，勝乃回盼素蘭曰：可接報三哥，貞妹已受勸矣，蘭往見生，徘徊獨立，而桂紅坐綉於傍，亦不之顧，乃以勸貞事報生，生喜而謝之，蘭挽生曰：妾原謂此人不動心，君何不聽？又背指紅曰：可動者此也，爲君喜漸可乎？生又謝之，蘭將紅耳曰：祁生反有意於子，今其慚忿時，少與款曲何如？桂紅張目一視而走，蘭執追之，罵曰：我教汝繡，汝不能則累我，一言卽逆我，汝前將勝姐金釧失去，彼雖不知，汝逆我，我何告出能安乎？若能依我，與祁生一會，卽償前釧，不亦美乎？桂紅低首無語，以指拂鬢而已，蘭撫生背曰：君早爲之，妾下樓爲君伺察耳目，生抱紅於重茵上，解衣拭之，乃處子也，逡巡畏縮，生勉強爲之，不覺鬢斜欹，猩紅滿榻，蘭下樓，因中門上雙燕爭巢墜地，進步視之，不意勝秀已至前矣，蘭不得已侍立在旁，尊勝秀前行，生聞梯上行聲，以爲蘭也，尙樓紅睡，回顧視之，乃勝與秀，生大慚，勝大怒，卽生前將紅重責，因抑生曰：兄隨露醜，今又若此，豈人心耶？生措身無地，冒羞而出，無奈乃爲歸計，明日見廉夫婦告曰：久別舍下，卽欲暫歸，廉夫婦固留之，生固辭，乃約曰：子輒必欲歸，

不敢強矣，代老夫賤，且再勞枉顧，幸甚，生謹領而別，途中無聊，自述一首。

洛陽相府春如錦，亂束名花夜爲枕，弄琴招得小卿來，迎翠先同素蘭寢，文娥痛母哭弔詞，麗貞題筆一贊之，牽惹新魂發新句，轉眼生瞋欲白之，絕處逢生得毓秀，恐玷閨門急相救，潘英邀我中門待，樓鶴樓前慚掩袖，玉勝頻呼呼入幕，賓相迎一笑問郎，因須少倚南樓坐，此去因先慰麗貞，麗貞見妹歡情復，桂紅巧綉嬌如玉，素蘭觀燕往中門，勝秀登樓皆受辱，一場寂寂復一場，兩處相思兩斷腸，春光漏盡歸途寂，何日同棲雙鳳凰。

麗貞小字阿鳳，故未句及之，生去後，三女皆在百花亭，觀牡丹花，東兒報曰：祁君去矣，勝與秀相對微笑，麗貞獨有憂色，凝眸視花，吁嘆良久，無非念生意也，玉勝不知，問曰：妹子尚恨祁生耶，祁生果薄倖，昨觸妹又辱桂紅，被汗之女子，不可近身，已托隣母作媒出賣矣，貞曰：彼辱妹，姊尚容之，彼辱姊，婢乃不容耶，玉勝語塞，蓋勝久欲私生，惟恐二婢忌之，又恨桂紅接之也，貞是夕，佯欄對月，幽恨萬種，乃製一詞，名曰阮郎歸，自訴念生之情，每歌一句，則長吁一聲，文娥等侍側皆爲之歎歔。聞郎去後淚先垂，愁雲欺瘦眉，情深須用佳期，郎心不耐遲。香闈靜，寄新詩，眼前人易知，寸心相愛反相離，此情郎慢思。

生歸不數日，爲讎家蕭鶴者所誣，發生父未結之事，鶴以官豪，捉生甚急，生夜渡往訴當道，爲守渡

者知所覺，執送蕭氏，蕭層堂疊室，將生禁後房，待事中人至，卽送官理，生夜靜念鬱，無以自慰，忽憶
仙子玉簪，解厄之言，乃禱拜吟一詞。

徹天長恨幾時休，兩服不勝羞，男兒壯年多困憂，何日一抬頭。輒中船一中鳩，望誰週橫鋪紋綃，高
展金丸畢何仇司表情。

蕭之婦余氏也，乃世家女，名金園，其夫名震，往京聽選，金園獨居，聞戶後歌聲悲切，明早使侍女琴
娘訪之，始知生故，嘆曰：與父有讎，子復何罪，私遣琴娘以甘露餅十枚饋生，生謝曰：此活命恩也，他
日歸銜環以報，自後琴娘意欲釋之，餽生，生媚意斂謝，琴娘悅之，因與之私，後乘間語金園曰：此生
温如良玉十倍，吾生今禁此，情甚可哀，琴娘意欲釋之，金園曰：昨亦夢神人命救此人，且云他日與
汝皆當爲侍妾，彼縱無此理，甚可疑也，遂往觀之，果見生丰姿穎異，氣宇温容，抵夜以別鑰啓鎖，匿
入闥中共枕，姿慾五更時，贈以白金十兩，金訓一雙，汗巾一條，與琴娘暗開重門，泣而送之，且以語
夢生，生曰：豈敢望此，仆有玉扇墜，今以贈卿，日後果有幸會，當以此爲記，遂拜謝而去，翌日，蕭覓生
生已行矣，竟走京師，伏闕奏辦，爲父雪仇，時趙子昂爲翰林學士承旨，力贊生孝，得發御史觀音保
奏等勘問，懼出萬金，營求左丞相鉄木迭兒，爲之解分生事，然亦不敢害生矣，生由是避禍入山，發
憤攻書，山下有名龔壽年者，六十善相法，見生狀知其不凡也，每以柴米給生，相遇甚厚，生感其恩，

乃書一聯於壁云。

遠移萍梗宜無地，近就芝蘭別有天。

又書一聯自傲云。

身居逆境時勤讀，心到仇家夜夢清。

生去後，麗貞雖念生，不過形於咏嘆而已，而玉勝則慕生之甚，言動如狂，每強扶倦態，對鏡畫眉，不覺長吁一聲，兩手如墜，日就枕席，飲食忘餐，夢中忽忽，如對人語，及醒則揮淚滿床而已，聞兒有阮郎歸調，令素蘭索之，貞不與，勝知其必爲生作也，亦自作一調，名桃源憶，古人亦道望生之意。

思思念念風流種，心爲愁深如夢，綉衾象休如共，羞抱寒衾擁。桂紅樓上春心動，悔意多情殘，却笑自家愁重，番作巫山夢。

廉至旦日，遣人邀生，知生受誣奏辦，嗟嘆久之，及至入山讀書，廉遣人送白金五兩，白米六包，與生積資日用，玉勝自忖曰，祁生發憤，招之則不來，然其意惟在麗貞，詐招以貞書，或得一面，乃具書私付去人，且戒之曰，此麗貞書密與之。

小妹麗貞斂衽端肅拜。

疇昔之心，豈敢自昧，擲詩之念，實懼人知，月色空梁，不見知心到眼，風聲泣樹，徒負弱能傷神，近知往

復大仇，識英才之可羨，今又入山憤志，知學力之有成，但情在寸心，終難自慰，入遙千里，豈易相通，滿目雲山何處，是鳳凰棲止，一時星斗，幾時成男女歡期，頃刻相思，須臾長歎，倘兄肯顧片時，小妹終身佩德，匆匆草字欠恭，伏乞情恕不備。

妹貞再拜啓

生得書，京喜雀躍，然發憤之始，義不可行，欲復書，又恐廉知，但私寄曰：爲我多附謝小姐，書已領教矣。生是日舊態復萌，幾不自制，大書絕句於壁。

海樣相思思更深，一封珍寶付千金，書中總有顏如玉，未必如渠滿我心。

一日醜老訪生，見壁上絕句云：曰君有所思乎，讀書之心，如明鏡止水，倘有所思，則芥蒂多矣，安能有成，祁生不覺汗顏，醜復思曰：少年人多有此弊，况君未娶，宜乎變此，老夫相君目秀眉清，天庭高聳，必享大貴，倘不棄，老夫有一小女，名道芳，頗端重寡言，不宜大福，他日願爲箕箒，何如，生愧謝不已，是歲生起小考，補裙庠，弟子員，後數日生整衣冠往拜廉，廉一家慰賀，三女出見，皆曰恭賀，即宴生於怡慶堂，笙歌交作，酬酢並行，至晚銀燭滿堂，侍女環立，廉夫婦已醺，而生猶未醉，岑命三女，以次奉生酒，玉勝舉杯近生語云：妾有言，幸君勿醉，蓋欲私生也，生不知，應曰：已酩酊矣，麗順舉杯戲生曰：秀才公請酒，生亦笑曰：何不道新郎飲酒，貞愧而退，怒形於色，毓秀見貞不悅，及舉杯奉生乃

曰：兄何以言，使貞姐含怒，蓋生以前所寄書有情，故量其意而忽之，不知其爲玉勝計也。夜深散罷，生被酒寢外館，玉勝往呼之，生不醒，勝恐館童來，覺長吁而返，悶倚銀紅，形影相弔，口占一詞，且泣且訴。

何事無情貪睡，席上分明留意，指日望郎來，要說許多心事。沉醉沉醉，不管斷腸流淚，調名如夢。

生明早入謝酒，廉夫婦未起，獨麗貞立檐前喂鸚鵡，亦未理妝。生前戲曰：蒙見召，今至矣。麗貞默然，生曰：何其不踐書中之言乎？貞曰：妾未嘗有書，兄何詐也？生出書示之，乃玉勝之筆。貞大怒，生見貞不梳不洗，雅淡輕盈，清標天趣，如玉一枝，因笑解其怒，而突前抱曰：縱非子書，天緣在矣。時生精魂搖蕩，心腸益狂，蓋欲一近，貞香而死，亦自快也。貞乃力掙不能脫，乃定氣告曰：妾非無心者，但兄妹不宜有此，况兄未有妻，妾未受聘，何不一通媒灼，諧老百年，非良便乎？適鸚鵡見生，將貞抱住，作人語，詈曰：姐姐打，姐姐打，其聲甚急，生恐人至，脫貞而出，然生之入也，玉勝乘人未起，早就生寢，欲于此念，見生不在，即寫一首，以示。

深院春風急，吹花入翰林，無緣空去也，留此寄知音。

玉勝留詩而出，過中間，聞行步聲，遙視之，卽生也，以手招生，生急至，勝曰：無情郎，從何來？生以麗貞來索書事告，勝七曰：妹爲之非貞也，卽邀生同入舍，勝與生就大理石牀，解衣交頸，水滲桃花並枕。

顛鸞倒鳳，玉樹香滴滴露溼，金蕊思昏昏，骨透靈酥，時紅日漸高，毓秀已起，恐生苦宿酒，令東兒魄生以茶，東兒至生館，但見一詩在几上，無人迹，東兒取詩還報曰：「祁生不知何往，但見几上此紙耳。」秀觀之，歎曰：「勝姐作不規矣，時生與勝交散，各喜不爲人知，勝理妝後作一詞，以記其樂云，名曰蝶戀花。」

風動花心春起早，亭後空牀，一枕鴛鴦睡歸闌，房妝倦洗幾回，又掬相思水。但願風流長到底，莫使人知都在心兒裏，卽至香闈非遠地，幸卽早辦通宵計。

勝以詞，使素蘭寄生，且囑生將几上詩毀之，生見詞甚喜，然几上詩未之有也，生語蘭曰：「向會許桂紅代償金釧一雙，外和前調以復之。」

蝶醉花心飛不起，轉過春庭，又把花枝睡，昔因採桂睡難歸，家掬盞相思水。今日好花開到底，苦盡甘來，盡在心兒裏，又願春光同兩地，勝如雲路平生計。

蘭笑曰：「春光兩地，君得隴又望蜀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子不能知此趣也，蘭復勝，勝以爲几上詩，生匿之矣，不意毓秀以詩示麗貞，貞亦以勝假書之故告秀，二人謀欲露之，麗貞又恐敗生之德，不復在坐，欲行欲止，持于兩端，秀曰：「今母晝寢，以書致母枕傍，母起見之，但知我之淫蕩耳，不復知我計也，况紙上又無稱號，亦豈眞祁生耶？」麗貞曰：「善，秀往置之，立候母醒，文娥竊生秀事，私達於生，生曰：「事急矣，入

告于勝，勝曰：秀立牀前，何以竊之？生曰：秀之所爲，貞使之也。文娥則貞婢也，托文娥以貞命呼秀，秀必出矣。今先使素于隱，俊門後，蘭秀走於卽入取之。勝曰：計雖妙，奈文娥不肯何？生曰：娥之母我故人也，彼念母，必肯念我，呼文娥語之，果如命。詣秀曰：貞姐有言，急請一面，秀出見貞，貞亦晝寢，秀急候母，詩已去矣。秀以文娥誘之，使貞責之，文娥畏乘夜而逃，不知所之。玉勝得詩而恨，二妹之共計也。作風恨雨一篇，以記其怒。

風何狂，雨何驟，妬花不管花枝瘦，花瘦亦何妨，深嗟風雨，忙風不歇，雨不歇，同枝苑且搖拆，幸得東皇巧獲遮，風風雨雨曲欄斜，花枝不放春光漏，依舊清香到碧紗。

一日，貞在碧雲軒，獨坐憑窗，放聲長歎。生自外執荷花一枝過軒，見貞長歎，緩步踵其後，低首微貞誦曰：本待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生輕撫其背曰：明月是誰？貞京起拜，遮以別言。但問曰：此花何處？生曰：自碧波深處，愛其清香萬種，故下手採之。貞曰：兄但能摘水中花耳，如天上碧桃，日中紅杏，不與兄矣。生曰：碧桃紅杏，恨未聞耳。倘香心開放，誰不蜂蝶，憑虛向花間一飽耶？貞曰：飽則飽矣，但恐飽後忘花耳。生以荷花擲地，誓曰：如有所卽，卽以此花橫地。貞含笑以拾花戲曰：映日荷花自有別樣紅矣。兄何棄之？正談笑間，玉勝自門後見之，欲壞麗貞，報母曰：碧雲軒甚有風振，可往坐。岑至軒，見生與貞笑語迎戲，乃發聲大怒，自是貞不復出。生亦遠避西園矣。生依依此情，每日入夢。

寢之態，形之於詩。

長夜如年客裏身，短衿消盡枕邊春，晴江寂寞無心月，鄉夢流連得意人，幾度覺來渾不見，却纔眠去又相親，空親恍惚非真會，贏得相思淚滿衿。

又五言一絕，又夢麗貞所作也。

閒題心上事，空憶夢中人，那得温如玉，殷勤一抱春。

勝既敗貞，尤不能忘秀也，乃訪秀曰，西園蓮實茂盛，妹肯往一採乎，秀本老成，樂于遊戲，即欲往，勝曰，妹與東兒先往，我收拾針線即來，秀果先去，勝度秀與生會，不免按談，及告其母曰，秀往採蓮，乞令人一看，岑每溺愛秀，聞秀出，即呼麗貞同往西園，乃至見生，與秀共拍一蝶，奔馳謔笑，生將得蝶，秀與東兒先往共奪之，岑罵曰，此豈兒女事耶，生大慚，知岑必見疑，乃告歸，秀見貞隨母，以爲貞計也，甚恨之，反訴于玉勝，勝以爲得計，復執之秀深信矣，自是秀以心腹待勝，事事皆聽勝矣，勝是夜招生共寢，生以履拜，不敢往，以詩別之。

花開漏盡十分春，更有何顏見玉人，明日馬蹄誰是伴，野橋流水悶愁雲。

勝得詩知生決行，以玉臂一付，簪一根，琴一囊，錦一疋，并和生詩，以贈之。

細雨斜風促去，春有情人送有情，這偷閒須辨來時計，莫使紅妝盼白雲。

生回雖感勝厚情，尤以麗爲念，心甚快快，居家聊，飲食俱廢，臨風對月，淒慘不勝，有一友，姓霍名希賢，見生不快，扯生往妓家一樂，妓者王瓊仙，生舊人也，見生至甚喜，戲曰：貴人何往，曷久不來？生不答，瓊仙又叩之，生唯唯而已，雖樽俎間，瓊仙以百計挑之，生但低首微吟，情思恍惚，瓊仙固留生宿，生不得已應之，枕席間，生毫不措意，瓊仙欲動其心，夜半呼一妹等，并作一床，姿意承順，生雖雲雨，意自茫然，瓊仙曰：君既有心事，何不對妾一言，生告以麗貞未得之故，瓊仙曰：非廉氏阿鳳乎？生曰：何以知之？曰：昨在竹副使家侍宴，有一客，欲爲竹公子作媒，是以知之，今君遇此，妾等不近矣，生曰：廉有三女，長女未受聘，何先及次女？曰：必欲求之，多在長女，言未完，溜兒馳報曰：宗師案臨，宜往就試，生歸卽赴試，廉知之，遣人餽贖生，登領作詞分送之，詞名畫堂春，謝廉尙參軍。

孤身常托在門牆，此恩海樣難量，又須豐贖實行囊，書劍生光。深夏暫違顏範，新秋便揖常華，時來

倘試綠羅裳，展草垂韉。

謝玉勝詞，名曰玉樓春。

楊柳垂簾綠正濃，碧云軒內情語喁喁，玉人常嘆倚樓東，知音語，惹動菱荷風。猛地見慈容，總然多
好意，也成空，想思今隔小山重，承佳貺盡在不言中。

謝麗貞詞，名曰小重山。

含春笑解秋羅結，相思只恐旁人說，腰肢輕展血傾穿，朱唇私語香生舌。
肝腸曰，囑卿休作長門，妝新衣洪泛歸舟月。無端夏功名別，幾回夢轉

謝毓秀詞，名曰弄小子。

惜別似傷春，春往人難住，蝴蝶紛紛最惱人，總把春推去。記取碧苔陰，勝似青雲路，愁壓行邊憶心人，未定先回顧。

生擇日與溜兒起程，行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寄宿一旅中，溜兒爲睡，生溫習經史，夜分時聞，隔牆啼泣悲切，四鼓後，聞啓門聲，生疑先潛出俟之，見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掩淚而行，生尾之至河上，其女舉身赴水，生執之，叩其故，女曰，妾家本陸氏，小字嬌元，爲繼母所逼，控訴無門，唯死而已，言罷，又欲赴水，生解之曰，芳年淑女，何自苦如此，吾勸若當歸自愛，不曰如不死，有逃而已，生憐之，欲與俱去，但溜兒在本家，欲還之呼，女曰一還，則事洩矣，則妾不可救矣，顧此失彼，理之常也，願君速行，生見其哀告迫切，乃棄溜兒，與女僦一小舟，從小路而行，一日天色將晚，舟人曰，天黑路生，不宜前往，生從之，停舟蘆沙中，與女和衣而寢，情若不盡，生委曲慰之，女曰，妾避死從君，此身已玷，幸勿以淫奔待之，庶得終身所托矣，生指天日爲誓，女喜作書謝之。

啼悲欲赴水晶宮，天遣多情作夜逢，枕上許言如不解，願君一舉到三公。

吟畢，生方欲和韻，女側耳聞知，後磨斧聲，急與生聽之。京起問曰：磨斧爲何？舟人應曰：汝隻身何人，乃拐人女子，天使我誅汝，蓋舟人愛嬌元之美，欲殺生以奪之也。生京怖計無所出，乃舟人已持斧，向生狀，生跳入水中，呼救命，忽蘆叢傍有人，應聲而起，卽以竿竹挽生之髮，救之，生不得死。舟人見生救起，隨棄舟下水逃命，而嬌元亦無恙，反得一舟矣。一舟相并，舉火問名，舟中有一婦問曰：君非祁生乎？生曰：何以知之？婦出舟相見，乃吳妙娘也。妙娘喪夫，改適一巨商，商與妙娘載貨過湖，亦宿于此。商問妙娘曰：汝何識祁妙娘？親也。商以爲真，遂相款焉。明早妙娘私謁生，白金一錠，生謝別然，不能操舟，與嬌元坐帆風，惟風之所行，一日行十餘里，近晚泊湖上，嬌元方浙米好，岸上忽呼曰：死奴至此耶？生起而視之，乃昨逃去舟人也。生知不免，卽跳岸疾馳，幾爲追及。舟人尾生，終日飢不能前，故得免焉。生縱走莊，投不知所之，遙見前一林，急投之，乃道院也。生叩門入，見一道姑，挑白蓮燈迎問，所自來，生具述其故。道姑曰：此女陳恐不便，生曰：殿宇下少憩，明時卽行。旣而有一青衣至，附耳曰：此生頗丰逸，半夜留之，人無知者。道姑撫然曰：乃先生請進內坐。生進揖，問姓，道姑曰：下姓妙，法名宗淨，年二十有七，有道潛曰：涵師，年二十有二，亦令見生，因與共坐，清氣襲人，香風滿席，生見涵師，設傾珠玉，笑落瓊瑤，思欲目露其才，乃請曰：仆避難相逢，自幸得所，皆神力也。欲作疏詞，少隨慶盜，不亦可乎？涵師曰：先生有速才能，卽構乎？生曰：跪誦而已。何暇構耶？涵師喜，卽引生拜。

子禪燈之下，生起焚香，應口而讀，聲如玉磬清韻，悠然伏以。

乾坤大象，羅萬籟以成，一虛日月重光溥，八方而迴，四序塵中山立，世外花明擲玄鶴，于九天遙迎聖駕，跨青鸞，于十島，近拜金旌羽狄，一介書生，五湖逸士，欲向金門射策，逆旅奇逢，誰知畫舫無情，暴徒禍作幸中流，之得救苦既返而還，追四野雲迷一身而奈兩間，局徒而死何辭，不意天啓。

天緣奇遇（下）

時祁生與文娥得脫後，卽投康宅，廉白溜兒成獄，知生路中失，所以爲不相面矣，今復得見，而又見文娥，舉家甚喜，及麗貞秀，出爭問久寓何地，且何以得寓文娥，生一一道其所以，衆皆驚歎，及不見玉勝，生卽問其故，乃知嫁竹副使子矣，悵然久之，至晚就館，百念到心，撫枕不寐。

詞名曰憶秦娥

空碌碌春光到處人如玉，人如玉，舊時姻緣何年再續，阿鳳猶自眉兒感，文娥已許通心腹，通心腹，幾時消了新愁萬斛。

生晚睡起，纔披衣坐牀上，聞推門聲，開悵視之，乃毓也，秀笑語生曰，勝如多致意，出關上賜斷十回，魂消半晌，皆爲兄也，有書留奉約，兄千萬往彼一面，生見秀窈窕，言語動人，恨衣服未完，不能下

牀，乃自牀上索書，秀出書近牀與之，生卽舉手鉤秀頰，求爲接脣，秀力掙開，忽聞人聲，始得脫去，生開緘視之，書曰。

兄去後，妾時時刻刻在懷，仰望歸期，再續舊好，不意秦晉通盟，相思愈急，故人千里，會晤無時，幸秀妹爲妾心腹，勸妾從親會，妾嘗亦勸秀善事，吾兄莫負少年，秀亦鍾情者也，妾與兄枕邊私愛，帳內溫存，今皆已付秀矣，兄善爲之，妾腹何言，但此心當懸懸，欲得一面，兄無棄舊之心，妾有倚門之望，誠肯慨然枉顧，實出尋常之萬萬也。

勝在家時，與秀爲心腹，每以生風姿委曲形容，秀必停眸拊胸坐起如醉，惟以生不歸爲恨，至是生得書，知勝之薦秀也，乃捨所遺珠翠，自進還秀，且以勝書示之，秀佯怒曰，我亦如勝姐耶，撇生而去，生無聊往坐迎暄亭，天陰欲雪，寒氣侵人，文娥過亭，見生嗟歎，以爲慕麗貞也，長歎一聲，悲吟四句，生後亦不知貞來，長歎一聲，悲吟四句。

風觸愁人分外寒，潸然紅淚濕欄杆，凍雲阻盡相思路，梅骨蕭蕭瘦不堪。

麗貞輕撫兄背曰，兄若寒耶，生驚顧一揖應曰，苦寒不妨，苦愁難忍耳，貞因拉生共生爐，生坐火前，以筋畫灰，愁思可掬，貞佯問曰，兄兄歸耶，曰非也，又笑而問曰，爲那人不在耶，生曰，眼前人尙如此，去人可暇計耶，貞曰，妾未嘗慢兄，兄何出此言，生曰，僕每失言，卿卽震怒，尙非慢乎，貞笑曰，信有之。

今不復然矣，生曰：彼此有心，已非朝夕，千愁萬恨，竟托空言，今試期又將迫矣，一去再回，便隔數月，卿能保其不如玉勝之出閣乎？貞低首不答。生因促膝近，貞懇其不言之故，貞歎曰：妾一見君，卽有心矣，豈敢自昧，但恐鮮克有終，作一笑柄耳。生長歎曰：事慮至此，終不諧矣。適文娥自外執並蒂橘二枚，進曰：二橘頗有似情。生曰：有情不決，亦安用哉？貞笑曰：決亦甚易，但恐根不固耳。文娥知二人意，因謂曰：旁知貞姐與君，思欲並誓久矣，但欲君速成，妾恐終棄，是以久疑，妾今爲二人決之，謂二人各出所有，以訂盟作一長計，不言可乎？生曰：善耶！剪一指中付貞，祝曰：指日成親，百年相守，貞乃剪髮一縷付生，祝曰：青髮付君，白頭相守。文娥曰：妾請爲盟主，因取橘分贈二人，祝曰：決成連理，並誓同春，然佳期卽在今晚矣，有背盟者，妾當首出，貞首肯之，生喜而出，縱筆作一詞，名曰好事近。好事謝文娥，便把眼前爲約，準備日明時，獲取個通宵樂。天生雙樹誓相連，喚醒相思魄，得到錦衾香處，把親親抱著。

生把筆間，適潘英持一盒至，云秀姐媿君金橘，生啓盒，又見一詩。

甜脆柔姿滲齒香，數顆珍重寄祁郎，肯將此味心常味，願付高枝過短牆。

生見詩，知秀亦有允意，歡喜過甚，潘英索生和韻，以復，生狂喜不能執筆，英促之，生曰：詩興不來奈何，雄又促之，生曰：汝爲發興可乎？英不答，生閉門抱英入房，狂興一番，不覺過度，英曰：來久矣，恐見

疑君既無詩，當自入謝之。生有恍惚態，甚苦促之，乃迎風而行。至秀所，秀已爲母呼去矣。生又迎風而行，遂患寒熱，又思赴約，愈覺憔悴，疾益加甚。是夜秀與貞各料生必來，雨處皆待，明早知生病，咸往視之。生咄咄不能言，惟流涕而已。貞秀執生手，各悲咽不勝。貞伏生胸前慰曰：「天相吉人，兄當自愈，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」頃聞岑氏至，二女退。岑命以湯藥治之。生稍愈，廉知之，謂岑曰：「子輜有恙，可移入迎翠軒，便於調養。」迎翠軒益近二女寢所，以一日岑之父母慶壽，請岑并二女，岑以家事不能盡去，而生又養病內軒，無人調理，命秀掌家，與貞同去。生自是得與秀溫存，無所不至。生病十去八九，一夕以淫事戲秀，秀約曰：「燈滅時，兄可就妾所寢，妾先睡俟之。」及秀將寢，悔心復萌，而又念生新愈，恐逆其願，乃呼東兒詐睡已牀上，且戒之曰：「倘露機，汝卽一死。」東兒從之。及生至，以爲眞秀也，款款輕輕，愛之如玉。生呼之不應，以事語之不答，生以其害羞不疑，至早卽去。生挽之，且曰：「舉家無人，何必早起，留之數日。」天將明矣，生開帳視之，乃東兒也。生微微冷笑，東兒耶含笑而去。生起見秀戲曰：「卿非紀信，乃能誑楚，秀謝罪不已。」生曰：「東兒作贈頭可也。」卿能免耶？秀不答。秀曰：「天寒少坐可乎？」生曰：「秀命潘英治酒，與生對飲，每杯各飲其半，情興甚濃。」生以眼撥東兒出，東兒轉手閉門而去。生抱秀與之合。秀曰：「待晚。」生曰：「晚則又倩人耶？」半推半就，覺酒興之愈濃，且畏且羞，苦眷懷之無主，榴裙乍卸，桃雨方斑，眼濛濛而玉股齊彎，魂飄飄而舌尖輕吐。秀思生病，加意護持，生戀秀嬌，傾

心顛倒，雖精神之有限，奈欲罷而不能，頃之東兒至，生拂衣而起，見而歎曰：今得新人而棄舊人耶？生以東兒自謂也，乃謝曰：焉肯忘卿？東兒曰：妾何足言？彼薦秀者，其可忘乎？生曰：此玉勝之德也，銘心刻骨而已。東兒曰：既不忘，何不一顧？生曰：來日卽往矣。時岑與貞歸，生又屬望於貞，不意玉勝亦知生之在家也，令人以詩招之，且托秀促生必至。

一別流光已數年，相思日夜泪漣漣，新愁寂寞非嫌夜，舊事淒涼却恨天，檐網新絲蛛尚織，梁巢泥墜燕環聯，誰知情意風流客，不管他人在眼前。

生見詩，卽往拜謁，時副使在任所，惟妻小在家，而副使子繼妻顏氏，名松娘，妾王氏，名體紅，皆以淫蕩相尙，見生與玉勝會面時，悲咽相對，情甚淒慘，乃謂勝曰：令表兄何必流涕，少留於此，與汝常得相見，不亦便乎？勝喜語生，生亦私喜，乃就寓於新翠軒，近晚一女童，持玉環紫韜一事奉生曰：妾南熏也，奉主母松娘命，約君一敘，生以親故，不敢承命，南熏以韜作同心結，納生袖而去，旣而又一婢至，捧紫綬絹綴金剔牙贈生曰：妾金錢也，主之愛妾名驗紅，托爲致意，君勿驚訝，生曰：適松娘有命，奈何？金錢曰：君今先往松娘會後，辭以避嫌，以就外宿，妾與驗紅謹候於此，生知其言，登時潛入內寢，松娘已具酒飲於別室，邀生共坐，敘温存，雜謔浪，至夜分方就枕，生恐驗紅久待，力辭就外，松娘曰：一家以妾爲主，何避之有？著意留之，至鷄鳴時，始得脫身，急投外寓，則驗紅已就內矣，惟金錢倦

睡坐榻，生問驗紅何在，金錢曰：四待不至，倦而返矣，返帳然，若有所矣，然餘興未盡，抱金錢共枕，錢治而貪睡，解衣而貼席，任生所爲，生乘其弱態，縱意獵之，錢瞑眼作嬌媚聲，唧唧若簫管半晌，乃平復，謂生曰：驗紅不足貴，松娘有女，年十七，眞佳人也，名曉雲，君何不圖之，生銘其言，天明散去，時驗紅不遂所從，乃寄一詞以招之，名隔浦蓮。

紅蘭相安翠葆，卽在香闌窈窕，雲重遮嬌月，巢深怨棲鳥，睡蝶迷幽草，頻相告，鴛鴦同池沼，郎年少，通宵不起，何故恁般顛倒，有約偏違，幽興獨捱情曉，今本望郎到，任他殷勤，卽須撇子。

生得詞，至午會驗紅於外寓，松娘使人招生，生不至，如爲驗紅所邀，自度色衰不能勝紅，乃集侍女南熏等十人，佩以蘭麝，飾以珠玉，衣以錦綉，加以脂粉，宛然如花，縱欲縱淫，惟求快已，生沐其厚德，欲其歡心，雖衆婢共寢，而松娘必先徇其私，及松事罷，而衆婢方共繼其慾，新於斯時，不喪魂而爲槁魄也，亦深幸矣，驗紅知生不能挽回，謀於金錢，錢曰：曉雲雖處子，頗諳精趣，妾當以計心挑之，倘事諧，則母子爭春，情自釋矣，紅曰：善，令金錢以計挑之，曉雲每夜半，窺其母所之爲，亦頗動心，及紅之挑，但含笑而已，一日曉雲書一詩於几，紅得之，喜曰：計在此矣。

無端春色亂芳心，恍惚風雲入夢深，淚滴枕邊魂欲斷，倩誰扶我見知音。

曉雲學於玉勝，字跡頗相類，紅得雲之筆，卽命金錢付生，促以成事，生方與松娘對坐撫琴，金錢促

步近，生若聽琴狀，適松娘起浣手時，卽以詩納生袖，且附耳曰：鄙人詩也，言畢而去。生視詩以爲玉勝之作，正慮勝以他就爲非，每悵快焉。又見詩急付勝處，勝方午睡，東與軒，生視左右無人，乃以手舉勝裙徐而起其股，跪而就之，勝驚醒，見勝歎曰：兄已棄妾矣，何幸回心一顧耶？生謝曰：此心惟天可表，豈敢棄卿，但爲特色相羈，不容自揖耳。勝曰：春色相羈，今何以得至此？生曰：小卿久矣，適卿又賜佳章，如不脫身一會，罪將何贖？生且言且狎，勝有却生狀，生一手爲勝解裙，且勸曰：姑敍舊耳，何相責之甚耶？勝乃笑而從之。旣而問生曰：妾有何章？生以詩示之，勝曰：此曉雲筆也，雲有此作，欲自獻矣，但母之愛女，兄謹避之，言未畢，金錢笑至，附生耳曰：那人被驗紅，留生久矣，可急往，生別勝，往見紅，卽索雲，紅戲曰：先謝媒，方許見，生自指心曰：以此相謝何如？紅卽挽生入後軒，雲果對鏡獨坐，見生至，低首有羞態，紅乃推雲手附生，生執其手，溫軟玉潔，狂喜不能自制，乃與紅翼雲同至寢所，生爲雲解衣，而紅亦自脫綉，三人並枕，及生之著雲也，雲年少不能勝，嚙齒作疼痛狀，紅憐雲苦，乃棒生過，以身就之，見雲意少安，生輿少緩，時則又推生附雲，欲生之畢事於雲也，及雲力不能支，則紅又自納矣，代之雲難而紅便，一悲一歡，或紅而或雲，兩岐風雨，豈料松娘俟生不至，紅在紅所，自往招之，出外間，及寢所，寢無人跡，進入小軒，見生方寤，雲而紅替興於側，不覺天理復萌，怒形於色，然所愛在女，而所惜在生，惟與紅相戾而已，紅恃素寵，不言挽松娘袖，罵曰：上不正則下亂，汝欲何

爲松娘怒，以手披紅面，生與雲蹤勸，力勸不能止，乃爲玉勝夫竹囊所知，囊放蕩士也，怒生亂其妹，欲謀殺生，生方愧罪，避宿後園，囊使人俟生就寢，暗鎖其戶，夜深入靜，欲舉火焚之，玉勝知其謀，料囊不可勸，乃捐金十兩，私托鎖戶者，放生出，仍鎖戶以待火，夜深火發，救者咸至，囊以爲生必死，而不知生之預逃也，生乘夜度河，次日至午，方抵廉宅，時廉方會客賞牡丹，生至，客皆拱手曰：久慕才名，今得瞻仰，生遂謝就坐，酒半酣，客揖廉曰：名花滿庭，才子在坐，欲煩一誅，尊意何如，廉目生就命，生乃操筆大書，杯酒未乾，詩已脫稿。

爛醉花前酒興起，詩魂拍入花叢裏，露濃花明錦作堆，風薰蝴蝶衣沾濕，平章室裏堆姚高，沈香亭北呼魏紫，淡妝濃襯豈相宜，朵朵綉出胭脂紅，更有一枝白於玉，恍惚倚欄長歎容，春光有限只九十，莫把芳心束萬里，名葩種種皆難得，十家根固千年澤，渾洒慚無草聖工，推敲便有花神力，品高何用食萬鍾，詩富不愁無儋石，且歌且舞拂芳塵，海嶠霞鋪錦綉茵，輕翠簇妝俾解語，點首東風欲咫尺，萬恨莫辭金谷酒，一樽且近玉樓春，春光莫別花皇去，花皇且把春光住，日日花前酒滿杯，春色滿杯花催句，詩酒春花同百年，何用浮生悲不遇。

衆客視畢，撫掌歎賞，有一老長於詩者，贊曰：此四聲各六句體也，詩家最難，長庚之後，絕無此作，祁君一揮而就，豈非今之李白乎，皆舉杯稱羨，盡醉而罷，廉持詩入示岑曰：子輜真才子也，他日必有

大就，我欲效溫嶠故事，將麗貞許之可乎？峇曰：妾有此意久矣。時文娥小卿在側，一馳報生，一馳報貞。貞正念生，忽得此報，喜動顏色，生得報狂不自禁，是夜廉以酒醉與峇早寢，生乃潛入，以指叩貞戶，貞開戶見生，且驚且喜，各以父母意交賀，生因牽貞袖求合，貞曰：兄鄭重，待婚禮成，取洞房花燭之喜，不亦善乎？生曰：天從人願，事已決矣，况機不可失，尚相拒耶？遂抱貞就枕，貞不能阻，六禮未行，先赴陽臺之會，兩情久協，纔伸錦幙之歡，怯怯細腰，含差漫展，溫溫嫩乳，解叩輕慕，起金蓮而弱態難支，庭靈犀而嬌聲作細，流紅一謝，春染絞綃，翠舌半吐，香傾肺腑，恍若鶯侶，何啻鸞鳳，誠仙府之奇逢，實人間之快事也。天相生就外，貞以玉如意贈生，生曰：卿欲我如意耶？一笑而別，生喜作一詞以自道云。

佳期私許暗敲門，待黃昏已黃昏，喜得無人，惜入洞房深，桃臉自羞，心自愛，漏聲遠遠入羅幃，解綉褙，枕邊枕邊，好溫存，被已溫，釵已橫，愛也愛也，聲不穩，尤自殷勤，惟有窗前明月露，新痕近照，怕及花憔悴，花損也比番前消幾人。（江域梅花引）

自是早出晚入，極盡繾綣，舉家皆知，所未知者，廉夫婦也。光陰迅速，又及試期，生辭廉夫婦，及秀生赴科，貞私贈甚厚，不可悉記，惟錄一詞，名曰陽關引。

纒縮同心結，又爲功名別，一聲去也愁千結，心如割，願月中丹桂，早被郎君折，莫學前科，悞盡了良時。

節，記取枕邊情，衾上血定成秦誓，同諧老，歡如昔，最苦征鞍發，從此相思急，安得魂隨去，處處伴郎歌。
途中惟以貞爲念，至旅店鬱鬱不寢，甯食皆廢，作樂府一首，名曰長相思。
長相思，心不絕，思到相思心欲裂，羅幃素月清不眠，泪如懸河，積成血，山可崩，海可竭，人生不可轉離別，別時容易，見時難，長歎一回，一嗚咽。

時有同赴科者，名章臺，寄居花柳間，生因訪之，章喜生至，拉一妓名玉紅伴生，生雖同枕，若無情者，明日又換一妓曹媚，見生亦如之，又明日換一妓喬彩鳳，生亦如之，至於名妓馬文蓮，蘇晚翠，趙燕寵，陳秋雲，姚月仙，日易一日，輪奉枕席，生皆不以介意，惟以禪貞是念，然章臺與生同席舍，欲利生之筆，必求一可生意者，至一院，衆妓方聚戲，內一妓，張逸紅笑曰，晚昨妹子夢新解元，是故人姓吳者，生驚異，揖而問焉，令妹爲誰，曰，桂紅，生求見，妓曰，適一赴舉相公請去，今晚不回矣，生乃就宿，逸鴻以待之，明日桂紅歸，卽玉勝婢也，因紅與生私怒而出之，媒利厚謝，私賣與妓家，至是得與生會，悽慘不勝，既而賀曰，昨夢君爲榜首，生喜而謝之，是夕與桂紅曰，幸得故人，少舒憂鬱，乃浩然吟一首云。

樓鶴樓中探嫩紅，百花叢裏又相逢，姻緣想是前生定，共道功名在夢中。

章臺見生與紅款厚，以爲生溺於紅，捐金百兩，娶紅以贈生，生知其意在代筆，遂拜而受之，三場後

揭榜，生果第一，章亦在百名內，時笙歌集門，賓客填坐，忽一家童，秀郎者，忙奔告曰：廉參軍事發，合家解京，危在旦夕，窻中有書持奉，生爲之驚倒，急開緘，視書曰：

祁殿元子，輜行臺下，廉尚在官時，右丞相鐵木迭兒，欲娶小女麗貞爲婦，尙以彼蒙古人，不忍從命，竟觸其怒，欲致尙以死，近惡州蔡九五作亂，見以王勝翁竹副使，與彼同謀爲不軌，遂破汀州，寘化，尙久廢棄，毫不與聞，今乃坐以知情，陷以同黨，蒙上合家拿問，尙爲權要所仇，分在必死，但家小輩不知下落耳，幸足下高科，必膺顯擢，次女麗貞，願操箕帚，其餘乞念骨肉至情，一體照亮，九泉之下，必拱手叩謝也，身雖國法，銷禁甚嚴，情緒萬千，筆不能盡，再拜。

生視書，每讀一句，則長歎一聲，泪下如雨，卽持書入示桂紅，紅亦捶胸哭曰：流落烟花，得君留戀，自喜故鄉可歸，相見有日，何不幸復遭此耶，遂促生早上春官，以探消息，且曰：妾隨去，與小姐輩一面足矣，是特以榜背，各事所係，湊月餘，纔得就路，及至京，廉與竹氏父子，皆以謀逆棄市矣，兩家女子，麗貞、毓秀，時雲，皆沒入官爲婢，其餘家小，各流三千里，生得信，仆地氣絕，而甦者數次，桂紅再三慰解，生終不能已，乃設醴，牲作文遙奠，廉於逆旅，時延佑二年，冬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嗚呼！以翁之德，宜受多福，以翁之賢，宜享厚祿，胡爲乎位止參軍，胡爲乎老見屠戮，嗚呼！蒼天既無酬賢報德之私，乃有林木池魚之慘，每寄翁書，托其家屬，今二女入官，餘丁竄北，數箕帚之無緣，痛良秀

之難贖，雲散長空，月沈西，陸春歸掖，庭月沈阡陌，嗚呼，翁真千古之冤，豈止一人之獄，翁視內親，情由骨肉，今翁已矣，不可復贖，聊舉清曹，遙陳衷曲，嗚呼痛哉，既不能挽天以雪冤，甯不臨風而長歎。

祭畢，生愁苦無以自慰，遣秀郎訪問兩家寄跡之地，店主皆曰：入官者入官，流散者流散，祇有一白面女子，身俊而雅，眉秀而長，香肩半勻，金蓮甚窄，臨入宮時，留一絨祝曰：新科祁解元來京，卽與之生知爲麗貞緘也，急遣秀郎以謝意索絨，生得絨開視，乃一詩也。

八幅湘裙染血紅，母流父死欲消魂，故人牽記鴛鴦夢，位顯須開控訴門，自歎有天難共戴，應知無地可通恩，君心若似初相識，憐取娥眉見至尊。

果麗貞筆也，托生復仇，生得詩痛入骨髓，魂不附體，每月白風清，浩然長歎，觸景題情，無非念貞意也，有和貞韻一律，極盡哀慕之苦。

淋漓衫袖血啼痕，不見多情幾斷魂，冷日笑人多伏枕，飛雲爲我渡長門，深仇可復寤，精力偕老無緣竟絕恩，含淚美消如意玉，倚誰傳語頰袍尊。

玉如意貞所贈也，生覩物思人，手不能釋，每歎曰：麗貞吾掌上珠也，今安在哉，時京師知生未娶，欲婚之者多，生皆不應，桂紅勸曰：君取高科，豈有無妻之禮，麗貞已入宮，無再會之期，他日仕途中，議君溺於妓妾，不復婚娶，豈不重有玷乎，生隱几垂泪，默默不言，紅又諫曰：君以萬金之軀，乃耽無益

之苦，事出無奈，可別求佳耦，何位意乎，難得之人耶，生惟長歎不答，紅因出汗巾爲生拭淚，委曲勸之，生喟然歎曰：天下女子，豈有麗貞者哉，紅曰：麗貞固不易得，但多訪之，或有勝於貞者，未可知也，君何絕，天下之無人耶，生曰：京城女子，我決不從，昔山中讀書，感龔老之恩，以女道芳見許，後遇麗貞，遂失約，而道芳尙未受聘，不得已其在此乎，桂紅謝曰：君可謂不忘舊矣，即遣人歸，以禮聘道芳，龔老以舊盟遂納焉，但復曰：願祁郎自重，余相祁郎當作三元，但眉生二眉，花柳多情，此亦陰隲也，今已一元矣，後三元恐不可望，然連科危甲，位至三公，非世有者，幸以此言達之，以爲他日之驗，後生會試名在第九，殿試擬居狀元，但策中一聯頗碍權要。

沐宮恩而居輔弼半朝廷之官，以爲己隨，酷刑罰而肆貪婪，傾國家之財，以爲己出，所以日食地震山崩，良有以也。

時鐵木迭兒，以太后命爲右丞，內外弄權，奸貪不法，見生策大怒，遂以霍希賢爲狀元，而生乃探花也，將拜官，生辭不就命，願請面奏，上召入問曰：卿何爲不欲官，生奏曰：臣家素守清白，世受國恩，黃門待制，刺史稽勳，各有功績，著在簡端，獨臣父爲蕭氏所陷，致死無辜，臣聞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，今臣既有不共之仇，又與冠裳之列，豈不上有替於朝廷，下有忝於祖宗，中有負於所學，臣尙未娶，願陛下念臣一雪此恥，臣不惟不願受官，亦願終身不娶，上聞之惻然，令侍御史往案其事，觀音保

知生微時，已到復仇，今不可挽矣。蕭求於鐵木迭兒，不能救，父子遂相繼而死。自是金園琴娘爲衆所欺，家日凌替，田產屋宇，消沒殆盡。金園寄食於母家，琴娘遂爲鐵木迭兒所得，甚愛之。時趙子昂以詩畫動天下，鐵木迭兒每見子昂垂顧，必使琴娘捧硯，乞子昂之筆。子昂每呼爲玉硯兒，鐵木迭兒因贈焉。且曰：長使爲君掌硯，子昂笑曰：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鐵木迭兒曰：君之筆吾所好也，予己所好易君之所好，不亦可乎？子昂因畫五馬飲溪圖以謝之，又嘗呼琴娘爲五馬兒，蓋以五馬圖所易也。及祁生拜翰林修撰，爲子昂同僚，子昂每勸生娶，生曰：家貧無以爲禮，子昂甚憐之，歎曰：天使孝子愛此窮獨耶？一日子昂留生飲半醉，與生聯句，呼曰：五馬兒捧硯來，生心在詩，不暇他目，惟執筆而已。

季鬱金樽綠似油，幾番沈醉曲城頭。(和)香雲有態時時變，(趙)野水無情處處流。(和)好醜原來都是夢，(趙)窮通常事不須愁。(和)英雄自古多磨滅，(趙)且向花前一醉遊。

琴娘時以眼窺生，生忽見琴娘，遺書不語。子昂曰：君有所思乎？生曰：無。子昂強之，生曰：心事不敢言。子昂曰：如不言，罰以大觥。使琴娘舉觥於生前，生欲言不言，徘徊閒，琴娘不覺淚下。子昂疑，強問所以，生不能穩，遂告以實。子昂歎曰：爲蕭氏婢，亦有救人之心，可謂賢矣。然君之故人，僕豈敢留，卽令肩輿送至生第，生感其恩，作詞以謝子昂焉。

玉堂風伯酬後，風流佳句得，忽見嬌姿，淚眼淒涼捧玉危。可憐貧病錦帳，鴛鴦猶未結，重感瑤琴不贈豪家，只贈貧。(名家木蘭花)

生見琴娘問金園何在，琴娘曰：還在母家矣。生歎息久之。時蔡九五作亂，上命浙江樞密使張驢討之，鐵木迭兒惡生，因薦生爲監軍，使生與張揮旌策馬直抵賊壘，三戰三捷之，賊衆潰散，生因經略賊營收其輜重，及所據婦女三千，各審其籍貫放還，是夜生喜功名，飲酒數斗，擊劍而歌曰：

一擊劍令定四方，星沈斗轉令夜蒼蒼，辭翰墨令陷鋒芒，功名奏凱令殿天子之心，安得美人令共舉觴，見我一笑令爲我解征裳。

歌罷，見三軍囔至帳前，相毆流血，主究其故，因放所擄婦女，皆有所索，及一婦自稱宦家，且身無所有，軍以勢迫之，出一玉扇墜，三軍爭取，是以相毆，生見扇墜歎曰：此徐氏故物，乃我所贈金園者，何以至此，即令追其婦，婦至，即金園也，金園歸母家，因賊至出逃，途中爲賊所獲，生納之，明日生以捷書上聞，捷書中有一聯云。

臣等衣暫試於一戎月，連飛於三捷，絲罪已戮，見東海之無波，氛氣盡消，仰太陽之普照。

起至，上方侍太后，太后捧捷書歎曰：讀軍中有此筆，必出才子之手，因問承旨趙子昂，子昂曰：此修撰祁羽狄筆也，此人自幼未娶，學識高才，且爲復仇，孝行可嘉，今爲監軍使，太后曰：求忠臣於孝子

之門，此人既孝，則事君必忠，一戰破賊，乃其小試耳，然而至今未娶何也？子昂曰：家貧無以爲禮，是以未娶。太后與上歎曰：使臣子貧而無妻，皆朕之罪。待班師，給朕以寶銜，再賜宮人四員，事彼歸，娶以彰朕厚賞宮恩。遂卽降旨，班師生至京，得聞上意，蜜謀於宦官，讓元暉曰：上欲賜臣宮女四人，臣吳中人也，有新入宮者，亦吳人，廉氏名麗貞，乞查訪得賜，當效犬馬。暉曰：鄙人有侮自圖，得君佳句，卽整力如神，生卽題曰：

漏洩春光有此花，凍雷驚動亦萌芽。九天雨露冰姿潤，咫尺雲霄鳳尾斜。青鎖曉臨禁笛，紫宸朝罷玉衝牙。高堂清逸懸圖處，不比尋常力士家。

元大喜，卽入宮及出，見生曰：宮人千餘，不能盡齒，頰將安得？祁生不言，久之繼而喜曰：生有玉如意，乃此人贈物，君持入宮，彼或見此，必自訴也。元暉持而復入，過一側殿，果一宮人，見而問明，此物何來？暉曰：此吾友所贈也。卿何相問？宮人曰：友爲誰？暉曰：祁修撰也。曰：非羽狄乎？曰：然。宮人問未完，卽流泪，暉曰：卿非廉氏麗貞否？貞驚曰：君何識暉名？秀告其故。貞大喜，卽以毓暉、曉雲，共以金贈，皆物求賜出榜。一宮人亦吳中女也，知貞等謀，亦願出金求賜。暉并許之，及生見上，上果賜焉。生受賜，謝恩還第，惟以得貞爲念，不意秀與雲皆與焉。相見時，抱頭號哭，悲泪交集。貞秀與雲收泪，相拜謝，其一女尙掩面嗚咽，生怪而問之，乃陸嬌元也。自爲舟人所逼，卽欲赴水，舟人惡之，買與一富家，富家

有女該入宮，其母不忍，乃匿其女而出。元代馮元自湖口別生，經歷萬苦，不意復得相見，是以慘甚。生再三撫慰曰：「載而還錦纜，牽風牙櫓，漫水白雲江上，伊呀一棹笙歌，碧樹灘邊，泖泖半帆，山色心懸離合，情集悲歡，生命鉤簾設宴，言笑怡然，酒半酣，生撫麗貞肩，歎曰：『我與卿，不意今日有此會也。』」貞曰：「吾入宮時，留以奉君，已有無地通恩之歎，今幸合爲一家，昔日之盟，庶不負矣。」生曰：「僕和卿韻，亦有偕老，無緣竟絕之句，不今事出於無心，而夙願已從，則少年時，遇玉仙子，賜詩一律云：『相逢玉鏡臺，蓋與卿等會也。』又云：『天朝賜妙才，蓋今日上之賜以卿也。』其言驗矣。」吾與卿等焚香拜空以謝之，及衆拜起，見雙鶴繞空半晌而去。生喜卽命酌酒，琴娘起舞，桂紅雅歌，毓秀點板，金園吹簫，曉雲撥竿，嬌元捧壺，麗貞執爵，共勸之曰：「今日之樂，亦非尋常，願君酩酊。」生曰：「誠哉會也，固當一醉，但無詩不可以記勝，予爲首倡，卿等繼之。」

把酒歡良會，猶疑夢寐中，（生）姻緣天已定，（雲）離合散環同，（貞）歷難投金闕，（元）留忠免則峯，（園）狂雷中露發，（秀）深院隔牆逢，（紅）梅老當初壯，（貞）衾寒日已東，（琴）玉堂今挂袂，（生）粉臉昔題紅，（貞）痛母心千里，（秀）私恩拜九重，（雲）何方吳興越，（琴）誰能始能終，（元）歌舞漸多辱，（紅）興衰覺亂哀，（園）大家須一醉，何必訴窮通。

生曰：「琴娘之吳越，金園之興衰，尙有恨耶？」琴園謝以無心，各舉爵敬生，生飲之，不覺沈醉，乃卽舟中。

設長枕大被，衆女解衣擁生而寢，生眷戀之情，人各及焉。明早過陳夫人室，生登涯訪之，陳甚喜，令孔姬出見，視生微笑，各訴舊情，不意陳族中及外人皆知之，生乃避嫌，還舟中時，差人謁答往來，凡三日，道姑完汝等如之，恨生不至，且與陳因生結仇，絕不往來，難以就陳，見生惟古，衆道姑恨恨而已，時有道士劉志先，乃蔡九五黨也，有妖術，因蔡敗逃匿院中，宗淨素知劉有術計，請於劉，劉曰：「不難，夜卽誅陳，衆不之信，是夜祁生以絞綃帕寄詩於陳，陳方坐燈下讀詩，因呼孔姬語曰：『析君以此見詩，情亦切矣，奈不可近何。』」

數載相思得窈娘，臨風幾欲斷愁腸。而今久泊孤舟待，咫尺無緣到枕旁。

孔姬未及答，忽戶外有兵戈聲，方欲趨避，忽然見一人長餘，手持雙斧，身披甲冑，髮赤面青，形甚怪，向前喝之曰：「誰爲陳也，陳疑其盜，跪而告曰：『妾陳氏也，將軍用寶，任將軍取之，其人曰：『奉劉元帥令，來取首級焉，用寶爲言罷，斬陳首懸腰馳去，孔姬合家驚倒撲地，不知所以，至晚乃甦，率婢輩同奔生舟，告以故，生遂匿焉，卽令人訪陳氏事，首級血流一路，直至院中，生知陳與院中不和，必爲道姑所謀，托官府追究，各道姑懼禍，皆指劉，劉知不可脫，遂擁衆作亂，殺傷官兵，不可勝計，官府以狀聞，上遣樞密使院判官章臺，且兵捕之，章卽生之同科友也，將與戰，劉計請於生，生曰：『此人久處近院中，道姑必知其術，可先圖之，』章臺今甲士，擒宗淨等數十人餘，章究其術，衆云不知，及加以酷刑，

惟叩頭流血，毫無所言，生往救之，宗淨等已付軍法，惟涵師與錫未受刃，急令止之，生自願代君討賊，以贖二人之命，章曰：君能被賊，何惜二奴？即令涵師與錫還俗歸生，生從容問錫曰：此賊在院，所爲何事？錫曰：無他事，惟剪紙作戲耳，生曰：戲具何狀？曰：其狀如甲冑之士，孔姬應曰：在旁殺陳者，卽甲冑之士也，生入軍中，下令曰：人各持狗血一升，賊至先以血衝之，生乃自束戎裝，以仙女所贈玉簪，插於冠頂，且祝曰：玉香仙子會云，簪能解危，今與賊戰，宜衛我矣，祝罷，卽抵賊營，賊望生頂紅光滿天，威風刮地，不覺失聲而潰，生令軍中衝以狗血，賊皆撲地，生就視之，皆草人也，生命以火焚之，劉志先乃伏誅，朱黨七十餘人，前舟人謀生者，亦在內，生并斬之，遂與章別，發舟南還，章臺送酒千樽，作詞以送之。

千里古人一尊，席上笑口同開，念五六年前三千士內，隨君驥尾，得占名魁，君受皇恩，妙齡歸娶，一棹笙歌，碧水隈，青雲立見中天奎壁，光動三台。如君海內奇才，七子風流氣似雷，胸中韜略兼全，兩番滅賊，他年畫閣預上仙階，沙燕留人，潭花送客，把手高歌一快哉，蒼生望願早攜鷺侶，共駕回來。

時生歸娶，妾勝女十餘人矣，又道芳入門，恭敬自等，麗貞持甚畏之，而奴輩等不敢亂步，此亦大家之風範，才子家箴也，生意溜兒在獄，令人贖書至嬌元母家，其父卽以書告官，言女在，與溜兒無干，溜兒歸，生以琴娘配之，生娶畢還京，恨鉄木迭兒之肆惡，糾同內外監察御史，四十餘人，劾有逞私

蠹國，難居師保之任，上不聽，鉄木迭兒遂謀陷生，因出生爲邊明經略史，生卽戎服跨馬，以肅清爲已任，臨行吟詩以自警云。

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千載要流芳，長驅直搗單于窟，烈烈烘烘傲一場。

生到任，點軍殘缺死者直衆，生查其妻小，遺孤編爲一册，册內有一人與生同里，聞者觀其名，卽陸用也，用以狡詐主母至死，遂問軍王，以軍令取用時，用已陣亡，其妻山茶入見，生問曰，汝夫旣死，隻身何托，山茶叩首告曰，幸吾妙娘夫，亦以私敗官監問軍到此，今其夫亦戰死矣，而妙娘尙有私蓄，是以相依在此，苟全性命，生曰，妙娘海上之恩，乃我再生之主也，卽令入帳時，分雖尊卑，而情同離合，會晤之傾，不覺泪下，生問妙娘歸否，妙泣曰，恨無路耳，生乃匿以爲妾，山郎卽以秀郎配之，將名概除之，以絕查究，妙娘曰，妾少爲情客妻，壯爲軍人婦，年踰三十流落至此，幸君帶歸，不死足矣，敢捧衾枕耶，生曰，吾爲重臣，美女如族，非愛卿色也，第卿乃始交之人，又有湖上之惠，豈爲薄倖郎，身肯便忘賤耶，是夜挽妙娘同寢，喜甚，作重疊金詞。

一年一枕吳歌夢，春光不洩驚相送，計久芳容，相逢湖水中。贈金知恩重，刻銘嘗頌，今日是天緣，難將貴賤言。

生旣得妙娘，卽起馬巡邊，梯上杭水，自北而南，名震蠻夷，威如雷電，一日過廉竹所流之地，廉夫人

岑氏，竹夫人松娘，已極故矣，所存者，玉勝、驗紅及各婢耳。見生至，皆放聲大哭，生亦側然。玉勝揮泪問曰：「聞二妹曉雲，皆得侍左右，妾等不知生死，君寧忍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且暫止此，待還朝，當爲卿復仇，卿等與貞秀，會有期矣。」勝等拜謝祝曰：「此地非人所居，况無男子相衛，早一日歸，乃一日之惠也。」生自是邊功重名天下，上頗知其賢，異擢生招爲文館大學士，兼平章軍國中書左丞相。後以英宗被弒，迎立晉王公，進開封府儀同三司，上柱國太師，銖木迭兒爲太子，太師生乃劾其誣殺忠良，奸貪不道，至陷兼竹家小，自是玉勝、驗紅并兩家婢小，皆從生矣。銖木迭兒恨生，使其歡爲御史者，亦勸生享大爵，而以事夷君爲恥，詐巡邊，而以故軍婦爲妾，蓋指吳妙娘也。上不聽，生喜歸，語道芳，道芳曰：「功名富貴，自有定數，人亦何爲？」時麗貞在側，從容進曰：「妾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，君之危也。君見敬器乎？滿則覆，今君滿矣，願急流勇退，保攝天和，行歌花鳥，彈琴詠詩，不亦樂乎？」生聞之，恍然大悟，乃抱麗貞，記之膝，兩臉相親，豁然歎曰：「人沈宦海，得卿提醒，大丈夫棄功名，如敝屣，視富貴，如浮雲，安用耽驚受恐，拖朱紫爲傀儡態耶？懇乞天恩，力求致仕，賦詩浩然而歸。」

浩然長嘯一臨風，解帶千金脫鳥籠。此去溪山訪明月，不來朝陛拜重瞳。詩書事業原無底，將相公勞總是虛。塵外逍遙眞藥地，早攜仙侶醉花叢。

生歸又娶美姬二人，曰碧梧，曰翠竹，及麗貞、曉雲、玉勝等，共十二人，號曰香臺十二釵。婢輩山茶、桂

紅等，及新進者，僅百餘人，號曰錦綉百花屏，環珮之聲，麗於市井，麝蘭之氣，達於街衢，生每夜慕皓齒輕歌，細腰雙舞，笙歌交作，珍饈若山，紅粉朱顏，環侍左右，雖南面之樂，不過是也，宅後設一圃，大可二百畝，疊石爲山，編籬爲徑，峻亭廣屋，飛閣相連，異未奇花，顏色相照，四景長春，萬態畢集，生游行，必命侍妾捧筆硯，每至一處，必加題詠，然亦不能悉記，而吳中傳聞者，止二三詞而已。

題繡谷堂 詞名臨江仙

簾捲華堂名繡谷，高堂翠列如屏，四圍風竹珮環聲，奇花千萬種，竹松兩三層。山外有山，山外水，邊山頂皆亭，綠陰徑小橋橫，眼前堆錦綉，何處問蓬瀛。

題筠溪軒 詞名浣溪紗

銷香籬黃金地堂，風生水謝竹陰涼，小窗飛影卽池塘。浪潑春雷魚欲化，竹園山徑鳳來翔，暑天冰簟卽瀟湘。

題曲水流觴 詞名天仙子

春曉輓轡飛勝概，曲曲清流塵不碍，玉龍昨夜臥松陰，雲自蓋，山雨自載，偃仰屈伸常自在，浮觴更把蘭亭賽，別是人閒開世界，恍如仙女渡銀河，溪雖隘行偏快，祇用先生坐長待。

園內擊池僅百餘畝，內設六島，每島皆有樓台亭榭，其制各異，石橋相連，皆可舟楫，謂之西池文院，

一院則使二妾居之，二妾則以六婢事之，每院笙歌晝夜不絕，一名月夜，生與道芳駕小舟，徧游池島，命各院八窗洞開，垂簾明燭，簫鼓低奏，清風徐來，水月相盪，時執棹者吳妙娘也，生命爲吳歌，隨波宛轉聲，若洞簫，各院皆以清笛應之，儼如鶴唳松濤，不覺塵骨皆爽，生樂甚，命酌酒與道芳對飲，因舉手托道芳腮戲曰：今後夫人興動矣，道芳正色應曰：夫妻相敬如賓，何戲狎如此？生曰：夫人乃鐵石人耶？舟過一院，匾曰碧香瓊館，貞與雲所居也，生因以手招貞，貞與雲登舟，生曰：纔得罪夫人，二卿爲我謝之，貞舉酌勸道芳，芳卻之，貞跪下，芳急扶起曰：貞姐自重，卽當強飲，繼而曉雲亦舉酒跪奉，芳亦扶起謝曰：量不能矣，生笑曰：量頗容人，乃不能容酒耶？芳又強飲之，西南一院，隔窗遙吟曰：妾未嘗見夫人飲，願下執壺，生視之，乃玉勝金園也，令取小舟渡至，亦各酌酒奉道芳，芳力辭，玉勝金園勸曰：妾等樽材，恩承穆木，久沐飲德之恩，恨無涓滴之報，今借花戲佛，望夫人少飲，生亦勸曰：來意至誠，亦當少盡，道芳乃啜其半，復強與之，不觀香肌醉軟，睡態漸增，生命臥榻設重茵綉枕，扶道芳寢，乃與麗貞推蓬坐月中，飛觴浪飲，縱徧游各院，笙歌愈覺嘹唳，生曰：與卿等聯句可乎，衆曰可。

筵開畫舫夜初長，(生)絕勝金年醉白堂，(園)水底明河斜轉影，(勝)雲迷新月細生光，(貞)詩盟不就君須罰。

生抱雲戲曰，卿今夜欲罰我乎，尚記得朱後小軒，不能禁否，雲笑曰，此爲臉所紅誘耳，生以手撞入雲懷，摩弄其乳，春與勃然，欲狎雲於座中，雲曰，夫人在坐，願公少待，生曰，汝畏夫人乎，我當先狎夫人，乃舍雲而就榻，將欲解道芳衣，生醉後性急，忽動道芳佩玉一聲，道芳驚醒，生抱而戲曰，如此良夜，適興何妨，道芳坐起曰，侍妾滿前，明月滿目，不意海內名公，朝廷重宰，乃兒戲一至此耶，生不答，惟求相合，道芳怒起，拂衣登岸，貞等勸生曰，夫人性重，欲與聚首，在妾院中可也，生曰，然，率貞等避道芳同宿，使衆妾環伺左右，明日生酒醒，但見玉人，如砌香霧衝簾，生心蕩然，姿意縱慾，芳諫曰，公非年少矣，願當自惜，生笑曰，老當益壯，何惜之有，自是淫樂，無所不至，或吟咏，或局戲，或清談，皆與衆妾在焉，一日月上妾歸，嘗有詩云。

共榻清談花霧濃，並頭聯句月明中，起來一笑同攜手，繡谷堂深燭已紅。

或宿一院，則各院送答，婬輩皆得，生睡方敢散歸，或生少出，則各院明燭待之，香薰翠被，任生擇寢，或生浴，則衆妾環侍如玉屏，或天寒，必三妾共慢，生之家事，各有所司，生不自與，惟吟風弄月，逍遙池島而已，一夕中秋，月明如畫，生方與衆妾泛舟，忽見西南祥雲聚起，鸞鶴翻飛空中，隱隱如有鼓吹，頃聞紅光照水，香氣逼人，生知芳等視之，見一女子，立涯上呼曰，祁君妾復來矣，生停舟相接，乃玉香仙子也，玉香自袖中出丹一帖，授生且曰，令家人分服之，皆可仙矣，况道芳，乃織女星，貞乃王

母次女也，除皆蓬島仙姬，不必盡述，今俗緣已盡，皆得隨公上昇，言畢而去，自是飄逸，有登天之志，絕慾服氣，環精固神，舉足能行空，出言可以驗禍福，人皆異之，後攜芳貞等，入終南山學道，遂不知所終云。

鍾情麗集(上)

時有庠生者，輅其名，本貫廣東瓊州人氏，丰姿冠玉，標格魁梧，涉獵經史，吞吐雲烟，其士林之翹楚者也，一旦父母呼而命之曰，爾有祖姑，適臨高黎氏，乃子奉朝廷命，而爲上官，卽爾之表叔也，經今數載，音問杳然，疎問之甚也，孔子云，親母者失其爲親，故者君失其爲故，此人道之當然，卽辰春風和氣，景物鮮明，僉備微儀，代我探訪一度，以將意耳，生唯唯聽命，收拾琴書，命僕僮等，佾歌促行，生既至，入謁表叔見之，盡禮乃引入中堂，進拜祖姑，暨嬪并諸兄弟，皆相見畢，於是諸親勞苦再三詢及故舊，生一一答之，盡恭且詳，乃館生於西廡，清桂西軒之下，明日侵晨，踵春暉堂揖祖姑，適瑜侍焉，將屏後避生，祖姑止之曰，四哥卽兄妹也，何避嫌之有，瑜得命，卽下階與生敘禮，生竊視之，顏色絕世，光彩動人，眞所謂入眼，平身未曾有者也，厥後祖姑甚鍾愛，生晨昏，命生與瑜侍食左右，一日謂生曰，諸子久失訓誨，汝叔屢求西賓，無可意者，幸子之來，姑合此癸蒙一二年間，回不少矣，復顧

瑜曰，四哥寒暑早晚若有所求，汝一切與之，勿以吝嗇。女唯唯聽命。生亦拜謝。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，及察其動靜有常，言詞簡約，生心知不敢有犯，又以親情之故，不敢少肆也。表叔擇日設帳，生徒日至，雖注意於書翰之間，而眷戀之心，則不能過也。累累形諸吟詠，不下二三十首，不克盡述。揭特其尤者，以傳諸好事者焉。是夜坐吟舒懷，二律詩曰。

連城韞積已多時，恥荊效人抱璞悲。白璧經雙無地種，靈台一點有天知。篝燈挑盡雞成夢，紅葉飄來不見詩。寂寂小窗無個事，娟娟斜月射書幃。

又

多愁多病不甚情，興味蕭然似野僧。綠綺有心知者寡，空侯無子夢難憑。帶寬頓覺纖腰減，謂重應知別恨增。獨坐小窗春寂寂，感少傷遇思匆匆。

一日生命侍僮吟哥，問瑜娘取栳榔，遂以蠟紙封見，蜜釀十顆饋生，并標書於其上曰。進御之餘，敬以五雙奉兄，伏乞垂納。

生但謂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識字也。見之大悅曰：西廂而事，可得月諧矣。乃製西江月一詞，命伶哥持以謝云。

蠟紙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題封。且言已進大明宮，特取餘甜和奉。口嚼栳榔味美，心懷玉女情濃。物雖

有盡意無窮，感德海深山重。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曰。

有美蘭房秀，嫣然迴下暈，清才謝道韞，美貌卓文君，秋水娟娟月，春空藹藹雲，不當階下拜，珍重謝深恩。

女見之，微微露哂，就以雲箋截小成簡，以復云，感丞佳作，負荷良多，第以白雪陽春，難爲和耳，生得此簡，歡喜欲狂，不覺經吏之心頓放，花月之思愈興，他無所願也，惟屬意瑜娘而已，朝夕求問，尋便欲以感動於瑜，然瑜馴謹穩實，生拂之不答，問之不應，莫得而圖之，一夕月初出，叔嬀會宴於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，生以手揮之，使先行，徐徐後至蘭房，東軒之隅，碧桃樹下，遇瑜獨歸，生曰，五姐何歸之速耶，瑜曰，倦矣，故歸，生曰，久懷一事，欲以相問，不識可乎，女以他辭拒之曰，昨承佳作，健羨健羨，生曰，不爲是也，女不答而去，生大慚，悒悒而返，宴半酣而回，自是桃下之遇，不聚所懷，遂製平憶秦娥，以泄悒悒之意云。

憶秦娥，憶秦娥，無意奈渠何，一場好事從此磋跎，茫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，花月天地，畢竟閑過。

一日生在外館，女潛入其所居之軒，發其書笥，見所作之詩詞，知生之意，有在也，默記歸錄，至白壁

靈台之句，感歎移時，及察見生之色變常，飲食減少，頗憐之焉。一夕女晚綉綠紗窗下，生行過窗外，偶念周美成詞，些小事，惱人腸句之，瑜隔窗問曰：四哥何事惱愁腸也？蓋爲我言之，生曰：子自思之，女曰：兄欲歸乎？生曰：不然，女又曰：兄思兄之情人乎？生又曰：非也，女又曰：春寒逼兄耶？生曰：非寒也，愁也，女曰：何不逼之乎？女曰：誰肯與我撥之？女笑而不答，生欲進而與之語，自度不可，於是退居軒，閉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花心動詞，識以其事。

萬端千緒，惱人腸肚事，有誰共說，多麗多姣，有意有情，特地爲人撩撥，綠紗窗，晚珠簾捲，綉牀上描花摸，如簧語一聽纔歇，千聲頓雪，惟恨事腸未竭，空惆悵歸來，又成間絕，一片玉減千種，仍生擁就，心頭好結，琴心未必君知否，何日也，山盟同設，休狂詩六，是狂蜂浪蝶。

生命侍僮，持以示女，女覽之擲地曰：我本無此意，四哥何誣人也，僮歸以告生，殆無以爲懷，乃於軒之西壁畫一鶯墨，題一絕於上云。

倦喬公子彙金衣，獨自飛來獨自歸，可惜上林如許樹，何緣借得一枝棲。

見者謂其題鶯，殊不知其托意於其中也，一日瑜之侍妾碧挑，偶過生軒，歸謂瑜娘曰：向來看西邊軒裏，瓊州官八，畫鶯鳥於壁上，甚是可愛，瑜因示生出，遂抵生軒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詞，書於片紙之上，置於几間而歸，詩曰。

金衣今日換人衣，開口如啼却不啼，自是傍牆飛不起，休悲無樹借君棲。

生歸見後面命之詞，正想像間，忽見絳桃持一簡至，生視之，乃喜玩鶯之詞也。

嬌癡倦徹御苑閒花，柔東風無力桃錦繡舒，香花又褪，種種惱人春色，不恨佳期難過，惟恨芳年易過，不堪題，有東流逝水，西沈斜日，記得此時早築盟壇，共定風流第，也不難愁，更休煩夢，務要身親歷，欲使琴如膠漆，先使心同經金石，相期也在西廂，待月藍田種璧。

生得此詞大喜過望，願得之心，愈於平昔，每尋間便思與女一致款曲，終不可得，後二日，表叔赴將，嬌又歸窈，女乃潛出，直抵生軒，生上講而歸，適瑜在焉，日揖謝曰：往日之詞，誠能踐之，雖死無恨，瑜曰：前詞聊以寬卿兄之意耳，豈有他哉？生曰：所謂身親經歷者，果歷何事耶？瑜不答，遂欲引去，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謂瑜曰：輅自二月來抵仙鄉，今則宜如己三更矣，自從見卿之後，頓覺魂飛魄散，廢寢忘餐，奈何無問可乘，今蒙下顧寒窗，而輅偶出適歸，抑且不先不後，豈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見拒，此輅之所深不識也，瑜曰：兄言良是，妾豈不知而爲是姑嬌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長也？生曰：爲之奈何？瑜曰：俗言心堅石也，但遲之歲月而已，生曰：青春易擲，若遲之以歲月，豈不挫過乎？時節哉？瑜曰：妾女子也，局量淺陋，無有深深遠慮，在兄之圖之則善矣，言未已，忽聞衆聲喧嘩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語，生乃製浣溪沙，以記其云，歌曰。

雲淡流輕午漏遲，餘乘輿歸乍時，忽見仙子下瑤池，有意鷓鴣窗下語，無端百舌樹梢啼，教人如夢又如癡。

一日生陪叔嬀於漱玉亭中，生辭倦先歸，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，生趨視之，見瑜獨蓄薇架下，拂拭落花，生宴曰：花已謝落，何故惜之？女曰：兄何薄倖之甚耶？竈不念其芳香嫩色之時也。生曰：輕香嫩色時不能好，當及其已落，而後拂而惜，雖有惜花之心，而無愛花之實，與薄倖何異？女子不答，生曰：往日圖之一言何如？女曰：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忽覺人聲相近，遂隱去，生作減字水蘭花，以息其實焉。

小亭宴罷，偶到薔薇花架下，忽驚蘭香獨立花陰，納晚涼，手拈花瓣，輕輕整頓，頻頻看，花落花開，厚薄之情，何異哉。

又一夕，叔嬀俱赴鄰家歡宴，生獨視軒中，心鬱鬱若有所失，正憂悶閒，忽見瑜娘掀扉而入，謂生曰：何憂之多耶？生曰：愁何足惜，但腸斷爲可惜耳。女曰：何事腸斷？生曰：盡在不言中。女曰：妾試爲兄謀之，生曰：卿言既許矣，不可只作立場話柄，恐斷送人性命，惟子固之，女曰：兄尚不念圖，况妾乎？生曰：輅籌之熟矣，女指牆謂生曰：奈此何？生曰：事至此，雖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數仞之牆，何足道乎？女曰：所能圖者，其計安出？乃以扇指示所達之路，女曰：是不言世妾之一心，惟兄是從而已，事若不遂，當

以死相謝，弟恐兄之不能踐言耳，生以手抱瑜，欲求合歡，女不從，正反復閉，忽聞叔嬖回，遂出迎接，次日乃作鳳凰台上，憶吹簫之句，以示女云。

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氣，天生才貌無雙，等來十洲三島，無比嬌娘，堪笑蘭台公子虛想，像賦詠高唐，何如花解語，玉又生香茫。今宵何夕，親會見姮娥降下，窗紗又以將合風雨來訪，記得可時約，官難踐，空愁斷腸，腸斷處無可奈何，數仞危牆。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實其心，奈何無洛可達，因自思之，惟有得向春暉堂安寢，則身可通矣，遂稱病不起，表叔省之，生許之曰，速來數夜臥此軒，纔寤目便見鬼魅，或牛頭馬面等，來相擊鬧，心甚怖焉，但以精神所至，恍惚不以為意，昨夜又夢一長牙者語余曰，明日大王來請你，勿復起，不覺今日身體沈重，不能起也，叔聞此語，大驚駭，遂移之東軒，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，生思念本欲設計尋入中堂，只得移向東軒，無以異於西軒也，至夜半佯狂大叫，舉家驚視，生良久始言曰，向見一人，冠黃巾，同昨所見長牙者，坐罵余曰，我叫你莫起，你要強起，黃巾者曰，請先生去，作平省露布耳，無他也，言未已，又見一紅髮尖嘴者至曰，連忙去，無羈滯，將促余出，我與勅敵良久，喜諸人起來散去，不然被伊促去矣，祖姑聞言大驚，令請良巫祈禳，乃厚賂巫者，命伊言曰，若在此宿臥，誠恐性命難保，除非移入中堂，則無事矣，彼時即移生入中堂，生病漸安，日則肆業於西間，夜則歸寢於堂上，一日

夜靜，生徐徐步入蘭房西室之前，正見瑜於月桂叢邊焚香拜月，生立牆陰以聽之，吟爐烟裊裊，夜沈沈，獨立花閒，拜太陰，心事不須重跪訴，恆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罷，突見生至，且驚且喜，曰：聞兄被魅，今安能到此耶？生曰：若悲被魅，安能得此會乎？乃與相攜手入室，兩人並坐，生熟視之，容貌愈嬌，肌膚愈瑩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我腸貢盡矣，欲挽女以就枕，女堅意不從，曰：妾與兄深盟密約，惟在情堅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間也，苟以此爲念，則遙蕩之女者也，淫蕩之女，兄何取焉？卿雖不從，輒之至此，設使他人知之，寔信無他事也。女曰：但秉吾心而已，生雖不能自持，然見其議論，生亦喜其秉心堅確，不得已而從，遂相與坐談。女曰：妾當讀鸞鴛種，嬌紅記，未嘗不掩卷太息，但自恨無嬌鶯之姿色，又不遇張生之才貌，見兄之後，密察其氣概，文才固無減於張生，第妾鄙陋無二女之才也。生曰：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且當時鸞鴛，有自送佳期之美，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，思惟今日之遇，固不異於當時也，而卿之見拒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跡，不足以當清雅之意乎？將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價之沽乎？女正色而言曰：妾豈不近人情者？但以情欲相期，美滿於百年也，假使今日苟圖片時之樂，玉壺一缺，不可復補，合巹之際，將何以爲質耶？生曰：此事輒任之勿慮也，但不如此，不足以見情之交孚，卿請勿疑。女曰：諺語有云：但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鉤，正此之謂也。兄自此勿復舉矣，生興稍闌，乃口念菩薩蠻以贈之。

不綠色膽如天大，何緣得入天台界，辜負阮來郎，桃花不肯開，芳心空一十，茅腸千萬棗，從此問花神，何當苦逼人。

女亦曰，念西江月以答生云。

借問朝雲暮雨，何處地久天长，殷勤致語示才郎，且把芳心頓放，若念片時歡樂，輕酬一點沈香，那時三萬六千場，樂汝無災無障。

生自後每遇瑜娘，委道百端絕不絕意，一見生有異志，則正言厲色以。之，又作望江南詞，以示生焉。

堪嗟空到紗碧廚，一寸茅腸千寸斷，十回約九回腸，夜夜相支吾，駒過隙借問子知乎，弱草輕塵能幾許，癡雲閣密雨待如何，後會恐難圖。

生情不能已，後繼之以詩云。

青鸞無計入紅樓，入到紅樓休又休，爭似當初不相識，也無歡喜也無愁。

女見此詩笑曰，兄豈不喻往夜之言乎，生曰，余豈不喻，但以興逸難當，姑排遣之而暨晚生歸，獨坐自思，嘗盡心機得達女室，終不見從，必無意於已也，夜夜復思，不如與女作別，至則長吁短歎，凭几而臥，終不與女一言，問之亦不答，百般開喻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啓口，我今夜被你斷送了也，大女悟謂

生曰，兄果堅心乎？生曰，若不堅心，則早早去矣。因呼碧桃，添呼香，生共拜於月下，祝曰：妾瑜深孚深閨，一十七歲，於茲矣。今夕以情牽意絆，不得已以千金之體，許之於情人，事輅者，非惟有愧於心，亦且有愧於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設深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遠無斁也。苟有違者，天其誅之。祝罷，晚生就寢，且謂生曰：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無知。正昔人所謂嬌姿未慣，風和雨，分付東君，好護持。望兄見憐，則大幸矣。生笑曰：彼此皆然，遂相與並枕同衾，帖胸交股，春風生綉帳，溶溶露滴牡丹開，檀口溫香腮，淡淡雲生芳草溫，曲盡人間之樂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雖鸞鶯之交頸，鸞鳳之和鳴，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。展期之際，不覺血漬牢裙，乃起而剪之，謂生曰：留此以爲他日之驗，生笑而從之。女以口念盧美人詞，以贈生云。

平生恩愛知多少，盡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無加頓覺，明珠減價玉生毀，霎時喪却千金節。生死從今決，祝君千萬莫忘情，緊著一鉤新月帶三星。

生亦口念菩薩蠻，以贈女云。

春風桃李花開，夜燭燒鳳臘香撚，魚水喜相逢，猶疑是夢中。感情良不少，報德何時了。細君問鸞鶯，何人解此情。

瑜得生詞謝曰：妾溺今於兄之情愛中，故至喪身失節，殊乖禮法，非緣兄亦不至此也。幸爲後日之

圖，則妾之所托亦至此矣。生曰：五姐千金之身，爲我而喪，猶當銘肝鑠骨，以報子之深恩矣。豈肯負月下之盟耶？自後生夜必至，一夕謂女曰：我以親托於門下，人皆罔知，誠恐他日此事彰聞，親譴庭責，何顏重上春暉堂乎？瑜曰：妾雖女流，亦頗知禮，豈不知韞櫝之可嘉，失節之可醜乎？以子之情，妾意絆以至於斯，倘他日事情未彰，尋奉巾櫛於房幃之中，事若不果，當索我於黃泉之下矣。遂相與泣下數行。又久，生復赴約，女目生良久曰：觀子之容色，辭氣，決非常人。他日得侍房幃，卽雖不得爲命婦，亦不失爲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縱使金玉堆山，田連阡陌，非所願也。惟兄之是從而已，生感其節義，作詩以贈之。

水月精神冰雪肌，連城美夜璧光珠。玉顏偏是天中有，國色應言世上無。栽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軟綉糊塗。何當喚起王摩結，寫出和鳴鸞鳳圖。

瑜娘亦吟一律，以答生云。

深感陽和一氣噓，吹開玉樹又生枝。合歡幸得逢青眼，快覩會應失紫芝。碧沼鸞鴦交頸處，妝臺鸞鳳下來時。此情共誓成終始，莫把平生雅志虧。

初瑜父選民間女之豔色者，以爲勝得八人焉，分四與瑜，曰碧桃，曰絳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，分四與瓊，曰臘梅，曰素梅，曰月梅，曰青梅，父命母誨之，自瑜交通生後，四桃心懷憂懼，惟恐事世罪及於已，一

日四桃上書諫曰。

娘子生長名門，深居幽閨，世榮封襲，家極清貴，况且仙態芳菲，懿德淨淑，才華充贍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譽昭彰於十邑，尚不保身律已，却乃失節喪身，理義有虧，彝倫攸斁，倘或閨中事露，門外風聞，非惟有害於己身，抑且玷辱於父母，親庭譴責，他人笑戒，名而涼然，性命難保，誠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後悔難追，噬臍莫及，苟能改過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時而動，則娘子幸甚，妾輩亦幸甚。

瑜得書覽畢，喟然歎曰：你言良是，但余以死許辜生，昔之不祥，今日之事，其咎在余，諒必不相諒也。碧桃曰：其然豈其然乎？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輩終當去矣。瑜泣而諭之曰：余與辜生牽情溺志，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雖蘇張復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之則去，四桃同泣而應之曰：妾輩侍奉閨幃，已非一日，娘子推心見誠，推恩施惠，感戴不已，補報無由，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輩豈能獨存哉？誓必不相負也。乃相抱啼噓而泣，久之拭淚，吟詩一首，以釋懷，云：至暮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詩，并四桃所諫書以示生，生讀之報然，詩曰：

一輪明月本團圓，纔被雲遮便覺殘，欲把相思從此絕，別君容易望君難。
自後暮聚曉散，九月餘，温存謹綰之情，益以加矣，不覺大火西流，金風又起，父母以生久別，遣僕持

書促歸直急，生得書言之叔嬾，治裝行爲歸計，生至夜，復抵女室，告以將別之由，二人不忍相別，悲不能已，女泣久之，拭淚曰，弟無復感，且盡綢繆，未知後會何時也，生曰，我去三兩月，必至再來，子母勞苦，搆思成疾，此時暫別而已，女吟詩一絕，以別生云。

烏啼月落滿天霜，執手相看淚滿庭，明月相如歸去也，文君從此倍淒涼。

又詩

秋雨梧桐葉落時，悲秋懷抱正淒淒，多情自古傷離別，莫笑鶯鶯減玉肌。

生乃以玉耳環饋女，并留題一絕云。

黃雀街來已數年，別時留取贈嬋娟，莫將閒事勞心曲，常把佳音在日邊。

是晚生以他事不果行，至夜女命侍女，以白金十錠，青布四端，花由二十條，裙帶二十雙，并詞一闕，以贖生詞，名柳梢青。

南陌花殘西，明月暗風雨淒淒，見說君歸，頓鬆金釧暗減玉肌，吁嗟後會難期，將何物表人離別，萬斛離愁，千行清淚，兩地相思。

生亦立輟排一韻，以贈女別云。

驅馳來感里，特地探仙鄉，挽館開紗帳，欄階隨雁行，二天思不斷，一德感難忘，况復葭蕕質，親陪蘭蕙

傍，塵埃沾潔節，襟袖染餘香，月下深盟固，花邊恩語長，絕勝魚得水，何異鳳求凰，只謂歡娛永，誰知歸思忙，百年終有在，一日不須傷，若問重來日，花黃與菊香。

生別至家後，行止坐臥，無非爲女記憶也，經書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終日昏昏而已，先是城之西北隅，有林口溝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麗，有名小馥者，字微香，亦美麗超羣，其俗有紡紗場之習，生嘗游玩其間，與之亦相好也，生有詩以贈之曰。

生長茅茨在邁游，微香兩字動炎州，玉般溫潤千般馥，花樣嬌妍柳樣柔，巧笑千金蘇氏小，清歌一曲社家秋，也知好事人人愛，不可明知暗求但。

微香緝知生歸，必意其訪已也，日日候侍，杳無消息，疑其必有他遇，而忘已也，仍效溫飛卿，休作懊恨曲，以怨之云。

蓮藕抽絲那得長，螢火作燈那得光，薄倖相思無實意，可憐蝶粉與蜂黃，君何不學鶯鶯鳥，雙去雙飛碧紗沼，蘭房白玉尙縹緲，何況風流雨雲了，大堤男女扶翠娥，貴財賤德君知麼，天桃濃李雖然好，何似南山老桂樹，悠悠萬事回頭別，堪歎人生不如月，月輪無古亦無今，至今常照丁香結。

微香親書於鶯鶯之上，以寄生，適生之友，王仲顯與生檢閱詩書，得此曲問誰之筆也，生以實告，遂與王生共探之，微香以生久別，見生大喜，而生憂悶之心，淒然可掬，微香以王生在彼，亦不詰生，至

後王生倦而去矣。微香謂生曰：自從君之別妾也，不覺兔鳥沈東西矣。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雲望霓也。深臧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聞君歸，喜動顏色，思得一見，而無由。今夜既蒙垂顧，正當纏綿以償契闊之情。而君之短數長吁，愀然不樂何也。豈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別遇乎？生曰：感子之情，亦已深多矣。奈何以新變故易，以故變新難。微香笑曰：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生不答。微香曰：君寓臨邑所遇者，得非臨邑之人乎？生曰：然。復問女爲誰，名何氏之女也。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勒，良久始言曰：子亦我之情人也。語之無害，子宜秘之。勿言其姓名於人，斯可矣。微香指燈而言曰：我若違子之言，有如此燈，請言之勿慮也。生乃曰：黎氏名瑜娘，字玉貞。微香歎息而言曰：此女無雙也。其面圓而光，其質富而溫，其目淡而澄，其聲清而婉，果然乎？生曰：子之言若親見也。何以知之？微香曰：妾之表親，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臨臬，知黎上官，定有此人。且聞其善詩，有作贈君否？乃誦其柳梢青，與微香。微香擊節歎曰：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人也。子之視我如土芥，宜乎。乃綴滿庭芳一闋，以賀生。

月下歌聲，風前賦韻，遙思當日風流。枕邊言語，尤記在心頭。玉佩打璫，別後空惆悵，永巷間幽行雲去。才雖楚岫，却又入上洲，仙境懷奇逢。姝麗端好綢繆，羨金桃玉李，鳳偶鸞儔。一個文章清雅，一個體態嬌柔，誰念我雕欄獨倚，一日似三秋。

生觀訖，答謝曰：余受卿之情不爲不多，負卿之罪不爲不少，立綴木蘭花一闋以答之。

念當時行樂，烏乍落兔乍升，向天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弄笛三聲，畢竟斷柴門，啓見花顏玉臉，笑相迎，喜氣春風，習習歌喉，山溜溜冷，自從別後，阻歸程，非是我無情，奈故思茫茫，新歡款款，誓下深盟，情已固，心意誰評，從今長揖節芳卿，腸斷紡紗，場上月輪，依舊光明。

明日生與王仲顯回歸，抵家後因念微香之語，乃賦長歌一篇以贈之。

我生幸值昇平時，春風和氣長熙熙，幸今喜在繁華地，山水清嘉人秀麗，此生此世豈徒然，好展情懷樂所天，不須貪富貴，何必求神仙，萬歲虛生耳，縱有千金亦虛死，世間萬事非所圖，推摹僥倖而已矣，君不見卓文君，至今千載芳名傳，古人今人同一致，有能逢之亦如是，人生年少不再來，人生年少早開懷，人生買笑何足吝，白璧偷期休更猜，我曹不是風流客，懶向金門獻長策，脚根踏過海天涯，久慕傾城求未得，親家有貌傾長城，養在閨門十八齡，惠佳芳心真慧默，玉顏花貌最嬌婷，春山遠遠秋波淺，嫩筍纖纖紅玉軟，暗麝芬芳百合香，繞雲繞繞雙鳥結，上追能字衛夫人，下視工詩朱淑貞，柳絮才華應絕世，梅花標格更超羣，雲閨霧閣深深處，羅幃錦帳重重貯，絕似嫦娥住廣寒，世人有恨無山覩，記得春光三月天，會尋流水到桃源，春暉堂上分明見，晚綉窗前款語言，僮僕往來傳意緒，詩詞絡緯通情素，數向花前密約時，同於月下深盟處，燭搖紅影照蘭房，香噴清烟襲象牀，一線枕痕生玉壘，碧

梧枝上鳳求凰，芳情百紐丁香結，真心一點薔薇白，介中頓覺兩心知，妙處偏難向人說，朝朝暮暮在高唐，忘却人閒日月忙，回首白雲歸思切，金刀寸寸斷人腸，美滿意情意吟絕，消魂怕唱陽關曲，依依牛女隔星河，杳杳行雲歸楚峽，香帶玉帶又何時，惆悵西風泪濕衣，舊習牽連推不去，新愁搆結有誰知，惟有多情舊知己，每把甘言慰情耳，素承嘉惠感難忘，自覺違心漸不已，徐徐思後更思前，回首西風一裊然，應是前生曾結種，今生偏得美人憐。

微香得此歌，以示其同伴，衆口稱誇，及作手卷，以贈生焉，名雙美得畫圖，於其首，微香又據妙思，作並美序一篇，以冠其端，復繼之以長歌一篇，以傳好事者。

瓊南人物傾天下，才子佳人兩無價，吳門峽里何足數，蓬島瑤池此其亞，畫堂重重閑廣寒，青驄白馬躍金鞍，奇材美貌皆潘岳，鳳體香肌盡弱蘭，弱蘭潘岳今何許，聽說瓊林鸞鳳侶，鳳友鸞朋絕世無，一雙兩好真無比，天與風流年少郎，聲名藉甚動空荒，千里驥子麒麟稱，繪句文章綿綉場，生來灑落起塵俗，綉虎雕龍總入目，萬卷詩書千首詞，儒林聲價愈推獨，何君獨攬清風明月雨，清香勝景名山足，徧經曾向朱崖開絳帳，忽從戚里愈嬌婷，嬌婷自是豪家子，長養綺羅熊隊重，天生麗質自超羣，百媚千嬌誰與比，水月精神水雪姿，笑容如面柳如眉，春山淡淡橫娥態，曼玉鏗金滿箱悅，光風溜泛崇蘭溜，碧澗溶溶縹皓水，久艷芳名蕩海天，風流年少誇總好，笑他有眼何曾見，羨子相逢豈偶然，偶然相

逢真奇遇，時人那得知幽趣，紅葉飄時傳麗情，緋花泛水知山路，直入蓬萊第一峯，雲軒謁拜許飛瓊，
絞綃帕上題住句，鵲尾爐前結好盟，黃鸞喚人遷喬木，丹鳳求凰棲翠山，醉風芍藥暗生香，著雨夭桃
紅香肉，絕似嫦娥下月宮，宛如神女下巫峯，翻嫌月殿非人世，却笑姮娥是夢中，何以相逢明盛世，早
能償此風流倩，賞茲通古通今才，遇此傾國傾城態，傾國傾城世無多，通古通今誰復過，絕勝蘭香伴
張碩，宛然蕭史共秦娥，秦娥蕭史雖無比，不過如斯而已矣，天香國色產南方，不讓中州獨專美，嗟予
與子素相知，記紡紗場夜月時，求作狂歌贊並美，聊傳盛事記佳期。

生自別瑜娘之後，倏爾斗柄三移，而相思之心，常在目也，奈鴻音杳絕，後會無期，是月某日，適值祖
姑生，且乃托所親於父母曰，某日祖姑誕辰，理當往賀，何吝四哥一行，而不使之往慶之耶，父然之，
次日遂命生起行，既至，表叔一家喜生再至，莫不欣然，於是復館生於清桂西軒之下，生徧視窗軒
如故，訴而若新，惟庭前花木有異耳，不勝舊游之感，遂吟近體一律，以寓意云，詩曰。

一年兩度謁仙宮，前值春後值冬，草木已非前度色，軒窗還是舊游蹤，重臨桃柳三三徑，專憶高唐六
六峯，風知是盟言應不負，虛言萬事轉頭空。

生至數日，不能與瑜一語，因設臥中之計，尙未克果，而祖姑之壽日屆矣，乃製千秋歲，令一首以慶
壽云。

病遲梅早，報道陽春小。坡老說斯時好，花堂萱草茂，南極箕星皎，人盡道神仙，此日雖蓬島，寶日紅光耀，金獸祥烟裊，絲詩曰蟠桃老，永隨王母壽，却笑錢鏗天，畫堂年年，膝下斑衣繞。

後一日，生侍祖姑於春暉堂，忽見堂側新開一池，趨往視之，正見瑜倚牆而觀畫焉，生笑而言曰：不期而遇，天耶人耶？瑜娘曰：天也，豈人之所能也，不期然而然，非天而何？遂挽生共坐於石砌之上，且曰：此地僻陋，人跡罕到，姑坐此徐徐而入可也，遂相與訴其間閨之情，夢想之苦，自未及酉，雙雙不離，輒聞嬌喚之聲，女遂辭去，復顧生云：自此路可以達妾室，兄其圖之，生領而歸館，至更深夜靜，生遂踰垣而入，直抵女室，時女已睡熟矣，生扣窗良久，女始驚覺，欣然啓扉相訝，謂生曰：待兄不至，聊集古句一絕，方憑几而臥，不覺酣矣，生問詩安在，乃出以示生。

月娥霜宿夜漫漫，鬢亂釵橫特地寒，有約不來過夜半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
生覽畢，亦口占律詩一首云。

再到天台訪玉真，入門一笑滿門春，羅幃綉被雖依舊，璧月瓊枝又是新，可喜可佳還可異，相憐相愛更相親，何當推廣今宵事，永作天長地久人。

女亦和云。

洞房今夜降仙真，軟玉温香滿被春，漫說別離情最苦，且誇歡會事重新，意中有意無他意，親上加親

愈見親，欲得此情常不斷，早尋月下檢書人。

自是二人眷戀之情愈於平昔，一日生攜微香生卷示，瑜看未畢，怒曰：「祝兄勿多言，却又多言，妾之名節掃地矣。」生解說百端，女終不與一言。後夜復往，堅閉重門不復啓矣。女方悔已前非，咎生薄倖，終日閉門愁坐，對鏡悲吟。一二日間，纔與生相見，見之亦不交半語。凡半月間，生不能伸其情，悵悵滿懷，大失所望，乃述近體一律以示之，詩曰：

巧語言成拙語言，好姻緣作惡姻緣。回頭恨撚章臺柳，赧面慚看大華蓮。只請玉盟輕蕩棹，遂教鈿誓弄問遷。誰人爲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女玩咏良久，始笑曰：「兄寓此久矣，盍歸紡場之情人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何爲出此言也？獨不記月下之前盟乎？且輅當時不合失於漏洩，其咎固無所逃矣。然古人有言曰：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』遽忍以往者之小過，而阻來者之大事乎？瑜拜謝曰：『兄之心金石不踰，妾之怒聊以試君耳，亦續吟一律云。』一洗前非共往愆，從今整頓舊姻緣。聲名蕩漾雖堪怨，情意吟勤尙可憐。任是春光光漏洩，忽教月魄不團圓。莫言幽約無人會，已被紗場作話傳。

自此之後，情好如初。一日以前卷展開評論，瑜曰：「微之才調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乃天上之碧桃，月中之丹桂，彼不過微芳小豔而已，豈敢與卿爭妍強也？」正昔人所謂西施王嬙事洗脚臉，與天下婦人爭美。

者也，女感其言，乃吟長想思詞一闕，以戲生，詞曰。

大巫山小巫山，暮暮朝朝雲雨間，誰憐鳳先問，歌闌樂已已闌，纔向覓彩鸞，金蕩已舊圍。

一夕天色陰晦，生與瑜待月久矣，乃同歸室，席地而坐，盡出其所藏西廂嬌紅等書，共枕而玩，瑜娘曰，西廂何如，生曰，西廂記不知何人所作也，記始於唐元微之，嘗作鶯鶯傳，并會真書三十韻，清新精絕，最爲當時文人所稱絕，西廂記之權輿，其本如此也，與然鶯鶯之所作寄張生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愁懶下牀，不爲旁人羞不起，爲郎憔悴却差郎，此詩最妙，可以伯仲義山牧之，而此記不載，又不知其何故也，且句語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，知其意味者字焉，又問嬌紅記如何，生曰，亦未知其作者何人，但知其間曲新，井井有條，而可觀模寫言詞之可聽，莫非有制作之才，焉能知是哉，然其諸小詞可人者，近一二焉，予母之熟矣，其中有何詞最佳，瑜曰，一剪梅，生曰，以余看之，似有病女曰，兄勿言待妾思之，曰，誠有之，生曰，何在，曰，離有悲歡，合有悲歡乎，生笑曰，夫離別人情之所不忍也者，大丈夫之仗劍對樽酒，猶不能無動於心，况子女之交者，其曰離有悲固然也，離有歡，吾不之信也，至若會合者，人情趨所深欲者也，雖四海五湖之人，一朝同處，而喜氣歡聲，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况男女交情之深乎，謂之合有歡，不言可知矣，謂之合有悲，吾未之信也，瑜曰，兄以何者爲佳，生曰，如此鍾情，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，非汪汪兩眼西風，淚洒向陽臺化作灰，一詩而已，瑜曰，與其

景慕他人，孰若親歷於已，妾之遇兄，爲之往昔，殆亦彼此之間而已。他日幸得相逢，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爲一集，俾與二記傳之，不朽不亦宜乎？生感其意，乃口占一曲，自歌以寫其懷，歌云。

西江月上團圓錦，江水上潺潺荒墳貴賤總摧殘，回首真堪歎，回首真堪歎，可憐骨肉分散，無影無形，如何春憶當初，梵王宮待月情懷，偷香手段，這般人真好漢，想崔張行蹤，憶溫嶠氣岸，相對著腸頻斷，此情無限，我爾相逢豈等閑，須教通慣休教明問，若遠團圓，且作風流傳。

初交通後，收斂行蹤，無罅隙之議，故人無知者，因其再至，情欲所迷，固有忌憚，一家婢妾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，惟瑜父母而已，瑜亦厚禮諸婢，欲使緘口，奈何諸婢懷懼，皆欲白之，自度不可久留，乃設歸計，尚未果也，忽一婢懼事露，而罪及已，竊言之，祖姑祖姑以生之馴謹達禮，必無此事，反答其背，自是衆口漸息，時又叔嬀同寓別館，祖姑昏耄，不知防備，始大得計，略無畏懼之心，暮樂朝歡，無所不至，一日生與女同步後園，暗雨軒中，徘徊觀竹，正談謔間，而瑜之弟黎銘，值而見之，生大駭，恐言於叔嬀，乃厚結銘心，初生有古琴，名曰碧泉，平生所嗜好者，銘嘗問取生不之與，至是而遣焉，雖得銘之歡心，然而諸婢切切含恨，惟待叔嬀回，而發其事，生自思其形迹不寧，設使叔嬀知之，負愧無地矣，扣以歸省，告於祖姑，祖娘固留之再三，生終不從，瑜夜潛出，與生別曰：好事多磨，自古然也，歡會未幾，纔言禍起，奉之何哉？兄歸善加保養，方便再來，以好間隙，遂此永別，使我有口難言也，因泣

下而沾襟，生亦掩泪而別，女一剪梅以詩一闕，併詩一冊，授生曰：妾之情意，竭於此矣，兄歸展而歌之，卽如妾之在左右也。

綠滿苔階綠滿枝，杜宇聲歸，杜宇聲悲，交歡未久，又分離，彩鳳孤飛，彩鳳孤淒，別後相逢是幾時，後會難知，後會難期，此情何以表相思，一首情詞，一首情詩。

又詩

萬點啼痕紙半張，薄言難盡覺心傷，分明一把離情劍，刺碎心肝割斷腸。

生亦綴法駕引詞一首，以別女云。

歸去也，歸去也，歸去幾時來，峽口雲行仙夢杳，雨中花謝鳥聲哀，落葉滿空階，眞个是，眞个是，惱人腸，沙上鷺鶯棲未穩，枝頭鸚鵡叫何忙，相對淚沾裳，須記得，須記得，月前盟，料必兩人扶一木，莫移鉤月帶三星，了此此生情。

女覽畢，謂生曰：往者邁游，諸女所贈之詩，意甚忠厚，今將薄禮寄兄，以餽之可乎？生曰：可。女乃命侍女，取花巾十條，裙帶三十二雙，與生收訖，女含淚再拜而別。生既歸家後，命僕以女所寄之物，以遺紡紗微香，微香寄聲與僕曰：寄語情郎，彼豈不知趙姬之言乎？僕歸以告生，王仲顯往焉。生微笑之，又曰：何謂也？按左傳趙姬之事，趙姬曰：好新慢故，易微香特諷予也。次日復命僕持書以貽，微香展

而視之，乃唐體詩一律。

傳與多情舊故人，幾乎爲爾喪良姻，空懷杜牧三生夢，難化瞿曇百憶身，雨散雲收成遠別，花紅柳綠爲誰春，不堪回首紗場上，風雨瀟瀟月一輪。

微香靜而思之，終疑於爲爾喪良姻之句，欲生之來以實之，亦次一韻律以答之，詩曰：

彼情人是我情人，就說無因亦有因，千里相思愁裏句，幾番歡會夢中身，天邊依舊當時月，洞口時非往日春，若念小樓移手處，重來花下賞冰輪。

生感其意，復以詩一律，而絕之焉。

紡紗場下好情緣，回首西風倍悽然，已按赤繩足先繫，免勞青鳥再銜箋，任從柳色隨風舞，莫惜韶光徹夜圓，不是憐新違舊約，由來好事兩難全。

微香得此詩，知生之絕已也，然而慕生之心未嘗少替，亦和一律以答生焉。

紡紗場下舊情緣，怕說情緣只默然，今日番成班氏弱，當時休製薛濤箋，玉簫已負生前約，金鏡偏開別處圓，自是人心多變易，休教好事不雙全。

生時名藉甚郡邑，咸欲舉生爲庠生，生父愛子，不欲這涉名途，恐至離別之苦，然而衆論紛紛，無時休息，生潛喜乘間，言於父母曰，除非出外可避，父喜曰，可往視姑家，少避五六个月，衆口無不息矣。

生曰，如或官司逼勒如何，父曰，只言隨伯父之任矣，生之伯父，有爲高官者，父卽日命促裝起行，後至祖姑一家歡喜，待禮如初，生告所來之由，叔曰，倘不厭寒微，姑寓於此，朝夕與諸少講明理義，此某之所深幸也，生拜謝退，居所寓之軒，偶見綠紗窗上題詩一絕云。

壁上鶯還在，梁間燕已分，軒中人不見，無語自魂消。

生知是瑜之筆，亦書一絕於其旁云。

腸斷情難斷，春風燕又回，東風和且暖，雅稱結雙飛。

生思玩閒，忽見瑜娘獨至，且喜且悲，便拜謂生曰，眞信士也，緣自兄歸之後，媒妁克諧，逮無虛日，父母亦有許之者，但未成事耳，妾心相迫於父母之命，不得已而飲恨於九泉之下，不及與君訣別，爲懷，今幸不死，尙得相見，殆天意乎，未審計將安出，生曰，此輅之所以，日夜切思者，蓋嘗思之有三，親戚不可爲婚一也，父母之命，不可違二也，不可言於父母三也，爲今之計，惟在乎卿主之而已，瑜曰，凡妾可以力爲者，敢不自效，煩兄指引則善矣，生密約於女兒邊之言，女曰，正合妾意，言未已，忽聽籠中鸚鵡叫，回人大回，大人回，女聞之遂遁去，臨行反顧生曰，蘭房之約，三更後四更前，正其時也，是夜月明如晝，萬籟無聲，生視諸僕皆睡熟，輕步潛至女室，瑜見之，喜不自勝，且曰，醜陋之質，於兄故不敢離，但以月明花開之景，不可常得，思與君稍同伶儻，以度良宵耳，生然其言，遂並於玩月。

亭，石廂階下，俄而婢女數輩捧饒饋至，羅列滿前，二人相與勸酌，極盡款曲，女曰：「旣逢佳景，可無述作以記之乎？」生曰：「短章寂寥，片文拘泥，與其合筆而和題，孰若同聲相應，亦足以見吾二人之勗也。」瑜曰：「就以月夜喜相逢爲題五十韻爲率，生卽爲首唱。」

今夕是何夕，奇逢不偶然，况當明媚景，正是豔陽天，（生）爛爛星珠燦，團圓月鑑懸，（女）風萬籟和寂，露浥百花鮮，（生）河影清還淺，奎綢斷復連，乾坤眞罔極，光景自無邊，大地冰壺影，長空雪浪翻，連枝橫檻發，素量滄櫓牙，更漏轉三鼓，槐陰過八磚，溶溶春似海，緩緩夜如山，織女偷情看，姮娥著意憐，千年逢一會，二島降雙山，談笑幽亭上，追隨小院前，名分雙美具，端的四兼全，舊恨應皆釋，新愁覺欲顛，重來諧素約，又共展華筵，何須金石奏，且把海螺傳，美酒傾珠落，羹香美玉筵，膾用金刀，切茶將活水煎，織女姮娥看，婢女動鬢蟬，柔腸頻眷念，蓮步漫周旋，紅袖深藏執，羅衣懶上船，獻酬多節重，議論每牽纏，不必宣金石，何須奏管絃，休同坐火，且共把詩聯，共吐珠璣唾，同裁月露篇，聲聲爭響亮，字字競鮮妍，可羨唐商隱，堪誇燕麗鮮，冰壺雙手執，羅扇小鬟緣，清新開府句，秀艷薛濤箋，佳興如流水，鴻詞若湧泉，孟郊應退舍，蔡琰可齊眉，轉戰適逢敵，擢詞拉又鮮，剡膝煩字掃，香剉倩人妍，宴罷情將困，吟成意尙掀，羅幃香自馥，入室步爭先，好事雖多往，佳期喜獨偏，笑攜雙玉手，共臥五花氈，蓮步移紅玉，珊珊墮翠鈿，交加連理樹，掩映並頭蓮，色膽大如斗，離情深若淵，耳邊言切切，心上意懸懸，鳳蠟搖紅

影，菲延薰碧烟，情癡疑是夢，骨冷不成眠，繾綣兩情失，綢繆一意專，既如魚水樂，又似漆膠堅，以畢平生願，深酬宿世緣，愈親須愈敬，相契莫相捐，密約長如此，深盟永不疏，絕流蒼海竭，此樂尚綿綿。

聯成，女出雲箋，命小桃書畢，已囚鼓矣，不復就枕，俱立會而矣，生口占一絕云。

名花並立笑春風，誰識堂空一竅通，欲驗佳期何處見，白羅襪上有殘紅。

自是之後，幽會佳期，始無虛日，眷戀之情，親昵之意，有不可得，而言語形容者，所佳詩詞不可盡述，姑記含蓄意深者十絕。

昨夜東風透玉壺，零零湛露透真珠，寄言來問飛瓊道，曾識人間此樂無。
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透羅裳，個中妙趣惟心覺，體態惺鬆意味長。

臉脂腮粉暗交加，灑露於今識翠華，春透錦衾江浪湧，流鶯飛上小桃花。

寶鴨香消燭影低，波翻江浪枕邊欹，一回春色垂懷抱，口不能言心自知。

葡萄畝畝熱酥胸，但覺形銷骨節鎔，此紫不知何處是，起來移手問東風。

淡淡溶溶總是春，不知何物是吾身，自從天上神仙降，却笑陽臺夢不真。

形體雖殊氣味通，天然好合自然同，相憐相愛相親處，盡在津津一點中。

半夜牙牀戛玉鳴，小桃枝上流宿鶯，露垂濕被胭脂體，一段春嬌畫不成。

人盡香消夜悄悄，洞房別是一般天，若教當日襄王識，肯向陽臺夢倒顛。
魚水相投氣味真，不膠不漆自相親，兩身忘却誰爲我，恐是天生連理人。

一日祖姑獨坐春暉堂上，生過之，顧生謂之曰：昔傳烟事，爲下玉鏡何謂也？生以溫嶠事爲對，祖姑曰：汝知發問之意乎？生曰：不知。祖姑復曰：汝宜益加進修，吾之女孫，誓不他適，當令事汝，亦以溫嶠之下鏡台也。生拜謝，至暮生以此事告瑜，瑜喜笑曰：古人有言，人心同欲，天必從之，豈虛語哉？生曰：明日當辭歸，遣媒言議，勿失時也。明日遂告歸，及抵家以祖姑之語告其父，父欣然從之，擇日命媒行，既至，以所來之由告叔，叔曰：四哥財貌出衆超羣，可敬可愛，得婿如此，足慰人心，奈他人訊誚何？媒笑曰：何傷乎？溫嶠之下，玉鏡台娶姑之女，又曰：老泉女適程氏，舅之子也，况乃孫乎？自古及今，但聞傳其事，以爲話，未聞以是病之者，夫何疑之有？叔嬖允之，遂備黃金二錠，羊一牽爲定禮，生婢有名胡華者，從媒同至，乃出書以示瑜，瑜披讀曰：

玉貞小娘子，妝次輅世忝姻緣之契，締結絲蘿，切因叔姪之情，寓居門館，詎意天緣合會，新逢曠世之嬌嬈，人意交孚，果是前生之配偶，榮生意外，喜溢眉間。

淑候蘭蕙，其芳冰霜，其潔秋水爲神，玉爲骨，傾國傾城，芙蓉如面，柳如眉，欺花欺月，柳絮因風起，藹然謝道韞之才，寒藻漾漣，洵粲若朱淑真之文采，誠所謂天上之神仙，君子之好逑者也，輅一寒至此，百枝無能，才非逮人，貌非出衆，忝得一

拜於雲台，願已足矣，何況側身於五樹，恩莫大焉，粉身不足報深恩，萬世亦難酬厚德，捫心有愧，揣已何堪，昔聞 大夫人因親致親之語，歸心如箭，今日 府君執柯伐柯之舉，喜意若川，倘若叔嬀再不他辭，想應汝我心諧所願，百歲姻緣，在此一舉，千金會合於此，一時專望竭力贊襄，毋使青蠅讚白玉，同心協力，庶教丹桂近嫦娥，則平生之心願足矣，月下之深盟遂矣，茲因媒氏之行，敬緘鸞而申微悃，特訴鳳以候佳音，卽辰天地皆春，山川自秀，伏乞保重千金之體，永終百歲之期，不宣。

後二日，媒氏告歸，瑜乃出箋，以寄生，告曰。

伏自一別，隆爾旬餘，蝴蝶之粉未乾，麝蘭之香猶在，松竹之表嘗，彷彿於目睫之間，金石之盟，每念昭於心胸之內，忽喜冰人之傳事，又兼雲翰之飛來，于欣于喜，恭惟文侯學貫天，人博通今古，風采聯貫少年之弱冠，文華負李長吉之奇才，誠所謂文苑之中英華，士林中之翹楚者也，瑜也貌微無豔，才非道德，自謂於世而無取，夫何在兄而見憐，幽谷發陽春，多感吹噓之力，葵花傾曉日，幸蒙光照之私，此托二天已非一日，詎意人心有欲，天意果從，因親復得致其親，莫非命也，發願竟能諧所願，不亦宜乎，忽然手舞足蹈，不自知者，自此生順，死安而無復憾，事已定矣，言更何云，惟冀尊所聞行所知，益勵占鰲之志，宜其家，宜其室，竚看協鳳之祥，不須待月於西廂，正好挑燈於北牖，毋使前人獨專其美，免思微弱，以喪厥躬，伏乞鼎調，以副時望，不宣。

是月也，忽御史按臨，遴選其民俊秀者，補弟子員，鄉老舉生爲庠生，至後數日，生父齎書以告瑜父，生乃吟詩一首，并寫片牋，以寄瑜云，詩曰。

書寄平生故友知，白衣今已換藍衣，微軀從此如鷹擊，佳兆何時協鳳飛，上苑杏花慚客去，西廂明月爲誰輝，幾回暗想闌房事，不覺臨風淚雨霏。

瑜得生書，亦作一啓，并歌一篇，以復云。

寂寂蘭房愁獨倚，忽見長髯致雙鯉，云是瓊林天上郎，如今已入鸞宮裏，入鸞宮裏爲何如，漸磨仁義樂菁莪，方中圓領眞超卓，黃卷古燈好切磋，君不見買臣衣錦歸鄉里，至今名姓光青史，又不見縣官負弩迎相如，至今千載揚芳譽，男兒得志皆如此，男兒莫厭窮經史，上方治定崇文儒，彬彬濟濟紆青紫，若夫君子眞英豪，器宇堂堂氣象高，心通萬卷網嫌少，日誦千篇不憚勞，此時已入文章殿，只今遂却平生願，鏖戰文場應可期，聖朝治化眞堪冀，蒲柳應知得所依，鳳凰何日有同飛，坐看花誥班班降，羞殺人閒俗子時。

僕歸，將詩以示生，生與同學生覽畢，無不歡降稱美者，其啓中有傲句云，但能有理可明，不怕無官可做，又云前日之良心，因妾旣喪，今君之放心，在君當收，又云莫爲蒲柳之姿，墮却雲雷之志，若此之言，非見理分明者，安能及此耶，但恨不見金石，以番記焉。

鍾情麗集(下)

時生入泮宮，不兩月間，生父捐館，生哀毀踰禮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，既葬躬自負土，不受人助，事喪之過後，終日哭泣而已，不復視事，時有白鶴雙竹之祥，人以爲孝感所致，自是家道日益凌替，而瑜娘之父，始有毀親之心，遂不復相往來，而生以守制，故不暇理事，不相聞者一載，然而瑜娘慕生之心，曷嘗少置風景之接於目，人事之感於心，累累形諸詩詞，多不盡錄，姑記一二，以語知音者。

鵲橋仙

征鴻無信，游鯉無信，更相望斷春潮無信，王郎何處不歸來，怎禁許多愁悶，青山有盡，綠水有盡，惟有相思無盡，眼中珠淚幾時乾，腸一寸截成十寸。

瑞鷓鴣

芭蕉葉上兩難留，松柏梢頭風未收，萬悶千愁無著處，併歸心上與肩頭，腸如襪線條條斷，淚似源頭混混流，倚徧欄杆人不見，滿天風雨下西樓。

長相思

春望歸秋未歸，日斷江山幾落暉，啼痕點點垂朝思，暮思，終日何時是盡期，傷心寄與誰。

一剪梅

雨打桃花深閉門，辜負青春，虛負青春，傷心樂事共誰論，花下消魂，月下消魂，愁聚眉峯盡日皺，千點啼痕，萬點啼痕，晚看天色暮看雲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

滿庭芳

愁鎖春山淚漉秋水，時時獨向西樓望，眼千里山水兩悠悠，惆悵故人獨在離別後，日月難留腸斷處，愁愁悶悶，風雨五更頭，相思何日了，無腸可斷有淚空流，湘江潮信斷，楚峽雲收，祇恐尋春來晚，東君去花謝鶯啼，闌房下何時與你交頸綢繆。

時有同郡富家符氏者，素聞瑜娘才色，聞生久不至，遂散財賂，冀必得瑜娘爲婚，而後已焉。故有與瑜娘父言者，非舉家道之華腴，符即稱符才辭之出衆，非言生家道之蕭條，必毀生行止之落魄。瑜父遂欲解盟，然猶慮搆成詞訟，猶豫不決。又有爲其畫策者曰：內外兄弟姊妹不可爲婚，法律所禁，倘或興訟，以此推之，何畏之有。遂決意許符氏，然猶未敢輕動，或勸其家納符氏聘禮者，瑜父從之。後瑜娘緝知，悲不自勝，以死自誓，終不他適。適黎聞之，怒瑜乃以白巾自縊，賴衆知救解得免。黎方覺悔，然瑜之心，雖不肯從，而符之盟，終不可解。正憂悶間，忽值其姑適王氏者歸宅，黎命之解慰盟心，乃從容勸諭改盟。瑜應之曰：結親即親結義，是以寸絲既定，千金莫移，兒非不愛榮感，而惡貧賤。

但以棄舊憐新，厭貧就富，天理有所不容，人心有所未安，姑以瑜言告黎，黎曰：瑜言誠有理，奈彼符氏，何凡論所親愛者，皆令勸之，一日碧桃乘間諫。曰：娘子懿德嬌顏，爲諸姊妹中之巨擘，然諸娘子俱適名門宦族，或連田阡陌，或金玉盈箱，娘子獨許寒酸，妾等甚不愜意，近見大人別締良姻，甚喜甚喜，娘子何故短數長吁，減却飲食，損壞形容，而爲傷感之甚耶？瑜曰：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古人有言：今日之富貴，安知異日不貧賤乎？今日之貧賤，安知異日不富貴乎？彼符氏雖富，而子弟之品，不過一庸犬耳，已縱有金玉盈箱，用連阡陌，生爲無名人，死亦作無名之鬼，何足道哉！且辜生雖貧，豐姿冠世，學問優長，他日折丹桂，如採薪取青衿，如拾芥，何患不至富貴乎？未受他人盟約，尙當求擇其人，况先受其人之聘，而負之可乎？有死而已，誓無他志，一日絳桃復諫曰：自從定親於辜生之後，一別三年，諒必他娶矣，娘子何故勞心苦志，以思之？瑜曰：汝勿言，吾已意決矣，縱蘇張更生，不能搖動，且辜生久不至者何哉？蓋生之爲生，孝心純篤，乃翁捐館，方泣血而不暇，况有心相憶乎？又曰：夫願相守，而厭相離者，淫婦之道也，托終身而期遠大者，賢女之所慮也，爾何以淫婦期我，而不以賢女期我也？絳桃拜謝而去，未幾生家蒼頭，忽持書至，密以一箋付瑜，瑜泣讀之，乃疊韻詩一首，詩曰。

一自往年邊扁便，無奈鱗鴻專轉傳，勸君莫把海山盟，移向他人擅閃善。

自是生既潭之後，夜就枕間，忽夢往黎室，至相見訖，延至於春暉堂，後新創亭上，坐顧其額曰，見燈書窗壁間，所挂吹彈歌舞，四畫上題有詩，附錄於此。

誰家有女顏如玉，手持幾竿崑崙竹，縷玉編雲一并移，含商弄羽千般曲，一聲遲曉起山彩，丹鳳啼一聲疾，半夜孤舟聚婦泣，一聲喜，奉樓姑仙同飛起，一聲悲，異時忠臣泣食歸，十分妙趣真無比，良工寫入細縑裏，時人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

右調佳人品玉簫

中虛公竇不一片，吟向佳人懷裏見，丁丁當當幾點聲，細細粗粗四條綫，一聲清，半夜天空萬籟鳴，一聲濁，八月秋風羣木落，一聲苦，昭君馬上啼紅雨，一聲歡，仙子宮中洗祿山，風流盡使龍眠老，筆端寫出心機巧，勸君莫無道是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

右調佳人弄琵琶

及生至黎室，正想間，忽見瑜至，相見之際，再拜而悲，遂相攜手，入於蘭房之內，二人席地而坐，歷道其薨想之苦，解盟之由，相對泣下而已，瑜收淚言曰，今日相逢，將以爲可喜，則又可悲，將以爲可悲，則又可喜，悲耶，喜耶，吾不得而知之，生曰，苦盡甘來，一定之理，前日之別，固爲可悲，今日之逢，則又可喜，可悲者，既已過矣，可喜者，當以與，與卿共之，瑜遂命絳桃取酒，與生共飲，復命桃仙以侑觴，仙

桃請歌，東坡水調，歌辜生曰：時勢不同，情懷各異，彼調雖妙，非吾事也。乃止綴念，奴嬌一曲，命仙窗歌之，絳桃和之。

牽情不了，歎人生無奈別離多少，一自殷勤相送後，天際歸舟香，靑女魂消，崔微夢斷，瘦得那膚，小寒闌深閑，腸斷幾番昏絕，悵望鳳鳥不至，妖禽狂鳥姿，狂呼亂叫，悄悄憂心何處，且喜告故人重到，滿酌流雷浩歌，明月與爾開懷等閒，信筆寫出，念奴嬌調。

曲罷二人相顧，泪洒數行，已而復相謂曰：今夜相逢，何當夢中，可無述以記之乎？生請其題，女曰：以夢寐爲題，不亦宜乎？生遂援筆書於紙之上曰：

久別喜相逢，春從何處來，四眼頻相顧，雙睛何快哉，對此一箋燈，如醉又如癡，大早見雲霓，和羹得鹽梅，憂心水似泮，笑臉天如開，呼童見奉酒，與君開此懷。

寫畢，忽聽閣起譙樓鐘鳴，梵宇推枕久伸，乃是南柯一夢，而且憶其詩詞，因起而錄之，始欲治裝重尋舊約，奈何秋間在邇，正吾人當發憤之際也，更兼有司催逼赴試甚急，生無奈何，只得起服回學肄業，故特命蒼頭北行，以申前好，豈知瑜父，不以生爲念，終無一言，以及視事，但厚賂以餽生耳，蒼頭臨行之際，瑜乃以箋付之，令持以獻生，一日蒼頭抵家，復命且告，以解盟符氏，生心大恚，復聞瑜有書奉寄，生大喜，折而視之，乃劄情一紙，并詩十韻，生讀之歎曰：清才豔句，雖李易女，朱淑貞不過

是也，書曰。

妾瑜蓋嘗因親致親，雖有慚於聖訓，以愛結愛，豈有負於初心，敬陳悃幅之誠，上達高明之聽，伏念妾三才末品，一介女流，愧無傾城傾國之姿，且有至愚至陋之累，叨蒙不棄，肯結契緣，復感納聘，重申結好，感恩有日，報德無緣，豈期凶變不測，山崩水竭，遂使魚沈湘水，雁杳衡陽，一別悠然，三年在邇，寸心千里，眼窮雲海之渺茫，一日三秋，腸斷光陰之轉遞，前言難踐，後會何時，風風雨雨，不會停，悶悶愁愁，何日了，番南山之竹筒，寓意無窮，決東海之洪波，流情不已，愁如雲而嘗聚，淚若水以難乾，春滿花開，悵滿豔陽之景，夏涼燕乳，情嗟長養之天，秋觀明月，倍傷神，冬玩香梅，增感慨，警於心，觸於目，無非惆悵之時，俯乎人，仰乎天，盡是相思之處，一心快快，兩泪汪汪，一日十二時，時時悵望，更更三四點，點點生愁，坐如立，如齋形同枯木，瞻在前，忽在後，目若紫芝，簪折瓶沈，月下以辜何日約，香消玉減，鏡中無復舊時容，密約成虛，怕過舊時游處，歡娛陳迹，難期後會何時，深懷千言萬語，與誰說，浼浼盡一心一意，意惟子是從，願若果乖，雖生無益，情如不遂，便死何妨，豈拋彩鳳文鸞，去逐家雞野鷺，父縱許盟於異姓，妾肯委質於他人，誓於此生，靡敢失節，皇天后土，實所鑑臨，碧落黃泉，夢同一處，天作比翼鳥，地作連理枝，允副王郎之願，生爲同室親，死爲同穴，毋爲居易之言，趙璧重完，尙希躬往，破鏡再合，早致良圖，姑共挽桓君之車，庶免抱淑貞之恨，償足死生之債，莫負鎔錐，榮終龜鶴之齡，長堅金石，誠能

如此，妾雖垂首九泉之下，亦正甘心矣，惟兄是圖之，毋使落他人之手也。臨書腸斷，不知所云，更有平日所作鄙句，并付奉呈。

朝朝暮暮憶崔微，鬢霧蓬鬆淚雨垂，蠶繭絲纏何日了，鷺鷥骨瘦幾時肥，西廂待月人何在，北里鑑鸞事已違，腸斷畫樑雙紫燕，飛來飛去又飛歸。

相思相望淚頻頻，欲化雲恨恨未能，簾外厭恨無喜鵲，窗前愁伴有心燈，千般嬌媚人何在，一種風流病又增，可惜佳期成阻隔，愁愁悶悶幾層層。

紅顏薄命古今同，不怨蒼天只怨濃，松柏歲寒終不改，鴛鴦頭白也相從，要知稍名終完璧，莫學陳王只賦龍，今日西廡門下遇，汪汪兩淚洒西風。

鸞鳳分羣天一方，朝思暮想倍淒涼，當時何啻魚游水，今日方成參與商，流淚泪流流盡淚，斷腸腸斷斷無腸，風流有債難償了，獨對西風歎幾場。

平生志願未能酬，百歲姻緣一但休，兩釵股分誠有日，一根簪折整無由，愁攢眉上鉛難畫，淚落牀頭枕欲涼，倘若情願中道絕，微軀此外復何求。

你莫深閨盡日間，傷情無語倚欄杆，恨從鸞受添千種，愁擁心頭結一團，藕斷也知體不見，燭乾信是泪難乾，他時若落庸夫手，璧碎珠沈也不難。

雨打梨花倍慘然，幾回腸斷淚珠拋，睽違一載更三載，情緒千條有萬條，好句每從愁裏得，離魂多自夢中消，香羅重解知何日，辜負巫山幾暮朝。

兩地相思各一天，可憐辜負月團圓，每盟金石堅孤節，生怕紅塵墮俗緣，鸞鳥羊腸雖斷盡，絞綃鮮血尚依然，花開月白人何處，無奈千愁萬恨牽。

蜀紙鮮鮮染泪紅，遙傳長恨寄匆匆，須知身在心終在，務要生同死亦同，蘇雁影沈傳去後，秦簫聲斷月明中，雲收雨散知何處，目斷巫山十二峯。

如此鍾情世所稀，這般心事有誰知，丁香到死香猶在，竹節經霜節不移，有意有心同悵望，無言無語但呆癡，碧梧翠竹無由見，一日思君十二時。

生得書後，遂整飭再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有司催逼赴試急，生不得已，即時回學，溫習舊業，與友人數輩，雖朝夕同學，若淡然而思慕瑜娘之心，無時不然，他不暇及，集古人詩句十首，以思瑜焉。

豈是丹台歸路遙，月魂潛斷不勝招，何因得薦陽台夢，幾度難尋織女橋，慘慘淒淒仍滴滴，霏霏拂拂又迢迢，砌成此恨無尋處，縱得春風亦不消。

丈夫身上淚沾襟，書盡誰憐得苦吟，紫府有緣同羽化，瑤臺無路可追尋，能消造化許多力，不受塵埃半點侵，唯有當時端正月，只因常照兩人心。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斷腸雲夢兩沈沈，纔開暖律先偷眼，莫爲游蜂便吐心，薄霧愁雲消水盡，落花流水怨離琴，相思一夜梅花發，夕夢時時到竹林。

魚在深淵月在天，魂歸冥漠魄歸泉，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多病多愁損少年，獨坐獨行還獨立，相憐相愛莫相捐，兩情宛轉如情素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擘破雲鬢金鳳凰，離人別處倍堪傷，雙飛瓦雀行書按，兩兩時禽嘆夕陽，誰愛風流高格調，我憐眞白重寒芳，而今往事誰重省，說與流鶯也斷腸。

路隔星河去往難，羅裳不暖午風寒，未經玉樹三山遠，共待天池一水乾，閨苑有書難付鶴，碧桃何處共騰鸞，山長水闊人還遠，春色無由得再看。

臨高萬丈月斜西，相望長吟有所思，白雪爲肌玉爲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，鴛鴦被冷拋何處，紅底娥黃化未遲，獨立欄杆意難寫，援毫一詠斷腸詩。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千里思無窮，春從流水三分盡，心有靈犀一點通，長樂夢回春寂寂，館娃愁重雨濛濛，不堪吟羅重回首，更隔巫山幾重萬。

寄語仙姑姑借鵬，瓊台重密許飛瓊，常疑好事成虛事，誰識鶯聲似鳳聲，霧雲鬢環嗟玉頸，雲裙月珮想娉婷，此時腸子爲汝斷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

月窟嫦娥不惜栽，天花冉冉下樓台，燭教羅鄰能吟畢，曾是劉郎與看來，滿眼春愁無處著，半生懷抱爲誰開，此時愁望情多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詩既成，乃命僕特書報黎，稱將赴試，密付前詩，以寄瑜娘見之，不覺失聲長歎，亦集古詩十首，以復生曰。

故園東望路漫漫，泣血悲風翠黛殘，去日漸多來日少，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滄海揚塵泪始乾，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五更風雨五更寒。

玉容寂寞荷欄杆，抱得秦箏不忍看，桂樹參天烟漠漠，漢娥雙宿夜漫漫，春花秋月何時了，暮雨朝雲去不還，正是消魂時候也，金爐香爐漏聲殘。

殘妝滿眼泪闌干，覩物傷情死一般，三徑冷香迷曉月，十分消瘦怯春寒，黃花冷落不成豔，青鳥殷勤爲探春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黃菊枝頭破曉霜，此花不與俗人看，車輪生角心猶轉，蠟炬成灰淚始乾，雲鬢懶梳愁折鳳，曉妝羞對怕臨鸞，故人信斷風箏來，相望長吟泪一團。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故人別後阻山舟，世間美事難雙得，自古英雄不到頭，苴菽難消心上恨，丁香空結雨中愁，欲如此後相思處，海色西風十二樓。

百歲中來不自由，同君身上屬誰憂，金丹擬注千年貌，仙鶴空成萬古愁，豈有蛟龍會失水，敗教鸞鳳下樓妝，兩身願枯七生夢，幾庶高吟寄水流。

枯木寒鵲幾夕陽，自從別後減容光，遙看地色連空色，人道無方定有方，披扇當年歎溫嶠，此生何處問劉郎，愁來欲唱相思曲，祇恐猿聞也斷腸。
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天涯一望斷人腸，多情不是無情好，塵夢那知鹿夢長，滄海各歸珠送淚，墜樓人去骨猶香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烈烈烘烘做一場。

天涯海角有窮時，此恨綿綿無絕期，明月清風如有待，冷猿秋鶴不勝悲，會聽弄玉人間曲，只許高人個裏知，寂寞日長誰問我，每因風景寄君詩。

眞成命薄久尋詩，獨立滄郎自詠詩，粉面相遭塵土洗，此心惟有老天知，詩成夜月人何在，花落深宮雁亦悲，今日春風亭上望，寒猿晴鳥一時啼。

寫畢，令僕持報以復，生見瑜詩，欺實不已，思慕倍常，功名之心，如霧之散，眷戀之意，若川之流，不覺成疾，勿能言動，旁求良醫，拱手默然，莫知所以，有一後至者，歎曰：此必害相思之病也。雖盧扁更生，亦莫能拖其術，誠能遂其懷，不治而自喻矣。初生之遇瑜，人莫之知也，至是聞醫者之言，舉家夫措，莫知其由，方詢諸僕，咸曰：不知，詢之侑歌，始以實告，即時命僕，亟至臨邑，別以他事詣瑜父，而密以

是告祖姑，祖姑得知，竊以言瑜，瑜卽戒玉指一枚，并魚箋一幅，以投僕曰：飲之卽愈。僕既抵家，卽以玉戒詣磨水，與生飲之，頓覺輕解，稍能言，僕乃以瑜娘所與之箋呈上，生折視之，乃詩一首云：

妾卽君兮君卽妾，君今有恙妾何安。鳳凰倒了連雲翼，松柏須宜保歲寒。當日造端良下易，從今斂尾諒猶難。天磨憐憫人辛苦，破月應知自有圓。

生覽詩數次，忽覺身健，漸漸病愈。時槐黃在邇，生以病故，不克越試，始有重訪舊游之意。又月餘，仍催裝復抵黎室，既至，叔嬸以生久別，眷待甚厚，延於宣府，外室之西廡，生見頗有外之之意，心甚不快。又以瑜娘平昔故，重於生疑，其必有交通，每使瑜弟黎銘伴生，自生今負疾遠來，思欲與瑜一致款曲，當連半月，竟莫能得，快悵殊深。忽值瑜母壽日，夜間設席慶壽，生入伴齋，至三更後，遂輕步入瑜房中，瑜正夢間，見生前至，相與啼噓，歎息久之，已而細訴衷曲，論其間阻解盟之事，致病之由，不勝悽悽，言論未盡，忽聞門外呼喚之聲，生遂含淚而別。臨行之際，瑜謂生曰：兄姑留此，不數日父親將黎之行，生曰諾。後數日，黎與子果去，生大喜，卽日黃昏，外門未閉，生直至女室，相攜玉手，同至剪燭西窗，生顧窗中詩書，宛如夢中，無有或異。於是始謀私奔之約，生深然之，旣而參橫斗落，遂不復寢，乃相送而出，東方漸白，門猶未解，二人相返於剪燈軒下，此軒遠僻，人跡罕到，乃製南宮一枝花一齒，援琵琶歌，以贈生，夫瑜平昔善歌，恐聞於外，昔時生每強之不得，今請自歌之，生心欣聽，響遏

行雲，聲振林木，駭然驚服，詞名一枝花，帶過小梁州。

春愁豔色中，夏景繁華裏，愁悲霜除後，冬恨雪舉時，觸目攢眉，許多情意心事有誰知，三年裏片字不逢，一日間百百憂并集。

小梁州

望碧天茫茫不盡，念青鸞杳杳無期，可憐辜負深盟誓，玉人何處招之不至，樂昌鏡，鳳釧雙離，蕭郎蕭斷蔡琰加，悲怪累朝烏雀頻啼，喜今宵玉手同攜小梁州，
曲歌歌，大都來細把離情訴，聲聲短歎長吁，鐘情到此，悲歎離合都經歷，恨殺我無雙翼，安得雙雙花並蒂，對對鳳于飛，古人言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成連理枝，這言見也君須記，死生隨你問我歸何相思而已。

歌畢天明，生乃出，瑜遂思前曲，命婢持不生，生製耍孩兒一曲，暮同游，命瑜歌之，生拂絃以和之，並附於此。

耍孩兒

老天生我非容易，把俺置入花天酒地，歡娛正直少年時，况兩人美貌才奇，我便是瓊瑤藏中無雙寶，你便是紫陌場中第一枝，往古誰堪比冠世才風流，曹子建傾城色窈窕太真妃。

五煞

雖二人只一身，十分佳一樣齊，相如連理花同蒂，琪花瑤草和耀映，玉蕊金英好護持，誰知得真情意，博山下深深密約，洞房中悄悄幽期。

四煞

情意深慚別離，相交未久又乖違，兩人別三年矣，爾思予兩行紅粉泪，予思爾幾句斷腸詩，鱗鴻絕書難寄，百株相思端緒，苦殺離况情思。

三煞

可勝嘆嗟椿樹倒，痛在心那堪芹泮嚴，東紫欲重來，奈多阻修不克諧，我的心情，秋冬春夏四時裏，恨怨愁傷四字，况此無聊不在心，便在眉，今乃割人腸的花開月的那更，若人心的燕語鶯啼。

二煞

我只道破鏡不圓，誰承望去璧重歸，訴艱辛一一從頭起耳，纔聞處腸先斷，口未言時泪早垂，對相幾聲長吁氣，哀哀怨怨，噫噫唏唏。

煞尾

以意見重若山，此情見融似泥，兩人莫負平生志，情粉骨體刀難割，病入膏盲藥怎經，任生生死死，要一處相依。

尾聲

如此如此，永由伊由伊，肯舍情人娟身，做一個風流鬼，休獨使崔張與司馬專美。

自是之後，多會於漱玉亭上，次夜生復至，且約以是月中秋，相與踐東門之約。瑜允之，次日生將辭歸，適黎亦回，乃設席以待。生酒至半酣，黎起舉杯，謂生曰：「往日時，誤結絲蘿，有乖國法，今思改正，有瑜娘老夫所鍾愛者，不欲外適，恐致相見之難，將求佳壻以贅之。況且子師肄於文林，必歷乎仕路，但與瑜娘相呼爲姊妹，不亦宜乎？」生聽其言，唯命是從。復以紅羅一疋，以與生，曰：「勞子遠來，無以爲紳，聊以表吾違約過之，子其納之。」生亦受之不辭。宴罷，日暮生回寓，思欲與瑜一會，重申舊約，奈何無間可乘，展轉及旦，莫能成寢。既睡，瑜乃命碧桃，以羅鱗趾一片，近體一首，以別生云。

間別三年始得逢，纔逢數月却匆匆，一身歸去輕如夢，萬恨生來重似峯。若把仙桃重漏洩，好教雲翼早相從，言來言約君須記，只在中秋一月中。

生歸家數日，復往舊約，及至不復露身，但寓於佃夫之家，陰使老嫗爲運人焉。至中秋賞月罷散，俱已醉寢，瑜乃之開後門，足出時，生竚立俟，倏忽見瑜娘至，相與回到寓所，命佃夫扛轎至海流，時舟在崖，生乃抱瑜登崖，渡海而來，生月間始得登岸，其程中所作八景附此。

蘭房寂寞

素娥今夜到蟾宮，鶴怨猿悲惆悵中，香冷傅山人不見，秋風秋雨泣寒蛩。
花儘蕭條

繞欄潭艷四時開，却是區區手自栽，此地菊花誰是主，故園猿鶴不勝哀。

仙門夜月

慘淡中秋月夜天，相期私出小門前，回頭見月人何厚，步未移時泪已漣。

古道秋風

野草寒煙望眼荒，秋風颯颯樹蒼蒼，不知此地是何處，怕斷猿聲恐斷腸。

博浦開船

平生不肖出門前，今日飄流到海邊，同駕木蘭從此去，鶴歸華表是何年。

扁舟駕浪

一葉輕舟鼓浪行，搖搖擺擺幾層層，也知平日濫游好，爭奈安從險處成。

孤棹搖風

曾愛風流不肯休，西風吹起浪波流，人言舟裏黃泉近，終日昏昏怕舉頭。

列樓登岸

沙白茅黃海氣腥，人言此地是豐盈，岸頭舉目非吾土，兩淚汪汪別二親。

登岸之際，忽見僕夫在彼，俟候迎瑜歸家，既至擇日設花燭之會，行合巹之禮，二人交歡之際，不啻若仙降焉，乃於枕上，共成一詞，以記喜云，詞名一剪梅。

金菊花開玉簾秋，鸞下妝樓，鳳下妝樓，新人原是舊交游，魚水相投，情意相投，舉按齊肩到白頭，千歲綢繆，百歲綢繆，偷香待月舊風流，從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

自是之後，符氏緝知其牀，告於郡時，倅郡者，由進士出身，博學好事，亦重風情家，聞生之才名，瑜之佳譽，勒生與瑜供狀詞，輅供曰。

伏以不告而娶，固知獲罪於聖門，竊負而逃，未免有乖於國法，雖然有咎，未必無因，謹具狀由，備陳顛末，緣念我祖之妹，我父之姑，早適臨商之縣，厥姓曰黎，厥官曰士，世居故邑之鄉，所有孫女，正及可笄之歲，念予小子，先成結誼之監，自是本人親許，金於一諾，復兼月老更納，采於初婚，玉鏡之台，吾已下矣，芙蓉之褥，余得穩焉，詎念人心不測，天道無常，俄然時候，倏爾云亡，彼海翁遠然易慮，慕彼千金之值，欺予六尺之孤，牽舊好而結新歡，見小利而忘大義，父心母意，雖欲乖張，女願男情，沾滯不了，是以犯在色之戒，通和好之私，日感月新，膠堅漆固，兩情難捨，百計無由，萬慮千思，惟恐破樂昌之鏡，三更半夜，遂竊效車氏之逃，自博浦而下船，至列樓而登岸，艱於山險於水，始克到家，寄諸

東轉諸西，不遑寧息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已被告明官司，無黨亦無偏，從公勘審，今蒙喚問，所供是實，得罪惟甘，尚冀審緣由，果孰先而孰後，曲成斯美，俾有始而有終，望人寬洪法之仁，小子遂宜家之樂，生則仰天而祈禱，死則結草以報恩，不在多言，伏乞 台鑑。

瑜娘供狀

妾瑜告則不得娶，所以悖理而私奔，觀過斯知仁，尚望容情而恕罪，荷申悃幅，上瀆高明，伏念瑜，父生母育，忝處中閨，師順嫡閑，謹訓內則，先時結誼，以締好於辜生，近日解盟，復許親於符氏，欲從乎先進，則不順乎親，欲適乎後，夫則有傷於信，是以猶疑而莫決，未知定向以適從，三思於心，兩端互執，出乎從則入乎，彼理勢必然，舍乎利而取乎義，心情方懍，況且符氏相粗魯，會孰若辜子顛顛昂昂，涓涓判然，薰猶別矣，難離難合，不得不然，所以月下花前，預訂偷香之約，更闌人靜，竟爲懷璧之迷，駕一葉之仙舟，凌千層之碧浪，涉蓬萊之仙境，抵瓊館之明區，誰想洞房之樂方深，而符氏之詞已下，枕席之歡未已，而府中胥吏來拘，自作自歡，事已發矣，吐情吐實，伏乞鑑焉，尚冀秦台之鏡，照臨孟母之刀，剖判公平，庶俾一段良緣，始終美滿，免喪三分微命，感佩二天，如是則妾再生之辰也，謹具厥由，詳情評理。

郡守覽畢，以硃筆判曰。

蓋聞易備三才，貴陰陽之正義，時稱四始，開男女之及時，春秋著謹始之文，絕書重大婚之典，茲乃彝倫之大，實爲風化之原，筆於聖經，昭昭者也，傳於後世，郁郁乎哉，矧今聖化人物衣冠之感，不異中州，尙期媲美於魯鄒，豈意猶存於鄭衛，竊以書生辜輅，粗知文墨，略涉詩書，况能懷席上之珍，何患無書中之玉，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其寶，以待善價之法，却乃逞已私情，汗吾淳俗，非獨有違於國法，抑且有叛於聖經，揆乎理而罪故難逃，原其心而情實可恕，再照土官黎稠，蠢小黎蠻野哉，羯者不能修理幃幙，安能制服黎民，矧今背約，欺孤捐貧，就富事由其始，罪所當先，原告符氏，猴頭獸尾，狼子野心，不能揣己自量，却又奪人匹配，且復捏虛詞，誣告欺誑官司，理既有虧，法當坐罪牽連之人數，各科斷於本條，嗚呼一理所存，兩瑞互執，欲斷之符氏，恐開爭占之方，欲斷之辜生，慮起淫奔之路，是故度以中正之道，宜歸父母之家，風流案自此打開，陷人坑，從今填滿，曠夫怨女，永無間言，債主冤家，大家解結，惟

聖朝之律，深懲蕩俗之非，凡諸後生，當鑑前轍，判語已畢，合屬施行。

於是命黎父領之回，先是二人滯留囹圄，極情淒愴，及至判斷明白，將使瑜父領瑜而回，二人相語別曰，妾與君歷盡危險，備嘗辛苦，猶不得遂其美滿之情，今日繫於囹圄之門，此人之意惡者也，非緣兄亦不出此，我父又將領妾遠回，今夜與君在此，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也，死則已矣，倘若不死，應毋

相忘於患難之中，二人抱頭大慟，絕而復甦者數次，既而拭淚，立會數次，極其綢繆，不覺譙閣日上三竿，女遂自摘其髮，繫生之臂，生亦摘髮以繫瑜臂，已而仰天歎曰：縱今生不得爲同室人，亦當死爲同穴鬼，縱有死生之殊，永爲無背之異，皇天后土，其證之焉。瑜乃口念沁園春一闕，歌以別生，母歌一句，長哭一聲，滿座聞之，莫不掩泣，歌曰：

夫爲妻亡，妻爲夫死，死又何難，念狼虎叢中知不了，亡有陽獄，專受盡心酸，有口難言，含冤莫訴，碎了心腸，爛了肝，愁殺處，見若猶縲綆，我獨生還，忘情萬種千般誓，死死生生永不單，這三臣冤家無解結，一條性命惜摧殘，生不同衾，死當同穴，付與符氏冷眼看，須記取綿綿長恨，天上人間。

女別生時，生之婢女以酒送瑜，瑜一笑以付之，使其與悴，乃酸春風詞一曲。

玉腕減容色，柳腰無氣力，可憐好事頭頭非，啾啾唧唧，彩鳳分飛，寶瓶墜井，魂招不生，回頭長歎息，雪點蓋胸臆，人生有盡意，無窮，愴愴愁，嗟嗟歎，歎，相思罔極。

瑜娘既出，生亦疎放而溺於所愛，思愈功而情愈深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癡癡呆呆，如醉如夢，動靜語默，皆思瑜之心形也，甚至精得耗損，容有變色，所爲之事，旋踵而忘，不知其與荀卿崔嵬，果孰先而孰後也，嘗作玉蝴蝶令一闕云。

憔悴玉人去也，深盟已負，幽怨難招，終日昏昏，無賴無聊，恨如山重峯疊嶂，愁若線萬緒千條，想嬌娘

眼波波淚恨，旆搖難招，搖旆魂飛散，金釵脫股，玉帶寬腰，被冷香殘，闌房寂寂，長夜迢迢，這相思債誰解結，風流案何日能消，可憐悄玉人何在，風雨瀟瀟。

又詩曰

臨風長歎息，好事到頭非一點，心難檢，千年願已違，離愁終日怨，塞雁幾時歸，寂寂寒窗下，無言但淚垂，誰想鳳和凰，番成參與商，燈殘心尚在，燭冷淚還長，當日同司馬，如今似錦昌，相思成疾病，自覺斷中腸。

瑜娘自歸之後，黎幽之冷室，使之自盡，瑜終日獨自悲吟，欲殞命，然以未得與生訣別，尚不能忍，乃作哀詞八首，以自吊云。

暗室令寥寥，長夜令迢迢，新歡令何在，天暈令亦何遙，愁難結令不能消，魂已飛令不能招，風流債令償未了，鸞鴛頸令何時交。

妾心悲令又悲，是天令如天，相見令此時，鵬兒東去，燕兒西歸，鏡已分令釵已離，心盟有在令君應不違，靈神作證令吾將誰依，在天願作令比翼鳥，在地願爲連理枝，天地令無窮，盡此情令無終期。

月不令青天，魚作令深淵，天與淵分懸相切，我與君令合無緣，不怨父令不怨母，不怨人令不怨天，但

悲紅顏多薄命，倚門長歎淚漣漣。

幽室無人兮，與鬼交親，微喘苟存兮，與鬼爲隣，愁眉兮終日蹙，幽恨兮幾時伸，誓此生兮不惜身，卽與子兮合其真，生當爲君同室，人死當爲伊同穴。

春風桃李兮何在，秋雨梧桐兮增感，既填不平兮美滿，坑償未了兮風流債，香羅欲解兮何時，住期已失兮難再。

百年伉儷兮一旦，分張覆水難收兮拳拳盼望，倘若不遂所懷兮死也何妨，正好烈烈烘烘兮便做一場，真教同美兮侍月西廂，何必假仰兮歎惜時光。

樹欲靜而風不休，水欲停而波方流，海縱橫兮心尙在，石雖爛兮情猶存，于今堪何亦堪悲，無緣佳期不到頭，某向牡丹花下死，便爲妖鬼也風流。

祇爲君子兮意牽纏，遂使今日兮受斯愆，竊負而逃兮真可慊，縲絏而拘兮猶可憐，父兮母兮不相見，兄兮弟兮不相存，聽其苟生於人世，孰若飲恨於黃泉。

詞成，黎以公幹之縣，祖姑乃偷闕縱瑜而潛逃出，時生家僕來探消息，瑜出一簡付之，命遣與生，生折視之，不覺放聲大哭，其書曰。

妾與君自交會以來，殆四載於斯矣，吾兄使妾眷戀之心，殆終弗替綢繆之意，生死弗改，瑜月下之盟，

口血猶未乾也，燈前之語，德音尙在耳也，妾拳拳是念，切切惟思，未嘗一日而去懷，惟冀與子偕老而已，曩者中秋之行，始得遂志，自謂可以馴至於百年，而不負乎燈前月下之盟，遂矣，奈何無知惡少，切齒在州，迷我獄訟，遂至釵分鏡破，簪折珠沈，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具穢月聞，閨門貽笑，良可悲夫，妾今抱幽別室，風月不通，正欲自盡也，則恐自經溝瀆，人莫知之，正欲苟有爲也，將何面目去見父母，是以猶豫未決，思與子一訣，而欲殞身也，嗚呼，百年伉儷，一旦分張，千載佳期，時難再得，想迎風待月之時，握雨攜雲之會，其可得乎，吁，不可得也，此妾之所以長歎流泣者也，所以長歎流泣者也，所以飲恨長逝者也，妾所以作哀詞錄之，以奉呈焉，以表生死不忘之志，瑜泣血謹書。

生覽畢，忽然如有所失，乃作嗟嗟鳳侶六章，以自寬云。

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方，思之不見，我心悲傷，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涯，思之不見，我心孔悲，嗟嗟鳳侶，非梧不棲，胡爲乎哉，一東一西，嗟嗟鳳侶，非竹不食，胡爲乎哉，一南一北，嗟嗟鳳侶，遭幽囚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，嗟嗟鳳侶，落樊籠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冬兮，使我心忡忡兮。

生卽日，促裝兼道而行，正抵黎之左宅，潛居焉，使人以密告祖姑，祖姑密以告瑜，瑜聞生至，思得一見，而無由，作乃直尾吟二律以餽生云。

生不從兮死亦從，天長地久恨無窮，玉繩未下瓶先墜，金軫初調曲已終，烈女有心終化石，鮫人何術

更乘風，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死亦長。

生不相從死亦從，吁嗟好事轉頭空，睽違已阻河邊柳，得失全憑塞上翁，幽緒未消幽恨結，此身雖異此心同，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同從死亦長。

辜生此日又得此詩，越加憂慘，知瑜以死相許也，乃溺恨燥腸作賦名曰鍾情密，以餽女云。

予自與卿交合之後，悲歡離合，莫不備經，然後知吾二人鍾情之至，互古至今，天上人間，所未有者也，自前寓此倉猝，并日理身晦迹一月餘矣，思與子一會，以敘往昔之好，以成往昔之盟，以諧往日之願，以踐往日之言，不可復得，可勝歎哉！近得子所言首尾吟二律，感傷悲感，怨恨悽慘，且以見吾子之無二志矣，讀之再三，感之不已，嗚呼！不知何時得能相見也，茲不揆愚魯，強寫所懷，作成鄙賦一篇，名曰鍾情賦，以見情鍾者，皆吾與子經歷之所履也，不待贅言，已可知矣，然未有不因言而見心者也，吁！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則鳴，豈虛語哉！今因人便，送述謬作，以寄吾子，希吾子其采之，雖然文華未工，無補於事，要在踐言耳，同生死人辜輅拜首，獻賦曰。

心動爲情，興生俱生，蘊之而爲至中之德，發之而爲至和之聲，至微至妙，惟純惟神，因乎萬物之感，故有二者之名，歎夫人之所稟，雖同而我之所鍾，獨異非憂懼之切心，非憂悶之介意，杳杳然莫究其由，渺渺莫窺其際，但見感乎物，應乎中，觸於目，帳於躬，旋乾轉坤，吾情之無間也，日往月來，吾情之來通。

也，春風和氣，吾情之中融也，夏雨秋霧，吾情之朦朧也，泪之洒然，氣之浩然，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峯也，然一身之有限，而萬狀之無涯，既而樂之，勿變而言，情之所鍾，爲何如哉，察其所由，源源而來，想其月白風清，寂無人聲，門高啓矣，情人止矣，爾乃一氣潛消，兩情不已，貫兩耳，而一串冷兩身，而一體翩翩焉，猗猗焉，不啻乎鳳之和鳴，枝之連理也，雖文簫之伴彩鸞，三郎之幸祀子，天下情而之樂，又豈加於此焉，加於此哉，至若，子規聲苦，秋闌夜雨，人既歸兮，臂既解兮，爾乃恨結於心，愁塞於眉，嗟赤繩之緣薄，歎鴻雁之者稀，肅肅焉，切切焉，奚啻乎雁之旋羣，鸞之分飛也，雖溺愛之荀卿，多情之崔嵬，天下鍾情之苦，又豈有加於此哉，嗚呼，噫嘻，吾之與子，與子鍾情，止於此矣，方跨粉牆，遊洞房，待月，明竊仙杏，赴雲雨之幽會，期天地而長久，而此情之鍾於樂，乏一也，及其辭闋苑，歸涼館，赴佳期，望穿眼，念日月之流邁，傷春景之不返，此情之鍾於苦，一也，及至久別而相逢，始窺而復通，攜琴以遂相如，舉按以待梁鴻，此又情之以連，而爲苦之一也，詎意事發，入於公門，身居於囹圄，埋龍劍於獄中，分明鏡於江嶺，此又情之所鍾，而爲苦之一也，情令情令，鍾情如此，當復何如，樂極哀生，言既不虛，苦盡甘來，言豈我誣，悼往者之不可諫，念來者之猶可圖，望趙卿之返璧，期合浦之珠還，誓此心兮，生死不殊，誓此情兮，生死不踰，異處情非二途，卿其我乎，我其卿乎，鍾情之賦，止於如斯，復何言之可言，與乃從而歌之曰，乾坤易盡兮，情不可極，雲霧消兮，可情真難測，情之起兮，先天地而無始，情之極兮，後天地而無終，

微此人兮，吾誰與同，微此情兮，吾何以終。

瑜覽賦畢，不覺失聲大哭，既而援筆修書一覽，以答生云。

同生死人瑜妾，拭泪含涕，謹布心聲，待令便人代爲申達微意，以達情人事見，固惟悲歡相繼，雖時勢之必然，生死同途，實人情之至願，皇天后土，鑑一生無二之心，霜竹雪梅，秉萬古不移之節，春情如海水不枯乾，盟誓若山河由轉動，但恐情長命短，物在人在，空垂青於九原，枉分身於兩處，爲此悲耳，豈不哀哉，妾今在幽房，何殊地獄，吞聲硬咽，絕如泣血之子規，顧影悲吟，恰似失美之孤雁，欲苟延性命，親卻不從，將殞滅微軀，又不至含淚飲恨，豈止一端殘喘爲微軀，惟欠一死，感兄不棄，幸托百里而來，詢嗟妾無緣，不得一朝而相見，室邇人遐，空懷恨焉，月缺花殘，實可傷也，迎得情書飛墜，華翰遠來，實可傷也，淒涼慘功備近，悲歡離合之狀極，夫風流慷慨之言，蹙額開緘，含淚披讀，泄胸中之苦趣，掃筆下之陳，奈何紙短情長，未免言窮意盡，伏乞采之，實爲幸也。

黎歸，聞其母縱瑜，大哭愈加禁固，節其飲食，生潛往月餘，不復通其消息，愈加憂快，然賴祖母時加通問，且命生姑留於此，因思竊發，又月餘，忽黎岳父之誕辰，黎偕其妻俱往之外氏，是夜祖母姑乃穴墻縱瑜而出，命佃人舁之，隨生東歸，數日至家，再設花燭之宴，重誓山海之盟，生乃命婢把酒，與瑜共飲，飲甚，生口占一絕，以侑生云。

經霜松柏愈森森，足見平生鐵石心，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爲故人斟。

瑜培卮，亦吟一絕，以答生云。

經霜松柏愈蒼蒼，足見平生鐵石腸，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爲故人嘗。

瑜復酌酒，再和生云。

經霜松柏愈斑斑，足見平生鐵石盟，今夜燈前一杯酒，故人端爲故人傾。

瑜歸之後，祖姑乘間勸黎，因許瑜歸寧，祖姑密使人報生知，夫妻遂備禮起行，既至，俯伏請罪，居月餘方歸，瑜娘孝敬其姑，恭順其夫，待姊妹以和友爲先，遇婢僕以恩惠以本，一家內外，無不敬之，機杼之精，剪裁之巧，爲一時之冠。